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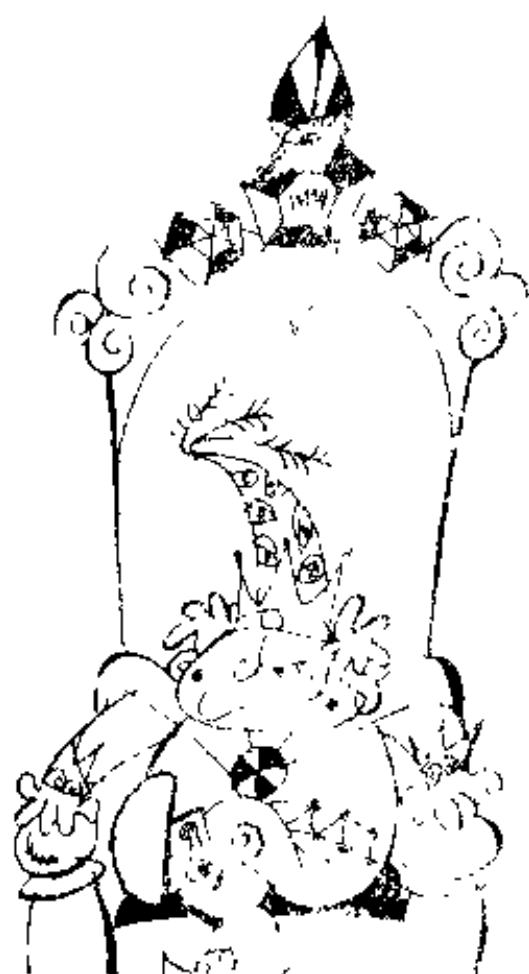
# 乌尔芬·朱斯和他的木头兵

---

原 著「苏」亚·沃尔科夫

翻 译 武 学 昌

---



责任编辑：王公惠

**乌尔芬·朱斯和他的木头兵**

〔苏〕亚·沃尔科夫 著  
武学善 译

★

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sup>3</sup> 字数114,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 00

统一书号：R10213·280 定价：0.94元

## 目 录

孤独の木匠.....	1
------------	---

### 第一部 神奇的粉末

不寻常的植物.....	11
野心勃勃的计划.....	21
木头兵的诞生.....	29
木头兵出征.....	36
回顾过去.....	42
新计谋.....	45
乌鸦卡吉卡尔的故事.....	54
围困绿宝石城.....	57
叛变.....	66
铁樵夫被俘.....	70
绿宝石城的新国王.....	83

### 第二部 援救朋友们

一封奇怪的信.....	93
-------------	----

穿越沙漠·····	104
黑石的俘虏·····	112
得救·····	116
神奇的葡萄谷·····	120
山路·····	129
未能恪守训令·····	140
会见勇敢的狮子·····	148
解放热翁人·····	153
如何赶走了剑齿虎·····	159
新的不安·····	165
洞中历险·····	169
地下掘矿人的国家·····	179
同稻草人和铁樵夫相见·····	186

### 第三部 胜 利

东进·····	203
最后通牒·····	207
一个对十一个·····	212
修复铁樵夫·····	217
乌尔芬·朱斯的最后一批木头兵·····	222
胜利·····	227
又戴上了绿眼镜·····	236
尾声·····	246

## 独狐的木匠

在辽阔无垠的北美洲大陆深处，有一个魔法国。它被浩瀚无际的沙漠和难以逾越的高山所环绕。那儿有心地善良的魔法师，也有凶狠恶毒的女巫；那儿所有的飞禽走兽都会讲话；那儿一年到头全是夏天，在炎炎烈日的照耀下树上结满了珍奇的果实。

魔法国的西南地区居住着热翁人。他们是一些又胆怯又可爱的小人儿，他们当中成年男人的个子还赶不上咱们这里八岁小孩的个子高呢。

凶恶的女巫金格玛曾经统治过热翁人的蓝国。她住在一个阴森昏暗的山洞里，热翁人都不敢靠近山洞。可是，说来也奇怪，就在那些热翁人当中，竟然有一位在离女巫住处不远的地方建造起一座房子。这个人就是乌尔芬·朱斯。

乌尔芬·朱斯可跟自己的那些心地善良的同胞们不一样，他从小就专爱跟人家吵架。他很少跟小朋友们玩耍，而在一起玩的时候，又总是要别人听他的摆

布。这样，一场游戏只要有他参加，一般就都是以打起架来而告终。

乌尔芬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科吉达村的一位木匠收下这孩子当徒弟。乌尔芬越长越不合群了，他学成了手艺，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就狠心地离开了收养他的师傅。可是，好心的师傅却给了他工具和开始工作所必需的一切东西。

乌尔芬成了一个手艺颇高的木匠。他制造桌椅、农具和其他木器。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他那凶悍乖僻的性情竟然能传给他制作的器具。他造的木叉，谁使就撞谁的肋骨；他做的木铍，谁用就打谁的脑门儿；他制的耙子，谁拿就一个劲儿地绊谁脚，把他绊倒在地。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去买乌尔芬制做的木器了。

于是，他便改为制造玩具了。可是，他做出来的小兔、小熊和小鹿一个个都龇牙咧嘴，十分可怕。孩子们只要瞅上一眼就被吓得整夜啼哭不停。没有人买这些玩具，它们堆放在乌尔芬的小贮藏室里，落满了灰尘。

乌尔芬·朱斯气急败坏，丢弃了他的木匠营生，从此再也不到村子里去了。他开始靠种自家的园子生活。

这位孤独の木匠极其仇视自己的同乡，竭力使自己在各方面都与众不同。热翁人都住在天蓝色的圆形

尖顶房子里，房尖上安个大玻璃球。可是，乌尔芬·朱斯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四方形的房子，涂成深棕色，房顶上装饰着一只山鹰。

热翁人穿的是天蓝色衣服和天蓝色靴子，而乌尔芬·朱斯的衣服和靴子却是绿色的。热翁人戴的是尖顶帽，帽檐很宽，下面缀着银铃。乌尔芬·朱斯讨厌那些银铃，他戴的是一顶无檐帽。软心肠的热翁人动不动就流泪，而在乌尔芬·朱斯的那双忧郁的眼睛里却从来没见过有一滴泪珠。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一天，乌尔芬·朱斯去找金格玛，请求她收下自己，为她效劳。凶恶的女巫喜出望外。几百年来，还从未有过哪个热翁人自愿前来为她效劳呢。人们只是由于害怕遭受严厉的惩罚才迫不得已地执行她的命令。现在，女巫有了一名言听计从的助手了。金格玛的指示对热翁人越是不利，乌尔芬传达起来就越显得热心。这个闷闷不乐の木匠顶喜欢干的事就是挨个儿走遍蓝国所有的村庄，向居民们征收蛇、老鼠、蛤蟆、水蛭、蜘蛛等等贡品。

热翁人最怕蛇、蜘蛛和水蛭。接到搜集这些东西的命令后，胆怯的小人儿们就大哭起来。他们哭的时候，把帽子摘下来放在地上，为的是不让小银铃发出的叮当声妨碍他们哭泣。可乌尔芬呢，他眼看着同胞们流泪却恶狠狠地大笑不止。过些时候，在指定的某一天，他就带上几只大篮子来收贡品了，然后再把收

上来的东西送到金格玛的山洞里去。金格玛或者把这些收来的东西吃掉，或者在施展魔法的时候使用它们。

有一天，金格玛妄图把她所深恶痛绝的全人类消灭干净，于是就施展魔法，掀起了飓风。她让飓风吹过高山和沙漠去摧毁一切城市和村庄，把人类全部埋葬在城乡的废墟之中。

然而，这样的惨祸并未发生。在魔法国的西北部地区住着一位善良的女魔法师维利娜。她得知了金格玛的险恶用心，消除了飓风的破坏力。维利娜只让飓风在堪萨斯草原上卷起一座小房子。那座小房是一辆取下轮子安放在地上的运货车厢。她命令旋风把这座小房子吹到了热翁国，砸在金格玛头上，把凶恶的女巫砸死了。

当维利娜去看她施展魔法的结果的时候，她诧异地发现小房子里有个小女孩——埃利。在刚刚起风的时候，她跑进小房子去找自己那条心爱的小狗托托什卡，结果连同小房子一起被那阵旋风吹到这儿来了。

维利娜无法把小女孩送回家去，便劝她到魔法国的中心绿宝石城去求援。关于绿宝石城的统治者——伟大而可怕的古德文，有各种各样的传闻。据说，向大地降一场火雨或使各家各户生满老鼠和癞蛤蟆，对于古德文来说，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因此，每当人们谈起古德文的时候，总是悄声低语，同时还不停地



左顾右盼，深怕稍不留神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得罪了那位魔法师。

埃利听从了善良的维利娜的劝告，动身去找古德文，希望这位魔法师不象人们传说的那样可怕，指望他能够帮助她回到堪萨斯去。

小女孩没看见过忧郁的木匠乌尔芬·朱斯。在她的小房子砸死金格玛那天，乌尔芬不在女巫身边，到蓝国的边远地区为她办事去了。听到女巫的死讯，他既悲又喜。令他颇感惋惜的是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不过，现在他打算利用一下女巫的财富和权力。

山洞的周围荒无人烟。埃利和托托什卡到绿宝石城去了。

朱斯本想搬进山洞去住，宣布自己是金格玛的继承人和蓝国的统治者。要知道，怯懦的热翁人是不会提出异议的。

可是，山洞被烟熏得黑乎乎的，一束束熏制的老鼠垂吊在钉子上，天棚上吊着一条大鳄鱼，还有其他一些施魔法用的东西。这山洞又潮湿又阴森，乌尔芬看了不寒而栗。

“在这个坟墓里过日子？”他喃喃地说，“谢谢，我才不干呢……”

乌尔芬寻找起银鞋来，他知道金格玛最珍惜的就是那双银鞋。然而，他找遍了整个山洞也没见到银鞋的影子。



“哈，哈，哈！”高高的竿子顶上传来一阵嘲笑声，乌尔芬打了个哆嗦。

猫头鹰的一双圆眼睛在昏暗的山洞里闪着黄色的光，居高临下地瞪着他。

“是你吗，古阿莫？”

“我不叫古阿莫，我叫古阿莫科拉托金特！”猫头鹰挑剔地说。

“别的猫头鹰都在什么地方？”

“都飞掉了。”

“你怎么留下了呢？”

“我在森林里有什么可干的事情呢？象普通的猫头鹰那样去捉鸟儿吗？呸，我才不干呢……我太老了，也太有才智了，不能忙忙活活地去干那种事儿。”

朱斯的头脑里闪现出一个鬼主意。

“你听着，古阿莫……”猫头鹰不吭声。“古阿莫科……”仍旧是沉默。“古阿莫科拉托金特！”

“我在听着呢，”猫头鹰答道。

“愿意住在我那儿吗？我给你老鼠和嫩嫩的小鸟吃。”

“当然不会是白白地给我，对吗？”聪明的鸟儿嘟哝着问道。

“人们看见你在服侍我，就会把我当成魔法师了。”

“想得倒不错，”猫头鹰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就算是我服侍你的开始吧。你要找银鞋，那是白费力气，银鞋被一只我叫不出名字的小野兽叼走了。”

猫头鹰审视了乌尔芬片刻，问道：

“那么，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蛤蟆和水蛭呢？”

“什么？！”乌尔芬很吃惊。“为什么要吃水蛭？”

“因为这是恶巫师通常必吃的东西。你还记得吗？金格玛最爱吃的就是老鼠和水蛭。”

乌尔芬想起来了，他打了个寒噤。老巫婆的食物最使他恶心。每当金格玛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找个借口离开山洞。

“我说，古阿莫科……古阿莫科拉托金特，”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吃不行吗？”

“反正我告诉你了，吃不吃由你。”猫头鹰冷冷地说了一句，就不做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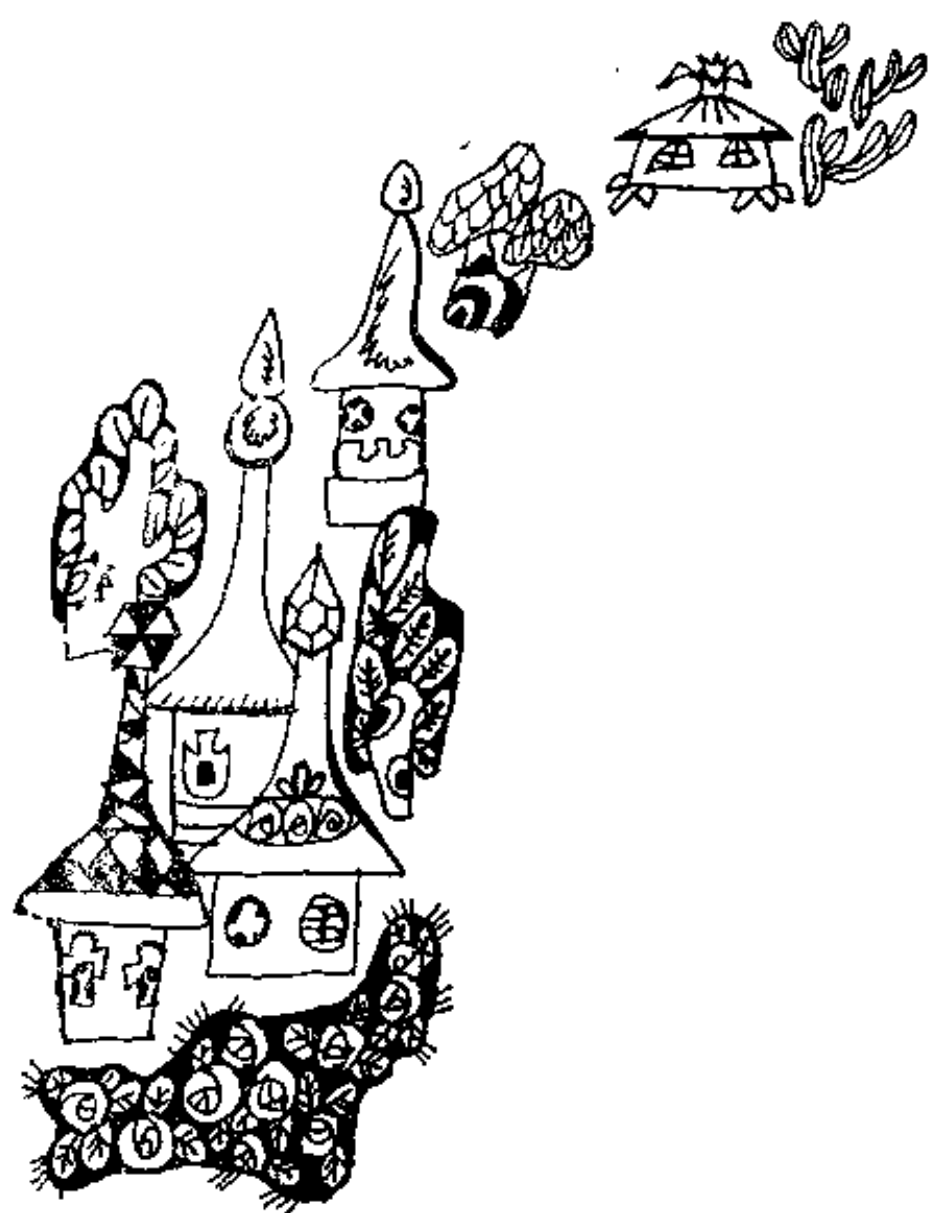
乌尔芬叹着气收拾了几件女巫的遗物，把猫头鹰架在肩膀上，走回家去。

迎面走来的热翁人看见郁郁寡欢的乌尔芬，便都惊恐地躲到一边去。

乌尔芬回到自己家里，从此他就跟猫头鹰住在一起了。他不跟任何人见面，不喜欢任何人，也没有人喜欢他。

# 第一部 神奇的粉末

---





## 不寻常的植物

一天傍晚刮起了暴风。热翁人都以为这风是凶狠的乌尔芬·朱斯掀起来的。他们惧怕得缩成一团儿，等着他们的房屋马上被风吹倒。可是，这种灾祸并未发生。

第二天早晨，乌尔芬·朱斯起床后去查看菜园时发现，在生菜畦里有几棵与众不同的鲜绿鲜绿的小苗。看来，是那场大风把它们的种子吹进菜园里来的。可是，从哪儿吹来的呢？这一直是个谜。

“我刚刚拔过草啊，”乌尔芬·朱斯唠唠叨叨地说，“一转眼又长出这么些杂草来。好吧，你们等着，晚上我再来收拾你们！”

说完，乌尔芬就动身到树林里去了。他在那里下了几个捉野兽的套子，呆了一整天。他背着古阿莫偷偷地带来一口小锅和一点儿油，炸了一只挺肥的野兔，心满意足地饱餐了一顿。

回到家里，朱斯惊异得大叫起来。原来，生菜畦

里那种鲜绿色的植物已经长得有一人高了。那植物长得很粗壮，椭圆形的叶子十分肥厚。

“啊，原来如此！”乌尔芬喊道。“这些杂草倒是没有耽误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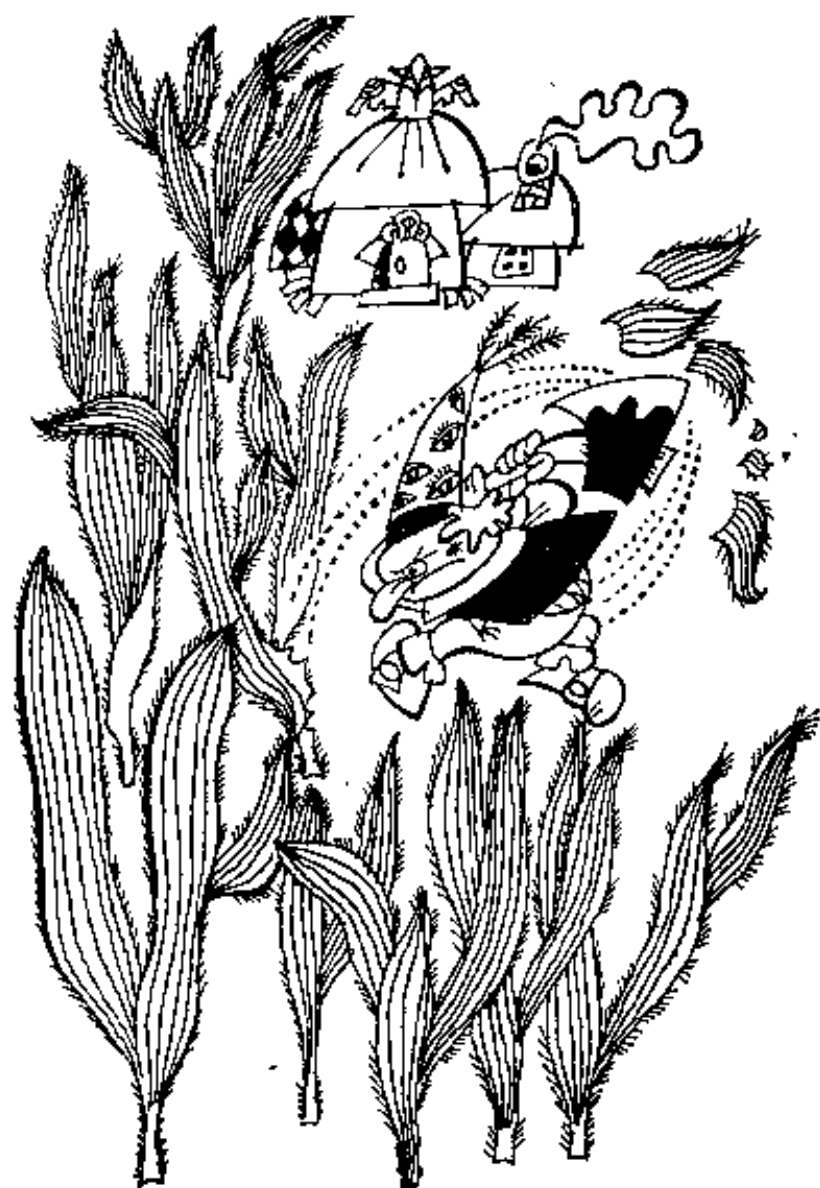
他走到生菜畦边，抓住一棵想连根拔

起，可是拔不动。那棵草纹丝儿不动，而长在草茎和草叶上的小尖刺儿却扎了乌尔芬·朱斯一手。

乌尔芬气坏了，他拔出扎在手上的刺儿，戴上一副皮手套，又拔起来。可是，他没有那么多力气。于是，拿来一把斧子，齐根儿砍了起来。

咔嚓，咔嚓，咔嚓，斧子砍断了汁液丰富的草茎，草一棵棵都倒在地上了。

“对了，对了，这就对了！”乌尔芬·朱斯得意洋洋地说。他对付这些杂草就如同跟活的敌人作战一





样。

当这场战斗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乌尔芬累得精疲力尽，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走到台阶上，诧异得连头发都倒竖了起来。

在留有这种无名杂草根儿的生菜畦里，在木匠堆放砍倒的杂草的那条平坦的小径上，到处都长满了那种生着鲜绿色肥厚叶子的杂草，长得又高又密，象一堵墙。

“啊，你们原来是这样！”乌尔芬·朱斯恶狠狠地大吼一声，立即投身到一场新的战斗中去了。

这位木匠把砍下的草茎和挖出的草根放到劈木柴的垫墩上，全都剁成了碎段儿。

菜园尽头的树墙外边是一片荒地，乌尔芬·朱斯把剁得稀烂的杂草全都弄到了那里，并气急败坏地把它扬得到处都是。

整整干了一天，终于把侵犯菜园的杂草清除干净，疲惫不堪的乌尔芬·朱斯才回去休息。他睡得很不安稳，老是作恶梦。他梦见那些无名杂草包围了他，一个劲儿地用尖刺儿扎他。

他在天亮时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荒地上出现了什么情况。他刚刚打开菜园的门就轻声呻吟起来，无力地瘫倒在地上。眼前的景象把他吓坏了。这些不知名的植物生命力极强。那片本来寸草不生的贫

瘠土地现在却密密麻麻地蒙上了一层嫩嫩的草芽。

昨天，乌尔芬在发疯般地扬撒剥烂的草茎时，有些碎草末沾在篱笆柱和树干上了，这些草末就在那里扎下了根儿，现在，篱笆柱和树干上也长出了嫩绿的草芽。

乌尔芬突然想到了什么，慌忙脱下靴子一看，靴后跟上已经蒙了一层绿色。衣服的接缝处也长出了绿芽。劈柴用的垫墩也被嫩草芽染成了绿色。朱斯跑进贮藏室，看见斧柄上也长满了嫩绿的草芽。

乌尔芬坐在台阶上沉思起来。怎么办呢？离开这里，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吗？可他又舍不得这座宽敞舒适的房子和那个菜园。

乌尔芬找猫头鹰去了。猫头鹰蹲在高高的竿子顶上，一双黄眼睛被白昼的阳光照得眯成了一条缝儿。朱斯对它讲了自己的不幸。猫头鹰在竿顶的横梁上前仰后合地晃着身子想了很久，最后给他出主意说：

“把草芽放在阳光下狠狠晒它一晒试试。”

乌尔芬·朱斯把一些草芽切得碎碎的，放在一个铁盘子里，拿到外边酷热的阳光下去晒。

“看你们在这儿还长不长！”他恶狠狠地嘟哝道。

“要是还长，我就离开这个地方。”

那些草末没有再长，根子没有力量穿透铁皮。过了几个小时，魔法国炎热的太阳把那些绿色的草芽晒成了棕褐色的粉末。

“我总算没有白白养活古阿莫，” 乌尔芬满意地说。“是只聪明的鸟儿……”

朱斯推着一辆独轮车到科吉达村去了。他挨家挨户地向主妇们要烤馅饼用的铁烤盘，推了满满一车烤盘回来。

乌尔芬挥着拳头对自己的对手——那些不知名的杂草威胁道：

“现在我可要跟你们算账了！”他发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一句。

乌尔芬·朱斯从早到晚不停地干着，只是在中午稍微休息一会儿。这简直是苦役犯干的活儿。

他干得非常仔细认真。先划出一小块地方，再仔细地把这块地方的杂草一棵不剩地清除干净。他把连根拔起的草放在一个铁钵子里磨碎，然后把它铺洒在烤盘上，再将一个个烤盘一排排整齐地摆在太阳地上晒。乌尔芬·朱斯把晒好的棕褐色粉末倒入铁桶，盖上铁盖子。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到底见效了，木匠没给他的对手留下任何可钻的空子。

长着鲜绿色带刺杂草的地块一天天缩小了，终于连最后一束杂草也变成了一撮轻飘飘的棕褐色粉末。

干了整整一个星期，累得朱斯眼看就瘫倒在地了。他迈门槛的时候绊了一下，铁桶一倾斜，有些棕褐色的粉末洒了出来，落到了铺在门槛边当地毯用的一张熊皮上面。

可是，木匠并没发觉，他装完最后一桶粉末，盖上铁盖子，就同往常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床前倒头便睡，睡得象个死人一样。

睡梦中他觉得有谁一个劲儿地扯动他搭在床沿上的那只手。他醒了，睁眼一看，惊得呆住了。一只大熊站在床前，嘴里叼着他的衣袖。

“我完蛋了，”木匠心想。“它马上就会把我咬死的……可是，屋子里怎么会出来一只大熊呢？门是闭着的呀……”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并不见那只熊有什么敌意，它只是扯着乌尔芬的袖子。忽然，一个沙哑的低音说：

“主人！该起床了，你睡得时间太长啦！”

乌尔芬·朱斯惊恐万状，象枚陀螺似的从床上滚了下来。他一看，原来铺在门口的那张熊皮现在却四脚着地地站在他的床前，晃动着大脑袋。

“这是我从前养活的那只熊复活了。这张熊皮又会走，又能说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难道是粉末洒在……”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乌尔芬又去找猫头鹰了。

“古阿……古阿莫科！”

猫头鹰不吱声。

“听着，你这讨厌的鸟儿！”木匠气呼呼地喊道。  
“为了叫出你的全名，我的舌头都要卷折了。你要是

不答应，就快滚到树林里去自己找食儿吃吧！”

猫头鹰心平气和地说：

“算了，别发火啦！叫古阿莫科，就叫古阿莫科吧。不过，字数再少我可就不同意了。你想问我什么事呢？”

“那种无名植物的生命力当真就那么强，连熊皮都能被它的粉末弄活？”

“是的。关于这种植物，我从一位最聪明的猫头鹰那里听到过。它是我的曾祖父，名字叫卡里托菲拉克西……”

“够了！”乌尔芬大喝一声。“住嘴！喂，熊皮，快滚到你原来的地方呆着去，别妨碍我考虑问题！”

熊皮顺从地走到门槛边，躺在它原来呆的地方了。

“原来如此！”乌尔芬·朱斯舒舒服服地在床边坐下，用双手支着蓬乱的头，喃喃说道。“现在的问题是，这件事对我是否有利？”

这位好虚荣的木匠考虑了很久，最后认为这件事对他有利，因为这可以使他变得有能力支配一切。

不过，应当再检查一下，看看这种具有起死回生功效的粉末到底有多大力量。桌子上放着一个乌尔芬制作的有蓝、红、绿三色羽毛的鸚鵡标本。木匠取来一撮棕褐色粉末，洒在鸚鵡标本的头部和背部。

奇迹出现了：那粉末轻轻地啞啞响着冒起一股烟，

接着就逐渐消失了。棕褐色粉末的颗粒如同溶化了一样透过羽毛间的缝隙渗进了鸚鵡皮里。标本活动起来，抬头四处望着……复活了的鸚鵡扇动起翅膀，尖声叫着从敞开的窗子飞了出去。

“管用！”乌尔芬·朱斯惊喜地大喊大叫。“管用……再试试什么呢？”

一个硕大的鹿角被作为装饰品钉在墙上，乌尔芬便毫不吝惜地把复活粉洒到鹿角上。

“看看结果会怎么样，”本匠笑道。

不一会儿就见到了结果。鹿角上也冒起了一股轻烟，粉末的颗粒消失了……钉子吱吱响着从墙里拔了出来，鹿角掉落在地上，随即便怒冲冲地向乌尔芬·朱斯扑了过来。

“救命啊！”木匠吓坏了，大叫着躲开鹿角的攻击。

可是，鹿角非常灵巧地到处追击他，把他逼到床上、桌子上、桌子底下。熊皮吓得在关着的门边缩成了一团儿。

“主人！”它喊道，“快开门！”

乌尔芬躲躲闪闪地拉开门栓，飞快地跳到台阶上。熊皮大吼一声跟在他身后，随后鹿角也发狂般地蹦了出来。他们连喊带叫，在台阶上乱作一团，接着便都滚下台阶去了。屋子里传出猫头鹰嘲笑的笑声。鹿角撞破了篱笆门，大跳特跳地向树林冲去。乌尔芬·朱

斯受了伤，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来。

“见鬼！”他抚摸着身子两侧，呻吟着。“这可太过份了！”

熊皮责怪地说：

“主人，难道你不知道吗？现在是鹿最好斗的时候。幸好，你总算还活着……哦，现在树林子里的那些鹿可要尝到这副鹿角的苦头了！”熊皮随即哑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件事里，乌尔芬得到一个教训：必须十分小心地使用那些粉末，可不能随便把什么东西都弄活。屋子里已经被搞得乱七八糟了。一切都被弄了个底儿朝上，碗碟也打碎了，枕头也破了，绒毛飞得满屋子都是。朱斯生气地对猫头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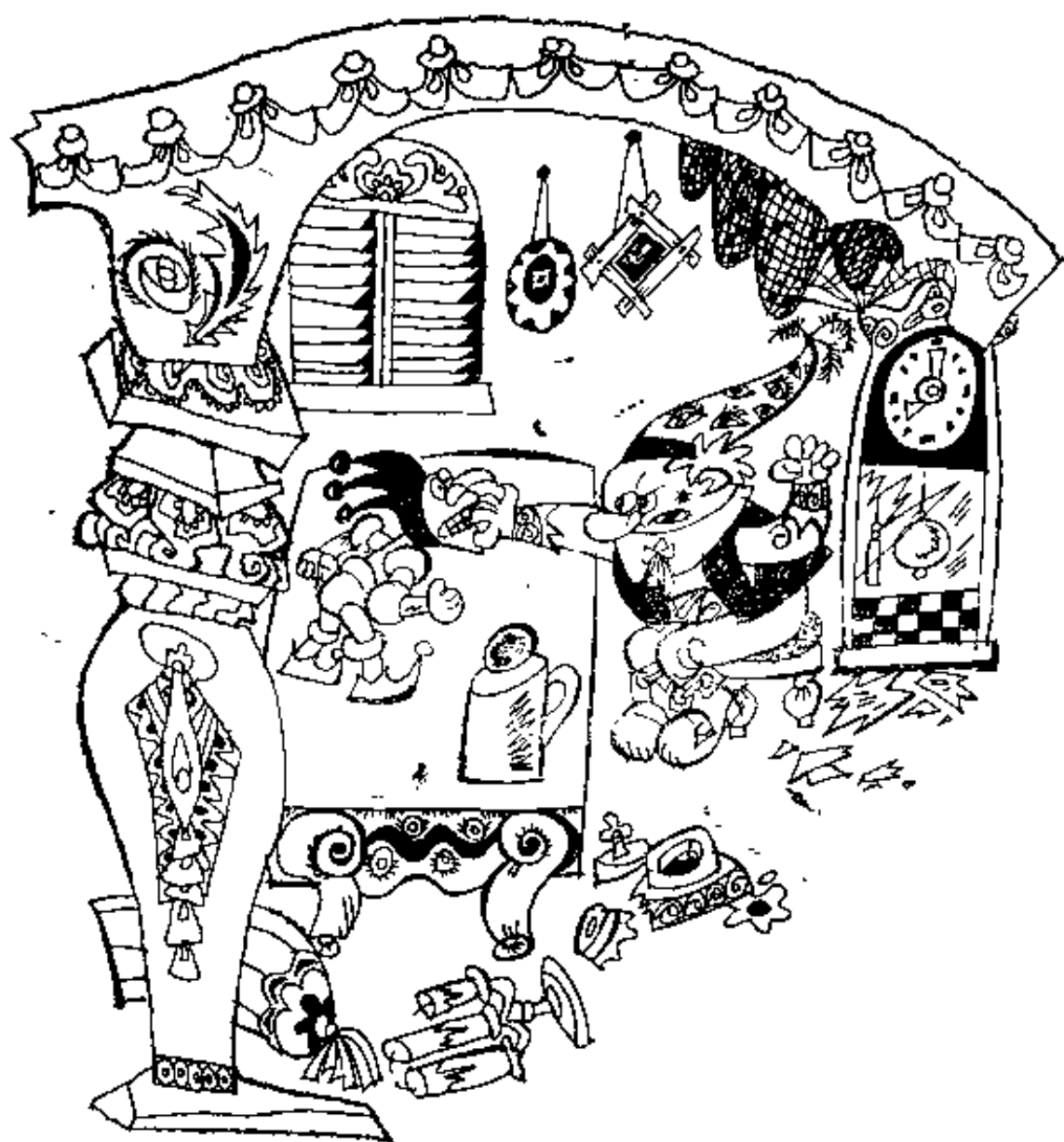
“弄活那副鹿角有危险，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呢？”

这只爱记仇的鸟儿回答他说：

“要是古阿莫科拉托金特嘛，那么它就会事先告诉你，而古阿莫科是没有这种远见的。”

乌尔芬决定过些时候再跟这只阴险的猫头鹰算账，便动手整理起屋子来。他从地上捡起一个从前做的木头小丑。小丑的面孔十分凶恶，尖利的牙齿从嘴里龇出来，因此，它没有被人买去。

“唔，我想你不会象那个鹿角一样惹祸吧。”乌尔芬说完就往小丑身上洒了一些粉末。



然后，他把这个玩具放到桌子上，自己坐在桌旁的凳子上幻想起来。忽然，一阵剧痛使他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原来是复活了的小丑用牙齿咬住了他的手指，

“你也来这一套，坏蛋！”乌尔芬·朱斯狂怒地把小丑甩到地上。

小丑一瘸一拐，走到远处的墙角那儿，藏到一口箱子后面。他坐在那里，自得其乐地活动着手脚，摇晃着脑袋。



## 野心勃勃的计划

有一天，乌尔芬坐在台阶上，听见熊皮和古阿莫科在屋里吵嘴。“猫头鹰，你不喜欢主人，”熊皮埋怨道。“你明明知道弄活鹿角有危险，却装聋做哑……你还老是在打鬼主意，猫头鹰，你尽是鬼点子。我住在树林里的时候，你们这号家伙我见过的多啦。你等着吧，我会收拾你的……”

“哈，哈，哈！”猫头鹰蹲在高高的竿子上，嘲弄地说。“你这个肚子空空的吹牛大王，倒吓唬起我来啦！”

“你说我肚子空空，这倒是真的，”熊皮伤心地承认道。“我要请求主人给我填满锯末，不然，走起路来总是轻飘飘的，一点儿也站不稳，一股轻风就能把我吹倒……”

“这可是个好主意，”朱斯自言自语地说。“对，就这么办。”

屋子里的吵嘴声越来越大了，乌尔芬怒冲冲地喊

道：

“喂，你们在那儿吵起来没完啦？！别吵了！”  
它俩仍在悄声对骂着。

乌尔芬·朱斯在盘算着未来的计划。当然，现在他在蓝国里应该有一个较高的地位。他知道，金格玛死后热翁人推举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普列姆·科库斯当了国王。在善良的科库斯治理下，热翁人都生活得既轻松又自由。

回到屋里，乌尔芬挨个儿房间走着，猫头鹰和熊皮都不作声了。朱斯自言自语地说：

“普列姆·科库斯凭什么统治热翁人？难道他比我聪明吗？难道他是我这样的能工巧匠吗？难道他具有我这样威严的气派吗？”乌尔芬·朱斯伸直身子，挺起胸膛，鼓起两腮，说道。“不，普列姆·科库斯跟我比可差远了！”

熊皮巴结地说：

“对呀，主人，你的外表威严极了！”

“我没问你，”乌尔芬大喊一声，继续说道：“普列姆·科库斯比我富裕得多，这倒是事实。他拥有大量土地，许多人在为他干活。可是，现在我有了复活粉，能制造出很多很多工人，要多少有多少。他们能清除森林，我也就会有土地了……慢着！如果不造工人而造些士兵又会怎么样呢？对，对，对！我为自己造一些凶残强悍的士兵，到那时候热翁人还敢不承认

我是他们的统治者吗?!”

乌尔芬激动得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就连那个不成样子的小丑还咬了我一口，直到现在还觉得疼呢，”他想。“如果我把木头人造得跟真人一样高，再教会他们使用武器……对，到了那时候，我就能跟古德文本人比个高低了……”

但是，木匠立即惊恐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因为，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把这些大胆的话说出来了。若是被伟人而可怕的古德文听见可怎么办呢？乌尔芬缩起脖子等着马上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向他打来。然而，一切都很平静，朱斯的心里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为妙，”他想。“一开始，我把蓝国弄到手，也就可以了。以后……以后再……”

他犹豫着，不敢继续幻想下去。

乌尔芬知道绿宝石城是个美丽、富庶的地方。他年青的时候曾去过那个地方，至今那诱人的回忆还常常闪现在他的脑海中。

乌尔芬在那里见到的房屋奇特别致。楼房的顶层垂悬在下层上，街道两边的屋檐几乎连到一起，街上总是十分荫凉，火辣辣的阳光照不到那里。城里的居民一律戴着绿眼镜，不慌不忙地在荫凉处行走。不仅在房屋的墙壁上，就连马路上的石块中间都镶嵌着一块块绿宝石，闪烁着奇异的光……

那里的财宝多极了。可是，魔法师并没有设置人数众多的军队来守卫这些财宝。在他整个军队中只有一名士兵，名字叫丁吉奥尔。再说，只要古德文瞅上一眼，大军的敌军就会被化为灰烬，那么，他还要军队有什么用呢？

丁吉奥尔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梳理他那部长胡须。哎呀，那是一部什么样的胡子啊！他的长胡子一直垂到地面上。他从早到晚用一把水晶梳子梳理这部胡须，有时还把它编成辫子呢。

当宫廷里过节的时候，丁吉奥尔就在广场上给看热闹的闲汉们作军事表演，为他们助兴。他舞剑、弄枪、使盾，样样都十分精熟、奇巧，围观的人个个赞不绝口。

表演结束后，乌尔芬走到丁吉奥尔面前，问道：

“尊敬的丁吉奥尔，您使我佩服得不得了。请问，您是从哪儿学到这样神奇的绝技的呢？”

这位受宠若惊的士兵答道：

“我在编年史中读到，我国古代经常发生战争。我找到了古代军事著作的手稿，里面讲述长官应如何训练士兵，有哪些作战方法，怎样发布命令，等等。我十分用心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于是，才有这样的结果。”

乌尔芬决定同木头小丑一起回忆长胡子士兵的作战方法，他喊道：

“喂，小丑！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主人，”从箱子后面传来一个尖细的嗓音。“你还想打架吗？”

“你出来吧，别害怕，我不生你的气。”

小丑从藏身的地方跳了出来。

“现在我要看看，你能干些什么，”乌尔芬说道。

“步法操练你会吗？”

“主人，那是一种什么东西？”

“不要叫我主人，要叫陛下！熊皮，连你也算上，听见了吗？”

“遵命，陛下！”小丑和熊皮齐声答道。

“步法操练就是走步，包括齐步走，按口令向右、向左或向后转。”

小丑的理解力相当强，很快就掌握了军事知识，但是，他拿不住乌尔芬给他削的木刀。因为他没有手指，手臂下端只有两个拳头。

“我将来制作士兵的时候，必须给他们做上能屈伸的手指。”乌尔芬·朱斯心里想。

操练一直延续到晚上。乌尔芬已经喊累了，可是，木头小丑却一直精神百倍，一点儿也没显出疲倦的样子。情况当然会是这样的罗，难道木头还会感到疲劳吗？

训练的时候，熊皮赞叹地看着国王陛下，悄声重复着他的命令，而古阿莫科却轻蔑地眯起了它那双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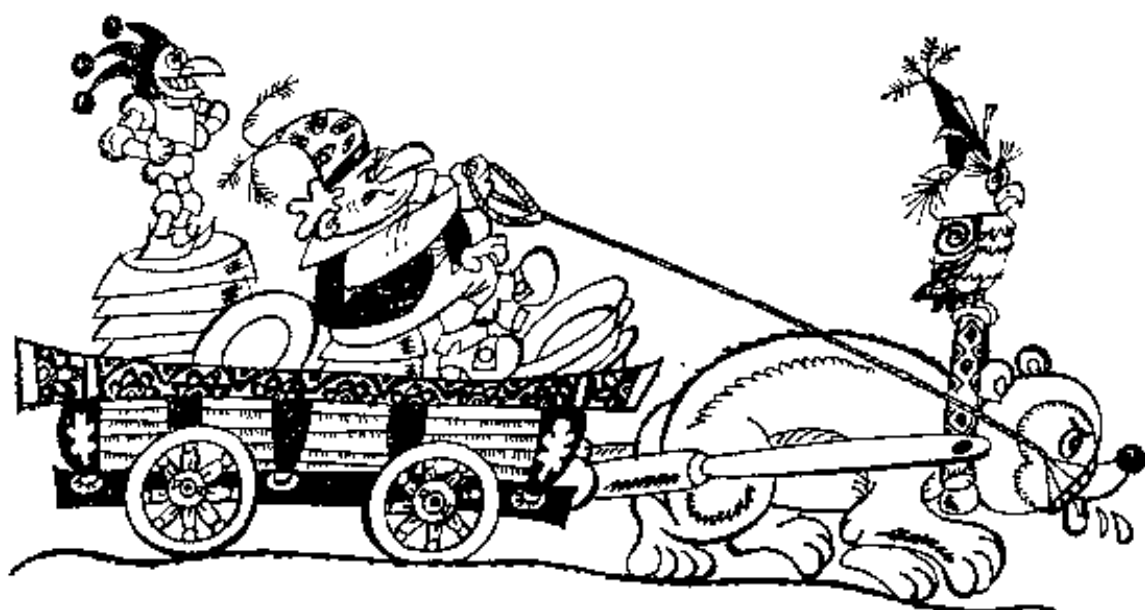
眼睛。

乌尔芬高兴极了。不过，现在有一件事很使他担心：如果有人偷去了他的复活粉可怎么办呢？他在关门的时候上了三道门栓，把存放装有复活粉的铁桶的贮藏室钉得严严实实，可是，他仍旧睡不安稳，稍有响动就会被惊醒。

这位木匠应该把借来的铁烤盘归还给热翁人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朱斯决定把这次在科吉达村的露面搞得隆重一些。他将独轮车改制成四轮车，为的是把熊皮套上。这时，他想起了熊皮跟猫头鹰的那次谈话。

“听着，熊皮，”他说道，“我看你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不稳当。我想给你填上些锯末。”

“啊，陛下，你太英明了！”老实厚道的熊皮大喜过望地叫道。





乌尔芬的仓房里堆满了锯末，很快就把熊皮填得满满的。做完这件事，朱斯又沉思起来。

“熊皮，”他说，“这样吧，我给你起个名字。”

“啊，陛下！”熊皮高兴地喊道。“我的名字也要象猫头鹰的名字那样长吗？”

“不，”朱斯冷冷地说。“正相反，你的名字要短些。你叫多波顿吧，大熊多波顿。”

老实的大熊很喜欢这个新名字。

“好极了！”它叫道。“我的名字是蓝国里最响亮的名字！多——波——顿！现在，看它猫头鹰再在我面前翘尾巴试试！”

多波顿重重地迈着步子从仓房里走出来，兴奋地喃喃说道：

“现在嘛，不管怎样，总算觉得自己象个真正的大熊了。”

乌尔芬把多波顿套在四轮车上，带着古阿莫科和小丑，趾高气扬地来到科吉达村。每当车子在小土包上颠簸时，车上的铁烤盘就唏里哗啦一阵乱响。惊恐万状的热翁人一群群聚在一起看着。

“乌尔芬·朱斯是强大的魔法师，”他们悄声说道。“他把去年死去的那只熊弄活了……”

朱斯听到这些议论，心里一阵得意。他让主妇们取回各自的烤盘。她们害怕地斜眼看着熊和猫头鹰，拿走了车上的烤盘。

“你们现在明白谁是科吉达村的主人的吧？”乌尔芬厉声问道。

“明白了，”热翁人恭顺地说完就哭了起来。

回到家里，乌尔芬·朱斯考虑了一番，决定今后要非常节省地使用复活粉。他命令白铁匠给他打制了几个带螺旋盖的铁罐。他把粉末装在这些铁罐里，拧紧盖子，埋在园子里一棵树下。他已经觉得放在贮藏室里不可靠了。



## 木头兵的诞生

乌尔芬·朱斯懂得，如果靠他一个人动手制造木头兵，哪怕只造一支人数很少的军队，也势必拖上很长时间。

大熊来到科吉达村，扯起大喇叭似的嗓子喊叫起来。惊慌失措的热翁人都跑了过来。

“我们的国王陛下乌尔芬·朱斯，”多波顿宣布道，“下令说，每天要出六名男人到他那里去服役。他们将要到森林里去伐木。这些人要自带斧头和锯子。”

热翁人想了一会儿，哭了一阵，最后还是同意了。

在森林里，乌尔芬·朱斯选好要砍伐的树，并指点他们应锯成什么样儿。多波顿把截好的圆木从森林里拖回到乌尔芬的院子里去。朱斯在院子里把圆木摆好、弄干。他不是把圆木放在太阳光下晒，而是放在荫凉处风干，这样木头才不会裂。

经过几个星期，木头干了，乌尔芬就着手做木头人了。他草草地砍出身形，截好做四肢用的木料。乌

尔芬打算先做五个排，每排十名士兵。他想，要夺取蓝国的统治权，这些兵已经足够了。

每十名士兵设一名军士，全军的首领是一个将军，由他指挥全军。

乌尔芬打算用松木做士兵的身子，因为松木容易加工。但是，考虑到打仗的时候士兵要用脑袋撞，因而他决定用橡木做脑袋。再说，当兵的不应当有什么见解，这样，用死硬的橡木做脑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乌尔芬准备用红木做军士。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树林里找到了一棵贵重的紫檀，想用它制造将军。长着橡木脑袋的松木士兵由红木军士带领，而这些红木军士又要听命于漂亮的紫檀木将军。

制作同真人一样高大的木头人，这对于乌尔芬来说还是件新活儿，于是，他先做了一个木头兵样子。这个士兵模样当然很凶恶，眼睛是用玻璃纽扣做成的。为了把它弄活，乌尔芬便往他的头上、身上洒复活粉，这当儿他稍稍迟延了一下，突然，木头人的一只胳膊伸直了，猛地打了他一下，打得他飞出了五步远。乌尔芬勃然大怒，操起斧子就要劈躺在地上的木头人，不过，他马上明白过来了。

“我可是在给自己干活呀，”他想。“再说，他的力气倒真不小……有了这样的士兵，我就战无不胜了！”

当做好了第二个木头兵时，乌尔芬·朱斯心里又盘算开了：要造好一个军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他又

急于出征。于是，他就想先把这两个士兵变成自己的助手。

教会木头人干木匠活实在不容易。事情进展得太慢，连素来很有耐性的朱斯都不耐烦了。他破口大骂起自己的木头徒弟来：

“你们这些蠢货！真是些木头脑袋……”

有一次，木匠师傅生气地问：“瞧你现在成个什么样子了？”一个徒弟用他的木头拳头咚咚地捶着木头胸脯说：“我是木头脑袋！”

乌尔芬哈哈大笑起来。

“好吧！木头脑袋就木头脑袋，这名字对你们来说太恰当了。”

木头人学会了一点儿木匠手艺之后，就帮助师傅干起活来。他们砍出木头身子，做出木头手和脚，刻出手指头，准备以后制造木头兵时使用。

然而，在干活的时候也出了不少笑话。一次，乌尔芬因事需要暂时离开，他把锯子递给徒弟们，吩咐他们把十根圆木锯断。回来后一看徒弟们干的活儿，可把乌尔芬气坏了。徒弟们很快地锯完了木头，由于没有别的活儿干，他们碰上什么就锯什么。工作台、篱笆墙、大门……全被他们锯坏了，院子里堆了一大堆破烂木头，只能拿它们当劈柴用了。这还不算，倒霉的主人一眼没照顾到，徒弟们又互相锯起腿来了。

还有一次，一个木头人要用钉木楔的办法劈开一个很粗的木墩。这个没经验的徒弟用右手抡起斧子往外打木楔，却把另一只手的指头插进木缝里去了，结果楔子倒是打出来了，手指却被木头死死地夹住了。不管那个木头人怎样往外拽，也是白费劲儿，最后，为了脱身，他砍掉了自己左手的手指。

从此，乌尔芬便尽可能让助手们在自己的监督之下工作了。

备齐了制作士兵用的材料后，乌尔芬就着手做红木军士。军士做得好极了，身材比士兵高，手脚也更有力气，一张恶狠狠的红脸，谁见了都会觉得可怕。

士兵不应当知道他们的指挥官跟他们自己一样也是用木头做的，因此，乌尔芬便另外找了一个地方制造军士。

乌尔芬·朱斯花了很多时间培训军士。军士们必须懂得，跟统领比起来他们微不足道。对他们说来，统领的任何命令都是法律。然而对士兵来说，他们这些军士却是十分威严而又要求苛刻的长官，部下必须尊敬他们、服从他们。乌尔芬发给他们每人一根铁木制成的狼牙棒，这也是一种权力的标志。他们如果说，如果因为揍部下脊背而弄折了狼牙棒，那么他们是不会受到斥责的。

为了在士兵中突出军士们的地位，乌尔芬给他们每个人都起了名字：阿鲁木、贝法尔、瓦蒂斯、吉顿

和达鲁克。培训刚刚结束，军士们就大模大样地走到士兵面前，并且马上就因为士兵们不够卖力而饱揍了他们一顿。木头兵们并不觉得痛，不过，他们却十分伤心地看着自己那刨得光光的身子上挨打后留下的痕迹。

乌尔芬·朱斯选了一些材料和必需的工具，把监督木头兵的事交给了多波顿，就走进屋子，锁上门，动手做紫檀木将军了。他想方设法地为这位即将率领他的木头兵作战的未来军事长官装饰打扮着。

制作一个普通士兵用三天时间，而制作将军则用去了两个星期。将军造得漂亮极了，整个身子、四肢、头上和脸上都雕刻了各种美丽的花纹，浑身上下打磨得溜光锃亮。乌尔芬给将军起名叫朗皮洛特。

朗皮洛特面目狰狞，生性异常凶狠、古怪。他甚至妄图对木匠发号施令，可是，乌尔芬·朱斯立即把他的气焰打了下去，使他明白了他俩之中到底谁是主人。当朗皮洛特得知将有五名军士和五十名木头兵（而且以后还会增加）由他统领时，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朗皮洛特在乌尔芬·朱斯的指导下学习军事科学，学习使用武器，并学着装出一副将军的派头。与此同时，制造木头兵的工作也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好在木头助手们是永远不会觉得累的。

乌尔芬·朱斯和全身光闪闪、威风凛凛的将军朗

皮洛特终于在院子露露面了。在这位仪表堂堂的长官面前，木头兵们立刻显出极其恭敬的样子。

将军举行了一次阅兵式，木头兵们因为样子不够威武而被他大骂了一顿。

“我来给你们灌输一些军人精神！”这位统领大吼大叫地哑着嗓子喊道，“你们就会知道当兵的应当是个什么样子了！”

他一边喊一边挥动着那根将军用的狼牙棒。他的狼牙棒有军士们用的三倍重，只需一下子就能打碎任何橡木脑袋。

从这一天起，朗皮洛特每天都要领着士兵们进行一连几个小时的操练，而乌尔芬·朱斯则忙于赶制木头人，给这支军队补充新兵。

由于乌尔芬在建立木头军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顽强，狡猾的猫头鹰古阿莫科也开始敬重起他来了。猫头鹰懂得，朱斯并不特别需要它效劳，而它在这位新魔法师这儿的生活却是既饱暖又无忧无虑的。古阿莫科不再嘲笑乌尔芬了，还常常称他为“国王陛下”。这使朱斯很高兴，他同猫头鹰的关系也就得到了改善。

大熊多波顿呢，看到自己的主人创造出了这样的奇迹，乐得它简直忘乎所以了。它要求所有的木头人都必须对国王陛下极其崇敬。

有一次，乌尔芬·朱斯来了，朗皮洛特起立得稍慢了一点儿，鞠躬时腰弯得也不够低。为了这件事，

大熊抡起有力的大掌就打了将军一个大嘴巴，把他打了个跟头。幸好这事没有被士兵们看见，将军也就没丢面子，自然，他那磨光的身子也没受什么伤。不过，从这时起，朗皮洛特不但极为敬重国王陛下，而且对陛下这只忠心耿耿的大熊也很敬畏了。

最后，这支由一名将军、五名军士和五十名士兵组成的木头军终于学会了军事科目，也学会了使用武器。士兵们没有战刀，乌尔芬给他们装备的只是棍棒。对初期阶段来说这也就足够了，因为木头兵既不会被弓箭射死，也不能被长矛刺杀。

## 木头兵出征

在一个不幸的早晨，科吉达村的居民们被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所惊动，原来是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开进了村。紫檀木将军手执硕大的狼牙棒，煞有介事地走在前面，他身后每个军士都率领着一排木头兵。

“一，二，一，二！”军士们喊着口令，木头兵们迈动着木头脚，整齐地一步一步走着。

乌尔芬·朱斯骑着大熊一边在队伍旁边走着，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武装力量。

“全体，立——定！”朗皮洛特震耳欲聋地大吼一声，木头兵们碰响脚后跟，停住了。

惊恐万状的村民们从房子里跑出来，有的站在台阶上，有的站在大门口。

“科吉达村的百姓们听着！”乌尔芬·朱斯宣布道：“我宣布自己为蓝国的国王！热翁人为女巫金格玛效劳了几百年，现在，金格玛死了，可是她的魔法并没有消失，而是传给了我。你们不是看见这些木头人



了吗？这都是我制造的，也是我把他们弄活的！只需我吩咐一声，这些刀枪不入的木头兵就会把你们一个个全都打死，摧毁你们的房屋。你们承认不承认我当你们的国王？”

“承认，”热翁人说完就大哭起来。

由于嚎啕大哭，热翁人的脑袋不停地抖动着，而他们帽檐下的小铃铛却发出一阵阵欢快的声响。这铃声同热翁人的愁苦心情比起来是那样不协调，于是，他们便摘下帽子，挂在竖立在台阶上的竿子上。那些竿子是专门用来挂帽子的。

乌尔芬命令人们回家去，只让铁匠们留下。他吩咐他们为将军和军士打造战刀，还要把它磨得很锋利。

为了不让科吉达村的百姓给普列姆·科库斯通风报信使他得以做好防御的准备，乌尔芬·朱斯命令木头兵们包围住这个小村庄，不放任何人出村。

乌尔芬·朱斯把村长家的人都赶了出去，让大熊在门口站岗，就躺下睡了。他睡了很长时间，傍晚才醒来，随即就去检查岗哨了。

不料，他见到的情景竟使他大吃一惊。将军、军士和士兵们倒是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不过，他们一个个都用宽大的绿叶和树枝遮掩着身子。

“怎么啦？”乌尔芬·朱斯厉声问道。“出了什么事？”

“我们很害羞……”朗皮洛特不安地答道。“我们都光着身子……”

“嘿，这可是新鲜事儿！”乌尔芬生气地大叫道。

“你们是木头做的呀！”

“可是，陛下，您亲口说过我们是人啊！”朗皮洛特反驳道。“人就得穿衣服……人家都笑话我们……”

“这可够糟心的！好吧，我给你们发衣服。”

木头兵们乐得手舞足蹈，他们朝着乌尔芬·朱斯三呼“万岁”！

乌尔芬命令队伍解散后，独自思忖起来。答应给他们发衣服倒容易，可是上哪儿去弄这五十六套军服呢？在这个小村庄里当然找不到制作军服的衣料，也没有做靴子和皮带用的皮革，再则，也没有那么多工匠来缝制这些军服呀！

乌尔芬把自己的难处讲给猫头鹰听。古阿莫科的大黄眼珠朝四处转着，从嘴里只挤出两个字来：

“颜料！”

听了这两个字，乌尔芬心里亮堂起来。可不是嘛，不怕冷的木头人干吗要穿衣服呢？给他们涂上颜色不是就很好了吗？

乌尔芬·朱斯把村长叫来，吩咐他把村子里所有的各种颜料全都拿来。

乌尔芬把装着各种颜料的罐子和刷子在身边摆好，便动手干起来了。他决定先给一名士兵涂上颜色

试试看。他在这个木头兵的身子上涂上黄色军服，把钮扣和皮带涂成白色，在腿上涂上裤子，脚上涂上靴子。

当这位国王让木头兵们观看这个穿着“军服”的士兵时，他们欣喜若狂，纷纷请求把他们都打扮成这个样子。

乌尔芬一个人对付不了这样大量的工作，便把当地的油漆匠全都找了来。

他们热火朝天地干了两天，木头兵们就全被涂上了鲜艳的色彩，在一里地开外就能闻到他们身上散发的一股油漆味儿。

第一排木头兵被涂成了黄色，二排是蓝色，三排是绿色，四排是橙色，五排是紫色。



为了把军士同士兵区分开，给他们涂上了相应颜色的肩带，这使军士们感到格外自豪。糟糕的是士兵们性子太急，还没等油漆晾干就互相用手指戳着对方的肚子、胸脯和肩膀，结果弄得身上尽是花点儿，一个个看上去都有点儿象金钱豹了。

朱斯对将军说，他身上五颜六色的雕刻花纹强似任何军服，将军听从了他的话。

涂过油漆的士兵们都极高兴，不过，又出现了一个新难题。木头兵的面孔都一模一样，原来指挥官们是靠木头兵身上的节疤来区分他们的，现在节疤全都被油漆盖上了，弄得无法区分了。

然而，乌尔芬·朱斯并没着慌，他在每个士兵的前胸和后背都标上了顺序号码。这些号码便成了木头兵的名字，用起来还挺方便。

原先是这样称呼士兵的：

“喂，肚子上有节子的那个，向前一步走！哎，站住，站住！你干什么？你肚子上也有节子？咳，我没叫你，叫的是那一个，他的左肩上还有两个小节子……”

现在称呼起来容易多了：

“绿一号，向前两步走！你那是怎么站队呢？我问你怎么站队！你找揍！嗨，嗨……”

接着，响起一阵棍棒打在木头兵身上的咚咚声，之后，挨过打的士兵才归队。

战刀打造完毕，磨得很锋利，用油漆涂成的军服也干了，总之，出征的一切准备业已就绪。为了骑在熊背上能更舒服些，乌尔芬做了一副鞍子。他又把几个大口袋拴在鞍子上，里面装着他的几罐珍宝——复活粉。全军中的任何人，包括将军在内，都不许碰这些口袋。

几个木头兵把锯、斧子、刨子、钻等工具和备用的木头脑袋、手臂、脚等从乌尔芬的工作室里搬了出来。乌尔芬·朱斯用大锁锁上村长家的门，传下命令不准科吉达村的百姓靠近这座房子。他把木头小丑往怀里一揣，警告他不许咬人。猫头鹰站到乌尔芬的肩膀上。

“一，二，一，二！一，二，--！”

清晨，这支由木头人组成的军队便向普列姆·科库斯的驻地进发了。木头兵们神气十足地迈动着脚步，乌尔芬·朱斯骑熊走在队伍后面，令他高兴的是，不但每个木头兵的前胸上标了号码，而且后背上也标有号码。这样，如果有哪个敢在打仗时怯阵逃跑，那么这个逃兵就会立即被发觉，被锯成烧火用的劈柴。

## 回 顾 过 去

趁着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们向普列姆·科库斯的领地进发的时候，咱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过去的事。

埃利的小房子压死了金格玛，小姑娘便动身到绿宝石城去了。她在魔法国里经历了许多可笑的和可怕的事情，还遇到三个忠实的朋友。

第一位朋友就是那个滑稽可笑的稻草人。他本来是插在麦田里的一根竿子上用来吓唬鸟儿的。他从饶舌的乌鸦卡吉卡尔那里得知，只要有了脑子，他就能成为跟别人一样的人。埃利把稻草人从竿子上取下来，于是他就同埃利一起到绿宝石城向古德文要脑子去了。

第二位朋友是铁樵夫。他全身上下都是用铁打成的，只身一人站在密林深处生锈，是埃利救了她的命。铁樵夫渴望得到一颗挚爱的心。他想，古德文会帮他的忙，因此也加入了埃利、小狗托托什卡和稻草

人的行列，随他们一起赶路了。

后来，他们遇上了一只生来就很胆怯的狮子。要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兽中之王，它最需要的是勇气。狮子跟埃利、稻草人和铁樵夫交了朋友，就同他们一道去找古德文要勇气去了。

古德文给埃利和她的朋友们提了个条件：如果他们能把紫国的居民米公人从凶狠的女巫巴斯丁达的统治下解救出来，他们的愿望就能实现。同巴斯丁达较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她的妖术毕竟被战胜了。埃利向她身上浇了一桶水，她便溶化了。

埃利和朋友们大获全胜，返回了绿宝石城。虽说古德文实际上不过是个用虚假的奇迹蒙哄人的骗子，但他还是实现了稻草人、铁樵夫和狮子的愿望。

古德文在乘气球飞离魔法国之前，让稻草人继任绿宝石城的国王，称他为“英明的”稻草人，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聪敏异常的脑子。虽说充作脑子的不过是一些混着针和大头针的谷糠，但这些东西却很管用。

古德文用一块红布缝制了一个心脏，填满锯末，放进铁樵夫的胸膛。只要他迈一步这颗心就咚咚地在胸廓上碰撞，把这位天真的勇士乐得活象个小孩子。老巴斯丁达死后，米公人已经推举他当了国王，于是他就到紫国登基去了。

狮子喝了很多“勇气”，其实，那不过是些加了点儿**嫩草酊**的**啞啞**冒气的清凉饮料而已。他回到森林里

成了兽中之王。

埃利和托托什卡返回家乡堪萨斯草原，是金格玛那双银鞋送她们回去的。红国的女魔法师，善良的仙女斯太拉，她知道永葆青春的秘诀，正是她把银鞋的秘密告诉了埃利。



## 新 计 谋

朱斯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蓝国。普列姆·科库斯和他手下的人出乎意料地遭到了侵袭。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想到要进行反抗，就乖乖地认输了。

政变成功了，乌尔芬·朱斯成了热翁人的广阔国土上的统治者。

两年半前，魔法国里发生了一次地震。通往绿宝石城的道路被两条深谷截断，绿宝石城同热翁国间的交通也被切断了。埃利和她的朋友们去绿宝石城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越过了这两条深谷。胆怯的热翁人是不敢冒这个险的，他们宁愿呆在家里，能听到鸟儿展转传来的一点儿消息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消息最灵通的是喜鹊。热翁人听了这些鸟儿相互间的谈话，才知道几个月之前古德文离开了魔法国，把王位留给了英明的稻草人。他们还听说，那位用房子压死女巫解放了他们因而受到他们敬爱的女神也回故乡去了。



头兵并没吸取教训，第二排紧接着向前走去。乌尔芬吓得脸都变了相，大叫道：

“将军，让军队停止前进！”

朗皮洛特喊了口令：

“全体，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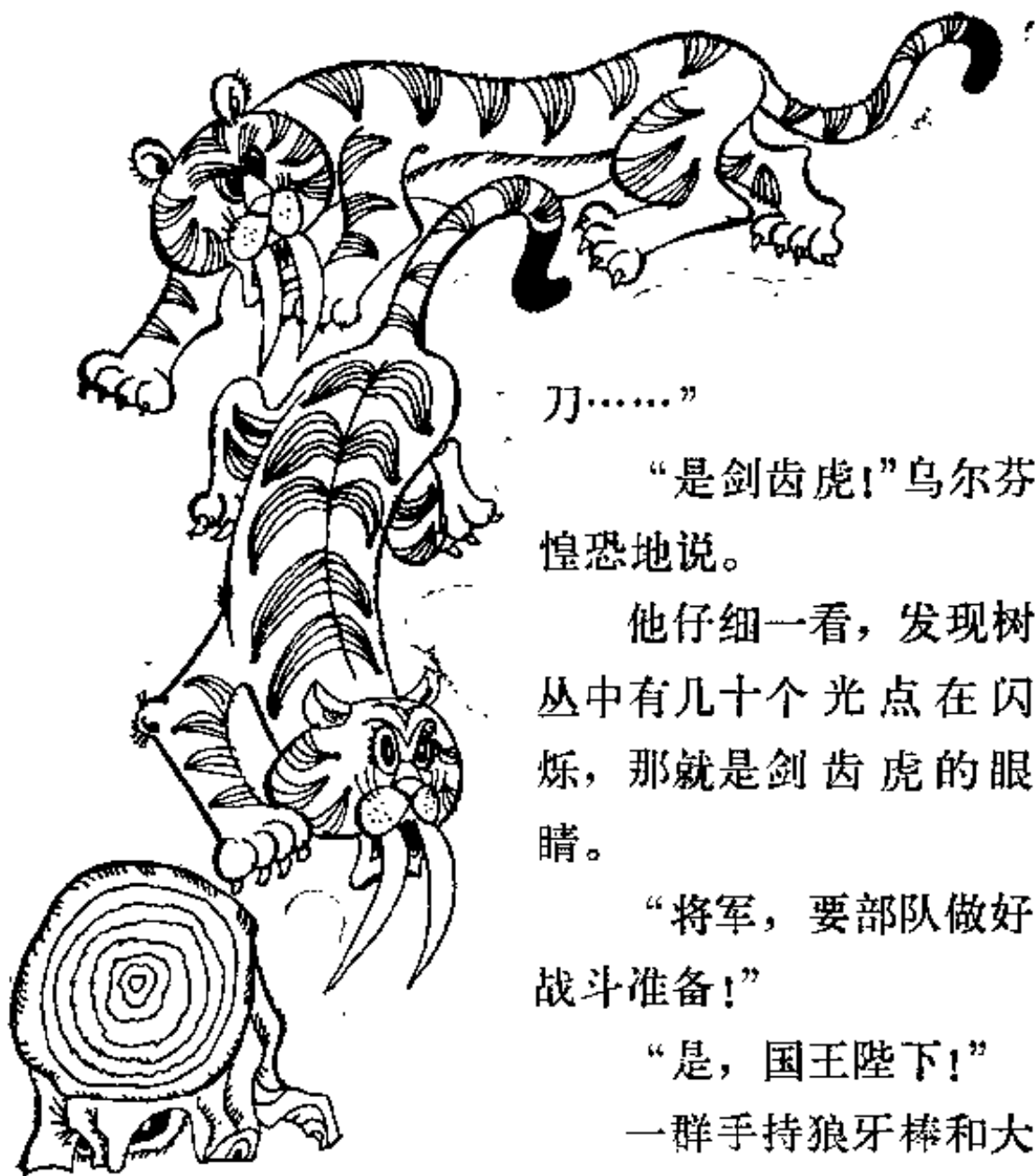
这才使木头兵们免遭全军覆没的厄运。现在需要把遇难的木头兵们从深谷里弄上来修理。这件事，再加上造一座跨越深谷的牢固的桥，总共耽搁了他们五天时间。

木头兵们总算是越过了第一条深谷，走进了森林。在魔法国里，这座森林的名声很坏，因为那里有一种力大无比、凶猛异常的老虎。这种虎有两根又尖又长的獠牙，从血盆大口里龇出来，因此被叫做剑齿虎。在热翁人当中流传着许多关于这座森林的可怕传说。

乌尔芬胆战心惊地四处看着。周围阴森可怕，参天的大树上垂挂着一串串灰色的苔藓，一棵棵大树顶端的枝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暗绿色的枝叶遮盖下，森林中又阴暗又潮湿。黄砖路上盖着一层厚厚的落叶，木头兵们沉重的脚步踏上去，发出低沉的咚咚声。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是，朗皮洛特突然跑来向乌尔芬报告说：

“报告国王，发现有野兽的脑袋从树后露出来，长着黄眼睛，嘴里龇出两颗獠牙，象两把雪亮的战



刀……”

“是剑齿虎!”乌尔芬惶恐地说。

他仔细一看，发现树丛中有几十个光点在闪烁，那就是剑齿虎的眼睛。

“将军，要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是，国王陛下！”

一群手持狼牙棒和大刀的木头兵在乌尔芬周围

站成一圈，保护着他。

剑齿虎在丛林里喘着粗气，急不可耐地嗥叫着，却不敢冲过来，因为它们发现猎物的样子有点儿特别。除此之外，还因为它们没有嗅到人的气味。它们最喜欢吃人。忽然，一阵微风把乌尔芬·朱斯的气味吹进树丛，虎群中有两只饿得最厉害的剑齿虎再也忍不住了，决心采取行动。它们蹿出丛林，腾空而起，直奔

大路。正当它们要落在木头兵们的守护圈里的时候，朗皮洛特一声令下，军士们猛地举起战刀，两只野兽大吼一声就被戳在刀尖上了。接着，木头兵们抡起狼牙棒，朝着两只野兽的头上、腿上猛砸。两只猛兽转眼间就丧了命，木头兵们将砸烂的虎尸丢弃在路旁。乌尔芬·朱斯欣喜若狂，立即传令嘉奖全军。

吓破了胆的剑齿虎们不敢再向这样可怕的敌人进攻了。它们趴在树林里，眼睛闪着光，装模作样地叫了一阵子，便悻悻地钻进丛林深处去了。

这时，乌尔芬·朱斯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使两张死虎的皮复活。这样，他就将会有两个在魔法国内最强有力的仆从了。他已经下达了剥虎皮的命令，可是，考虑片刻之后又撤回了这道成命。他想，若是这两只凶悍无比的剑齿虎的皮复活之后跟他乌尔芬作对，那可就没办法对付了。

走到第二条深谷边，木头兵们主动地停住了脚步，顺着他们架设的桥走过去，面前展现出一片原野。乌尔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也会遇到新的麻烦。

木头兵们出世不久，见识有限，一遇上什么新情况就慌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遇到的是第三条深谷，木头兵们肯定会小心从事，可他们碰上的却偏偏是一条大河。从热翁国到绿宝石城去必须渡过这条河。在此之前，木头兵们只见过一些小溪，连腿都没怎么湿他们就蹚过去了。因

此，这条大河平滑如镜的宽阔河面，在朗皮洛特看来似乎是一种新型的路面，走在上面一定很舒服。

乌尔芬·朱斯还没来得及眨一眨眼睛，只听得木头将军大喝一声：

“我的勇士们，跟我来！”

他一边这样喊着，一边顺着岸坡跑到了河里，一呼百应的木头兵们也跟着他跑去。

岸边的河水很深，水流又急，将军、军士和士兵们一个个翻着跟头，互相碰撞着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乌尔芬·朱斯急得在岸上团团转。他扯起嗓子拼命大喊：

“站住！这些该死的木头人！你们给我站住！”

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木头兵们只听从自己将军的指挥，何况，他们也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照样一个排接着一个排地向水里走去。

只过了两、三分钟，这位征服者就变成了“光杆司令”，整个一支军队被河水冲走了。

乌尔芬又气又恨，绝望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这时，只听得猫头鹰含含糊糊地低声说道：

“别泄气，国王陛下！我年轻的时候到过这一带地方。我记得在下游几里远的地方长着一片芦苇，咱们的士兵会在那里被挡住……”

猫头鹰的这番话使乌尔芬稍稍宽慰了些。他把幸存下来的木匠工具放到多波顿的背上，就沿着河岸向

下游走去。他急匆匆地走了一个半小时，才看见河面变得宽了些，河水也浅些了，河里这一簇那一簇地长着芦苇。在芦苇丛边有些各种颜色的斑点在蠕动。乌尔芬·朱斯长舒了一口气，看来，还有救。

乌尔芬在木头兵们中间看到了朗皮洛特，便冲他喊道：

“喂，将军，命令士兵们朝岸上游！”

“什么叫‘游’？”朗皮洛特问道。

“要是水浅，你们就蹚过来好啦！”

“怎么个蹚法？”

乌尔芬·朱斯气咻咻地唾了一口，便动手制造起水筏来。为了救出这支军队，他忙了一天一夜。木头兵们个个一副狼狈相，身上刷的颜色冲掉了，胳膊和腿泡胀了，行动起来十分困难。只好多耽搁些时候了。

军士们带领着木头兵们一排排地躺在河岸上晾晒，乌尔芬抓紧时间赶制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筏。

黄砖路一直向北方延伸，看得出，它已年久失修，长满了灌木，只是在路当中还留有一条窄窄的小径。

木头兵们排成一路纵队前进。贝法尔军士头前带路，朗皮洛特将军为这支长长的行军队伍殿后。乌尔芬·朱斯骑着大熊多波顿跟在后面。

在这支稀奇古怪的军队当中，只有一个人会感到疲劳和饥饿。这个人就是它的缔造者和统帅乌尔

芬·朱斯。

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应当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可是，贝法尔仍旧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不知疲倦的木头兵们紧随其后。到了最后，乌尔芬·朱斯实在忍不住了，就对朗皮洛特说道：

“将军，向前传，让队伍停下。”

朗皮洛特用狼牙棒轻轻地触了触走在他前面那个士兵的后背，说：

“向前传……”

这个木头兵没有听将军随后说的话，他误认为应当把他后背上挨的那一下往前传，于是，他口里喊着“向前传！”用棍子捅了捅走在他前面的“黄九号”的脊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这跟他“黄十号”有什么相干？反正上司心里明白。不过，他这一下子捅得重了些。

“向前传！”黄九号喊着，把黄八号捅了个趔趄。

“向前传，向前传，向前传！！”队伍里响起一连串的喊声，棍子捅得也越急越重了。

木头兵们发火了，抡起棍棒撕打着，几个士兵倒下了……

过了好一阵子，乌尔芬才整顿好秩序，狼狈不堪的木头兵们这才走到一块林间空地上去休息。

休息过后，乌尔芬·朱斯率领着队伍继续向北方走去。



没过多久，道路两旁便出现了绿宝石国居民们富庶的庄园。这里，房子是绿色的，篱笆是绿色的，居民们穿的衣服和他们那帽檐下没有银铃的尖顶宽檐帽是绿色的，一句话，一切都是绿色的。

当木头兵们咚咚响地踏着砖路渐渐走近的时候，绿宝石国的居民们全都被从田地里吓跑了。他们藏在篱笆后面，惶恐地望着这些满脸凶相的不速之客，谁也不敢走近问问他们是些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

## 乌鸦卡吉卡尔的故事

稻草人要搞到脑子，这主意是乌鸦卡吉卡尔给他出的。卡吉卡尔有点爱饶舌、好争吵，但总地说来心肠还挺好。这里得讲一讲，当埃利把稻草人从麦田的竿子上取下来并带上他到绿宝石城去之后，卡吉卡尔怎么样了。

乌鸦并没有跟随埃利和稻草人一起走。它认为自己理应留在吃喝不愁的麦田里，跟许多别的乌鸦、寒鸦、喜鹊生活在一起。它在麦田里干得漂亮极了，以致当那位农民来收麦子的时候，田里剩下的只是麦秸了。

“唉，稻草人也不顶用，”农民一筹莫展地叹了一口气说。致于那个稻草人到哪儿去了，他连管也没管，就两手空空地走回了家。

过了一些时候，卡吉卡尔从鸟儿的通讯系统得到一个消息，说在伟大的魔法师古德文离去之后，有个什么稻草人当上了绿宝石城的国王。因为，在魔法国

里未必能找到另一个活稻草人，所以，卡吉卡尔就理所当然地想道：这一定是那个听从了它的建议去寻找脑子的稻草人。它出了这么个好主意，此时应当去领赏，于是它一刻也不耽搁，便飞到绿宝石城去了。

想得到英明的稻草人的接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丁吉奥尔说，他不想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乌鸦放进去。卡吉卡尔听了这话非常生气。

“普普通通的乌鸦？！”它大叫道。“长胡子，你知道吗？我可是国王最老的朋友！可以说，我是他的老师。要是没有我，他就休想取得这样显赫的地位。你要是不马上去向英明的稻草人通报，那么等着，有你好瞧的！”

长胡子兵向国王报告说，门外有个乌鸦求见。说也奇怪，国王竟下令请它立即进宫，并且还要以宫廷最隆重的礼节迎接它。

感恩知报的稻草人对于这位给他立过大功的乌鸦是永远铭记在心的。他兴高采烈地当着大臣们的面欢迎卡吉卡尔。国王走下宝座，迈动绵软无力的双腿，迎着客人走了三步。这件事被作为从未有过的盛大仪式载入了他的宫廷史册。

英明的稻草人封卡吉卡尔为御前大臣、首席御膳品尝官。稻草人自己不需要吃任何食物，但他却总是宴请群臣。这在古德文时代没有先例，因此，大臣们

新国王的慷慨。

一来，卡吉卡尔就被派到离城不远的一块绝  
壁上去上任了。

## 围困绿宝石城

当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们大举入侵的时候，卡吉卡尔正在自己那块领地上宴请群鸟。它看见身上涂着颜色、面目狰狞的木头兵们咚咚咚地踏着砖路走了过来，立即想到这是敌兵。它吩咐朋友们牵制住敌人，自己就向城门飞去了。

绿宝石城的门卫是法拉芒特。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保管大量各种型号的绿色眼镜。古德文曾规定，每个进城的人都必须戴上绿色眼镜。为了不让人随便摘下眼镜，还要在后边吊一把小锁头把它锁住。英明的稻草人出于对古德文法规的尊重，保留了这项规定。

卡吉卡尔一边往宫里飞，一边大声把敌人进犯的消息告诉了法拉芒特。

与此同时，大群大群的寒鸦、喜鹊和麻雀正在扑向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们。鸟儿们在木头兵面前盘旋，用爪子抓他们的后背，落到他们的头上使劲儿啄着，想抠出他们的玻璃眼珠。一只动作敏捷的喜鹊

掀下了朗皮洛特的帽子，叼着它离开黄砖路飞走了。

木头兵们抡起大刀和棍棒，但白费劲儿，鸟儿们躲闪得格外灵巧，一下也没打着。一个蓝兵砍了一个绿兵的胳膊，绿兵火了，朝那个蓝兵直扑过去，而当军士吉顿跑过去排解的时候，却被一个正在对着寒鸦瞄准的黄兵砍掉了一只耳朵。

这时，木头兵们乱作了一团。乌尔芬·朱斯急得跺着脚大喊大叫。朗皮洛特不知如何是好：是跑去追那只叼走了帽子的喜鹊呢？还是应该整顿队伍的秩序？最后，还是军规占了上风，这位将军放弃了自己的帽子（那顶帽子能做个挺不错的喜鹊窝呢！），抡起他那沉甸甸的狼牙棒打得木头兵们的脑袋啪啪直响……

最后，终于整顿好了秩序。鸟儿被赶开了，木头兵们一个个东摇西晃地向绿宝石城的城门走去。这场混乱耽误了不少时间，这就使得卡吉卡尔来得及将敌人进犯的消息传递到宫里。

丁吉奥尔马上跑去守卫城门。他把长胡子往背后一甩，就迈开大步在街上跑起来。

“快来呀！快来帮忙啊！”他呼喊着重。“敌人攻城啦！”

可是，绿宝石城的居民们却宁愿躲在家里不出来。

法拉芒特已经闩上了结实的门栓，丁吉奥尔跑到

城门那儿，觉得这样还不行。于是他俩动手撬出路上铺着的石块和水晶，堵住城门。当他们将石块刚刚堆到有城门一半高的时候，听见了重重的砸门声。

“开门！开门！”门外传来喊叫声。

“谁？”法拉芒特问道。

“我！我是强大的乌尔芬·朱斯，蓝国热翁人的国王。”

“你要干什么？”

“我要叫绿宝石城投降，拥戴我当国王。”

“这办不到！”丁吉奥尔勇敢地答道。

“那我们就发起猛攻，拿下你们这座城！”

“那么，试试看吧！”长胡子兵回敬了一句。

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抓起几块石头和水晶，爬上了城墙，藏在垛口后面。

木头兵们用拳头，用脚，甚至还用他们的橡木脑袋撞击了一阵城门，然后就跑到附近的树林里去了。他们从那里砍来一棵很长的枯树。木头兵们



在红脸军士们的带领下排成两行，象使用攻城槌那样抬着树干向城门撞去，城门被撞得吱嘎吱嘎地响。

这时，丁吉奥尔投下一大块水晶，正打在乌尔芬·朱斯的左肩上，将他打倒在地。第二块石头打中了将军的脑袋，把朗皮洛特的紫檀木脑袋砸了一个坑，一条条裂纹从这个坑向四周放射开去。

乌尔芬·朱斯跳起身从城门前跑开，紫檀木将军紧随着他也跑开了。对木头兵们来说，这就足够了，他们一看见头头们逃跑了，就马上转身跟着跑起来。

军士们和士兵们跑着，常常你挤我撞，把对方撞翻在地，他们跳过摔倒在地的木头兵，边跑边扔掉手中的棍棒和大刀。吓坏了的多波顿大叫着跑在最后，身后传来长胡子兵的哈哈大笑声。

队伍在离城很远的地方停下来。乌尔芬·朱斯揉着肩膀，大骂将军胆小如鼠。将军摸着被打得满是裂纹的脑袋辩解说，他受了重伤。

“陛下，您不是也后退了吗？”朗皮洛特说。

“真是木头脑袋！”乌尔芬·朱斯窘迫地说。“你的脑袋，只要我修一修，磨磨光，就又是一个新的了，可是，如果我的脑袋打出个窟窿，我就死了。”

“什么叫‘死’？”

“呸！”

乌尔芬不再跟将军说下去了。最后，一切罪过都推到了士兵们的身上，用棍棒把他们揍了一顿了事。



他们没敢再一次组织进攻，在离城门很远的地方扎下军营。

围困就这样开始了。木头兵们曾有两、三次接近了城门，但每次都是城墙上一往下抛石头，他们就败下阵来。

表面上看来，这场围困似乎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然而，守城的一方是有弱点的。第一，对城内的食物供应中断了，城里的居民靠他们储存的粮食只能再坚持几天。一旦开始挨饿，他们就会骚动起来，要求开城投降。第二，守城的只有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两个人，他们迟早会疲劳。敌人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出其不意地拿下这座城。

所有这一切，稻草人都用自己那灵敏的头脑考虑过了，并采取了措施。由于在宫廷侍从和市民当中找不到忠实可靠的人，他自己就搬到法拉芒特的岗楼里去住。第一天夜里，就显出了这种做法的优越性。稻草人安顿疲劳不堪的法拉芒特和丁吉奥尔躺下休息后，自己坐在城墙上，用他那双画出来的、毫无睡意的眼睛望着城外的田野。他看到乌尔芬的军营中正在准备攻城。

敌人听得城里没有任何动静，便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城门前。他们手里拿着从附近农庄里抢来的铁棍和斧子。稻草人喊醒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往攻城的敌人头上砸石头，打退了乌尔芬·朱斯的进攻。

稻草人用他那绵软无力的双臂拥抱了两位忠实的助手，说道：

“我要是乌尔芬·朱斯的话，就命令士兵用木盾牌护住头部。我想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在盾牌的保护下，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砸城门了。”

“国王陛下，那可怎么办呢？”丁吉奥尔问。

“这些木头兵应当害怕我怕的那种东西，”稻草人若有所思地说。“那就是火。因此，应当多多往城墙上弄些麦秸，手头还要准备下火柴。”

英明的稻草人猜得一点儿也不错。过了一些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敌人果然又发起了进攻。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们头顶着从农庄里取下的门板，悄悄地走近城墙。这时，一束束燃着的麦秸落到了他们头上。木头兵们曾挨过水淹，因为当时他们不知水是何物。现在，关于火他们也是连一点儿概念也没有。乌尔芬·朱斯在制造他们的时候非常怕失火，当时连屋子里的炉子都不敢生。这种小心谨慎现在却招来了灾祸。

一束束燃烧着的麦秸落到地上，落到木头兵们防身的盾牌上，而他们却好奇地看着这从未见过的奇景。在他们看来，黑夜里燃烧着的火苗就象是迅速开放的无比鲜艳的花朵。这些木头兵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躲开火，有几个反而把手伸进火里，又不觉得疼，就傻呵呵地看着那些“红花”在手指尖儿上“开放”。几个木头人的身子已经烧起来了，发出一股烧焦的油漆味儿

.....

乌尔芬·朱斯看到，他的木头兵们面临的危险比在河上遇到的更严重。可是，怎么办呢？附近又没有水。

古阿莫科想出个办法来。

“洒土！”它对惊惶失措的乌尔芬喊了一句。

多波顿第一个行动起来。它掀翻了一个头上起火的军士，接着就用那双有力的大熊掌挖土往火上洒。后来，木头兵们也明白了有危险，这才躲开了燃着的麦秸。

木头兵们损失惨重，撤离了城门。有几个木头兵头部烧伤严重，需要另换新头，还有的掉了眼睛，烧没了耳朵，许多木头兵的手指被烧掉了。

“唉，你们这些木头啊，真是些木头人！”统兵出征的乌尔芬叹口气说。“你们哪样都好，又有力气，又勇敢，又不知疲劳……要是再有点儿头脑就好了！”

可是，毫无办法，没有就是没有。

乌尔芬·朱斯明白，只有长期围困下去才能拿下绿宝石城。稻草人也明白这一点，他召集了军事会议，卡吉卡尔也出席了。

会上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建议再次动员城内居民，说服他们奋起保卫自己的自由。卡吉卡尔认为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困境。

稻草人紧张地思索着，脑袋里的钢针和大头针都突露出来，整个脑袋成了一个长满铁刺的刺猬。他发言说：

“乌尔芬·朱斯带来了许多士兵，不过，都是些木头兵。我的朋友，米公国国王铁樵夫，只有一个人，可他是铁的。木头不能砍铁，铁却能砍木头，这就是



说，铁比木头结实。如果铁樵夫能及时来援救我们，他一定能粉碎乌尔芬的木头兵。”

“对！”乌鸦表示赞同。

因为只有卡吉卡尔能既迅速又安全地从空中到紫国去，于是，它就被派去求援了。它表示，不在任何地方逗留，一定尽快把铁樵夫带来，说完就上路了。

## 叛 变

一天天过去了，守卫者们警惕地守护着城门，乌尔芬·朱斯开始失去耐性了。这时，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阴险的计划，这连英明的稻草人也没有预料到。

夜里，乌尔芬离开城门走到旁边去，把他的宠儿，就是那个木头小丑，抛进城里去了。他在事先曾指示小丑说：

“你无论如何要在城里的居民中找到一个能给咱们开城门的叛徒。要答应事成之后给他好处，就说我任命他当我的总管，给他一大堆金子，就说我……总之，答应他什么都可以，兑现不兑现到时候再说。”

木头小丑飞过城墙，稳稳当当地落在一个花坛里。他跑出花坛，象一只老鼠一样蹿到昏暗的街道上去了。

他走到第一家，钻进半开着的门，看见屋子里只有一个衰弱的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婆。他们显然不中用，

于是，这个探子便向第二家走去。

第二家的窗户开着，只听得里面断断续续地说：

“惭愧……应当去支援……要是武器……”

小丑很清楚，这里也没有他的事儿。

他又走过了很多家，最后来到了一家。这家的房子比别的房子大，看来这一家也比别的家富有些。从屋子里走出两个人，站在台阶上。其中的一个人说：

“尊敬的鲁夫·比兰，这样说来，你仍然很恨稻草人罗？”

第二个人是个红脸的矮胖子。他忿忿地说道：

“那个稻草人毫无道理地把咱们这座城的王位弄到了手，我怎么能跟他善罢甘休呢？以我的智慧和功劳而论，要是这个冒牌的国王给我个适当的高位，那还差不多！可他并没有这样做。难道我鲁夫·比兰就永远当个一钱不值的宫廷盥洗室主任吗？简直是耻辱！”

第一个人鞠了一躬，走了。主人已经要关门了，正在这时，从下面的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

“等一下，尊敬的鲁夫·比兰！我要跟你谈谈。”

十分惊讶的矮胖子把小丑让进屋里。小丑跳上桌子，眼睛四下看着，在主人的耳边悄声说道：

“我从万能的魔法师乌尔芬·朱斯那儿来。只要看看我，你就知道他有多大本领了。你瞧，他把我这个木头小丑弄活了，这可是连女巫金格玛和巴斯丁达



两姐妹也办不到的啊!”

“你想干什么?”心惊胆战的鲁夫·比兰问。

“你应该过来为我的国王效劳。他会把权力和财富都给你，你想要什么他就能给你什么。”

鲁夫·比兰答应执行新魔法师的任何命令。后来，鲁夫·比兰把木头小丑抛回到城外，那小丑便向乌尔芬复命去了。

早晨，鲁夫·比兰去见稻草人，声称他愿意为守城出力。他一整天都站在城墙上往下扔石块，甚至还打倒了一名敌兵哩。因为他既勇敢又能吃苦耐劳，还受到了稻草人的夸奖。

到了晚上，鲁夫的一个仆人给他送来一篮子食物和一小桶酒。鲁夫·比兰慷慨地请同事们共同享用。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喝了酒，并没发现有什么怪味儿。



可是，喝过之后就倒头沉沉大睡起来，原来酒里掺了安眠药。

鲁夫·比兰和他的仆人把稻草人捆绑起来，清除掉城门边的障碍物，把木头兵们放进了绿宝石城。

清晨，居民们被一阵号角声惊醒了。他们向窗外望去，看见比兰的那个仆人变成了传令官，只听他宣布说，从今以后，绿宝石城就归强大的乌尔芬·朱斯统治了。所有的人都要绝对服从他，否则将受到严惩。

这时，英明的稻草人正被关在王宫的地窖里。他并不是因为失掉了权力而悔恨，他这时想到的是：前来援救的铁樵夫一到就要遭到不幸，但却没有办法预先通知他。法拉芒特和丁吉奥尔也关在同一个地窖里，他们想方设法地安慰这位前国王，但还是无济于事。

## 铁樵夫被俘

第二天，传令官又来到大街上。他宣布：愿意为强大的乌尔芬·朱斯效劳的绿宝石城居民将受到仁慈的对待，并将在宫内任职。

愿意效劳的人并不多，除了鲁夫·比兰之外，还有几个这类人物，都是些城内居民瞧不起的人。

鲁夫·比兰当上了国家的总管，可是，当他提醒国王曾答应过奖给他黄金的时候，乌尔芬·朱斯却故作惊讶，佯称可能是小丑弄错了，他乌尔芬并没授权他做这样的许诺。

投到乌尔芬·朱斯这边来的其他人也都当了官。然而，他们人数过少，还不能象乌尔芬·朱斯曾梦想的那样，构成一支华贵的朝臣队伍。他曾派人去找过那些昔日的大臣，但毫无结果。虽说稻草人的那些旧臣已经习惯于整日在宫里游来逛去，闲聊胡扯，相互取笑，并且还以为他们这样做是在处理国家大事，然而，对乌尔芬·朱斯的邀请他们却连理都不理。

所有的人都瞧不起这帮新贵，但最被人瞧不起的还是鲁夫·比兰，因为关于他叛变的事已经尽人皆知了。

从此以后，只有在两名当保镖的木头兵的陪伴下，他才敢在城里露面。这样一来，只好给其他官员也派了卫兵。

国王从鲁夫·比兰那里了解到，稻草人已派乌鸦去向铁樵夫求援了。他算了一下铁樵夫到达的时间，就布下了埋伏。

鲁夫·比兰脱下华丽的朝服，换上一件普通百姓穿的衣服，钻进过去法拉芒特呆的城门边的岗楼里。军士阿鲁木带领一个排的木头兵藏在城门洞里。他们手里拿着绳子，专等着铁樵夫到来。

卡吉卡尔畅通无阻地飞到了米公国。它在一条路上找到了国王，当时他正拿着一柄铁匠用的大铁锤赶路。

几个月前，当米公人请铁樵夫治理国家时，他们是这样说的：

“您这样的人当国王，对我们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您既不吃又不喝，就是说，您不会向我们征税……”

米公人得到的比他们预料的要多。铁樵夫不仅不向臣民们征税，他本人却反而给他们干活。他很想念埃利、稻草人和勇敢的狮子，又过不惯无所事事的日

子，所以，每天天一亮他就到田野里去，把田里的大石头打碎，用来铺路。米公人一下子就得到了两样好处：田地里的石头被清除了，同时，又有了四通八达的既坚固又漂亮的道路。

铁樵夫听卡吉卡尔说稻草人遇到了危险，他就一分钟也不耽搁，马上把锤子往路旁一扔，跑回宫去，操起斧子就上路了。乌鸦落到他的肩上，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

米公人擦擦眼睛，愁眉苦脸地眨着眼，送走了他们敬爱的国王……

当铁樵夫来到绿宝石城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乌尔芬·朱斯的营地不见了，城门象往常一样锁着。

铁樵夫使劲儿地敲了敲角门，鲁夫·比兰的红脸在门上的小孔中出现了。

“法拉芒特在哪儿？”铁樵夫吃惊地问。

“他病了，我在替他。”

“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是这样：来了些敌兵，我们打败了他们。敌人受了很大损失，就撤退了。”

“稻草人怎么样？”

“他又健康又快活，正等着见您哩，尊敬的铁樵夫先生！您快请进！”

鲁夫·比兰把角门开了一道缝。铁樵夫刚刚跨进昏暗的门洞，手里的斧子就被夺下，身子也被绳索套

住。铁樵夫拼命挣扎了一阵就被摔倒在地，捆上了。卡吉卡尔大喝一声“叛变了！”就闪身躲过木头兵们，飞到城墙上去了。

卡吉卡尔看见解除了武装的铁樵夫被反绑着双手押进宫里去了。百姓们把自家的窗户开一道缝，面带着同情和惋惜的表情望着他。

乌鸦从远处注视着这令人伤心的情景，后来它飞到王宫的檐板上。宝殿的窗户开着，乌鸦从这里看到并听到了发生的一切。

乌尔芬·朱斯身穿华丽的长袍坐在镶嵌着绿宝石的宝座上。在他那几乎连在一起的两道浓眉下边，一双忧郁的眼睛里闪现出庄严的神情。一小撮朝臣拥在宝座左右，宝殿的两侧象塑像一样竖立着黄色和绿色的木头兵，身上缀着新补丁。

铁樵夫被带上了。他不慌不忙地迈着步子，拼花地板在他那沉重的脚步下颤抖。他身后有两个木头兵拖着他那柄光闪闪的大斧子。

乌尔芬·朱斯心中暗想，若不是他用计捉住了这个勇士，他的军队还不知会怎样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铁樵夫毫不畏惧地经受着这位独裁者审视的目光。朱斯对鲁夫·比兰做了个手势，那叛徒便快步溜出了宝殿。

过了几分钟，稻草人被带进来。铁樵夫看到他的衣服破了，露出了稻草，看到他无力地垂着双手，心

里非常可怜这位朋友。他想到：不久前这位绿宝石城的前国王还曾为从古德文那里得到了上好的脑子而感到无比自豪呢。铁樵夫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小心！你身边可没带着油壶啊！”稻草人吓得大喊起来。“你会生锈的！”

“朋友，请原谅！”铁樵夫说。“我中了卑鄙的圈套，没能援救你。”

“不，我没好好考虑就派人去请你，还得请你原谅呢。”稻草人答道。

“别婆婆妈妈的了！”乌尔芬·朱斯粗暴地喊道。

“现在该说的不是你们之中谁在谁的面前有过错，该说的是你们的命运问题。你们答应不答应为我服务？我将给你们高位，封你们当总督，你们还可以照旧治理你们各自的国家，只是要在我的管辖下进行。”

稻草人和铁樵夫对视了一下，然后异口同声地说：

“不行！”

“你们还没有从自己的失败中清醒过来，还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乌尔芬·朱斯恶狠狠地说。“你们想想吧，我可以把你们消灭掉！再回答一次：愿意不愿意？”

“不愿意！”铁樵夫和稻草人说道。

“我再给你们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想一想你们自己的处境。明天的这个时候你们再来见我。喂，看守，把他们带回地窖去！”



一个红脸军士带着几名士兵把俘虏押了下去。卡吉卡尔飞回自己那块麦田想吃点儿东西。唉呀，糟了！这块地已经不再是它的了。乌鸦看到二十名男女正在一些紫色木头兵的监督下收割田里的麦子。

卡吉卡尔气坏了，它飞进树林，好歹填了填肚子，止住饥饿。第二天早晨，当俘虏们被押进宝殿的时候，它已经在檐板那儿等着了。

铁樵夫和稻草人又一次坚决拒绝了 乌 尔 芬 · 朱 斯。

第三天，两个俘虏又被带到了气急败坏的独裁者面前。

“不！不！不！”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回答。

“对！乌——尔——芬是个大——坏——蛋！”从窗子上边传来一阵欣喜若狂的喊声。

卡吉卡尔忍不住了，脱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乌尔芬命令朝臣们去捉乌鸦，可是，他们白费力气，卡吉卡尔嘲弄地嘎嘎叫着飞到房檐上去了。

“我决定了！”乌尔芬·朱斯宣布道，宝殿里顿时鸦雀无声。“我可以烧死稻草人，把铁樵夫打成铁钉，可是，我决定让他们活下去……”

朝臣们高声赞颂国王的宽宏大量。

乌尔芬继续说道：

“是的，我要让你们这两个大胆的死顽固继续活下去，不过只有半年期限。如果过了六个月你们还是



不顺从我的意志，那么，等着你们的就只有死亡了！我要把你们关押起来，不是关在地窖里，而是要关到一座高塔里，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你们，让他们一见到你们就会相信我乌尔芬·朱斯强大无比。把他们带下去！”国王命令看守道。

木头兵们把地板跺得咚咚响，带走了俘虏。

在离绿宝石城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古塔。那是某个国王，也许是某个魔法师，在很久很久以前建造的。古德文在这里建起绿宝石城之后，就把它当做了望塔了。塔里一直有人值班，看是否有凶恶的女巫接近绿宝石城。但是，自从埃利除掉了女巫，古德文又离开了魔法国之后，这座塔就弃置不用了。

这座塔还很坚固，它阴郁孤独地站在那里。塔下有一扇门，一条螺旋形楼梯通向塔顶平台。乌尔芬·朱斯命令给平台修起一个铺瓦的屋顶，因为他不想让雨水把稻草人脸上的颜料冲掉，也不想使铁樵夫生锈，否则，他们就不能为他这位新主子效劳了。

木头兵们把稻草人和铁樵夫带到塔顶上。铁樵夫的双手仍旧被捆绑着。狱卒们知道他的厉害，即使他手无寸铁，他们也怕得要命。

当塔上只剩下了他们自己的时候，两位朋友举目向四周望去。南边是农民们的绿色房屋，房子周围是果园和田地，在果园和田地之间蜿蜒着那条黄砖路，

直通到城门。这黄砖路是许多往事、许多奇遇的见证。北边就是绿宝石城。因为城墙比充做监牢的古塔低，所以一眼望去城里的一座座房子便历历在目了。房子的屋檐几乎相互碰在一起，遮住了狭窄的街道。从这里也看得见广场，从前那里是有喷泉喷水的。还望得见镶嵌着大颗大颗绿宝石的王宫的塔尖。

稻草人和铁樵夫仔细一看，喷泉已经不喷水了，几个身影正朝着塔尖的绿宝石爬去。

“你们在观赏风景吗？”一个尖声突然问道。

稻草人和铁樵夫转身一看，原来是卡吉卡尔来到了他们面前。

“那边在干些什么？”稻草人问道。

“没什么新鲜事儿！”乌鸦以嘲讽的口吻说。

“新国王命令把塔尖上和城墙上的绿宝石全都取下来归他个人所有。咱们的绿宝石城不再是绿宝石城了。这就是那边正在干的事儿！”

“坏蛋！”铁樵夫喊道，“要是我手里有一把斧子，我真想跟那个乌尔芬·朱斯和他的木头兵们面对面地较量较量！到时候我连自己心软这一点都会忘记的。”

“为了这个需要采取行动，不能就这样让人家捆上手干呆着。”乌鸦挖苦地说。

“我试过给铁樵夫解开绳子，可是没有那么大力气。”稻草人不好意思地承认道。

“唉，你啊！你看着，应当这样干！”

卡吉卡尔用它那尖利的喙啄起来，过了几分钟绑着铁樵夫的绳子就被它啄开了。

“太好了！”铁樵夫满意地舒展着双臂说。“我被捆绑着的时候真跟生了锈一样……现在要爬下去吗？我想我能砸破塔门。”

“不济事！”乌鸦说。“那儿有手拿棍棒的木头兵站岗。应当想个别的办法。”

“想办法，这可就是稻草人的拿手好戏了。”铁樵夫喃喃地说。

“哈哈，我不是常常对你说嘛，脑子就是比心好。”欣喜若狂的稻草人喊道。

“不过，心也是有用的东西，”铁樵夫不同意。

“没有心我就是个毫无用处的废人，也就不能爱我那位留在蓝国的未婚妻了。”

“可是，脑子……”稻草人又说道。

“脑子，心，心，脑子！”乌鸦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谁尽听你们说这些！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应该采取行动！”

卡吉卡尔是一只有点儿爱唠叨的鸟儿，不过，它倒是一位挺不错的伙伴。两位朋友觉得它的话有道理，也就没有生它的气。接着，稻草人便开始想办法了。

他想了很久，共想了三个小时左右。脑袋里的钢

针和大头针由于紧张思索而冒出来很大一截。铁樵夫见了很担心，他想这也许对朋友不利。

“有办法了！”稻草人终于大喊了一声。他用手掌使劲儿拍着脑门，手掌上扎进了十多个针尖儿。

这时，乌鸦正在舒舒服服地打着盹儿，听见喊声，睁开眼睛说：

“快说说！”

“应该送封信到堪萨斯去，给埃利。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定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的。”

“哼，想得倒美！”卡吉卡尔嘲弄地说。“我倒要问问，谁去送信呢？”

“谁？那还用问！当然是你了！”稻草人说。

“我？！”卡吉卡尔大吃一惊。“让我飞过高山和沙漠到那个陌生的国家去？到那个鸟儿不会说话的地方去？亏你想得出来！”

“如果你不同意，”稻草人说，“我们也不坚持一定叫你去。我们会派一只比你年青些的乌鸦到堪萨斯去的。”

卡吉卡尔生气了。

“派另一只？派一只年青些的？！我刚刚一百零二岁，你们就已经把我当成老太婆了？你们不知道吗？我们乌鸦，象我这么大岁数还完全是个小孩儿呢！再说，别的乌鸦又干得了什么呢？第一，它会迷路的，飞不到堪萨斯；第二，就是到了堪萨斯，它也

找不到埃利，因为它没见过她啊！第三，……总之，信还是我去送。”

铁樵夫说：

“写信要用一片又柔软又结实的树叶，好卷起来绑在你的腿上。另外，还需要一根针。”

“针可以从我脑袋里拔出一颗来，”稻草人说道。“我脑袋里有的是针。”

乌鸦飞走了，回来时带来一片平展展的大树叶。稻草人把树叶和针递给铁樵夫，说道：

“写吧！”

铁樵夫吃惊地说：

“我想，这信还是你写吧，因为送信的主意是你想出来的啊！”

“我考虑这个主意的时候，就指望让你写这封信。我还没学会写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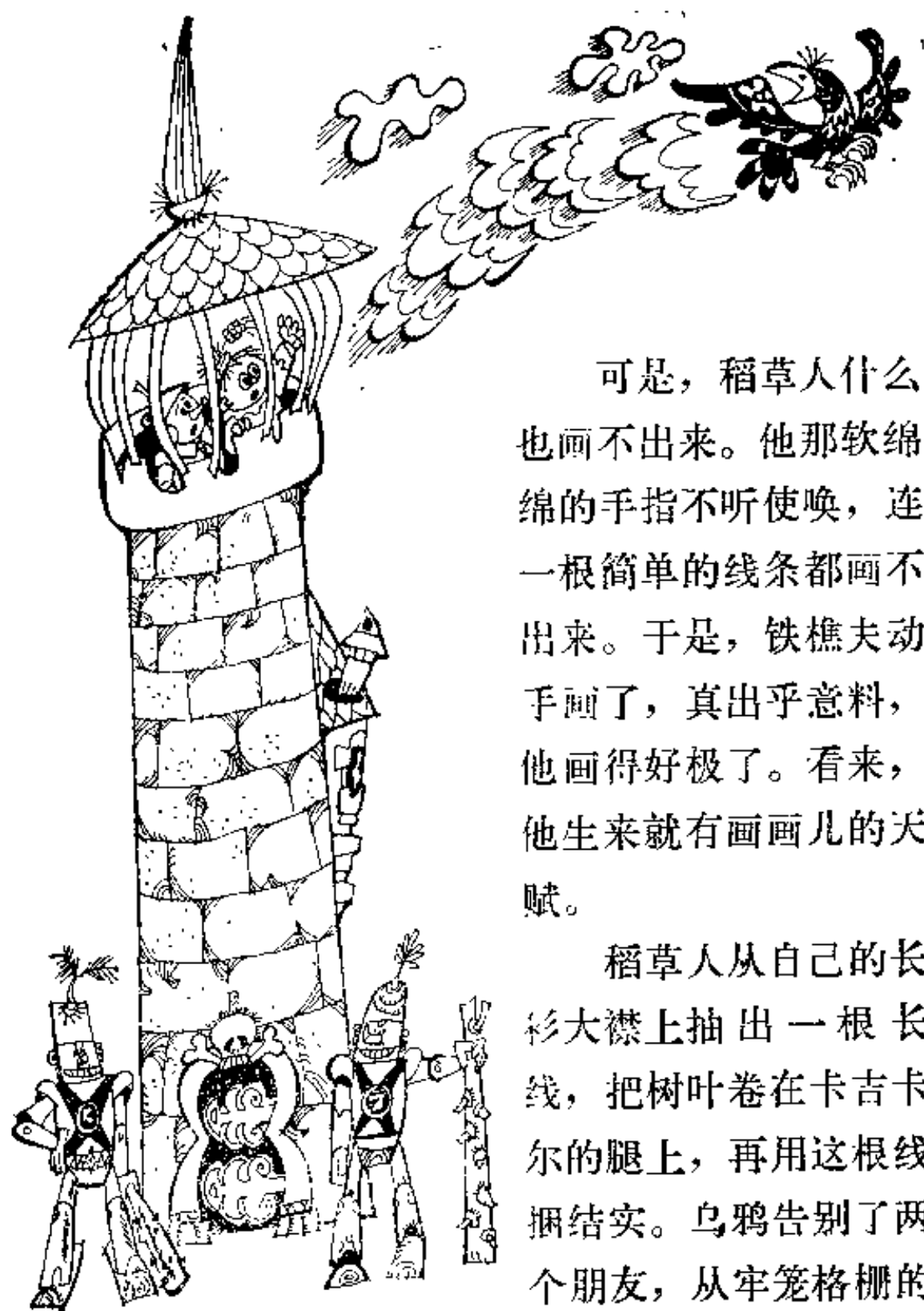
“因为国家大事太忙，我也没学会写信，”铁樵夫说。“这可怎么办呢？”

“不用写了，咱们画吧。”稻草人想出个办法来。

“我不明白，怎么可以画信？”铁樵夫问道。

“把我和你画在牢笼的格栅里。埃利是个聪明人，她马上就会明白：咱们大难临头了，在向她求援。”

“对！”铁樵夫高兴了。“那么，就画吧！”



可是，稻草人什么也画不出来。他那软绵绵的手指不听使唤，连一根简单的线条都画不出来。于是，铁樵夫动手画了，真出乎意料，他画得好极了。看来，他生来就有画画儿的天赋。

稻草人从自己的长衫大襟上抽出一根长线，把树叶卷在卡吉卡尔的腿上，再用这根线捆结实。乌鸦告别了两个朋友，从牢笼格栅的

缝隙间飞出去，展开双翅，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蔚蓝色的远方了。

## 绿宝石城的新国王

夺下绿宝石城以后，乌尔芬·朱斯一直在考虑应该给自己确定个尊号。这个问题他考虑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样一个头衔：威力无比的绿宝石城及其相邻诸国的国王、足迹遍天下的统治者乌尔芬一世。

首先听到这个新头衔的是多波顿和古阿莫科。头脑简单的大熊狂热地称赞着这个响亮的帝王尊号，可是，猫头鹰却神秘莫测地眯起一双黄眼睛，只冒出一句话：

“先让朝臣们学会说这个头衔吧！”

朱斯决定照它的话办。他把鲁夫·比兰和其他几名朝廷的重臣召到宝殿上，趾高气扬地用颤巍巍的声音把这个尊号说了两遍，然后命令鲁夫·比兰道：

“国家总管先生，请重复一遍！”

矮胖子鲁夫·比兰在国王严厉目光的逼视下吓得满脸紫红，喃喃地重复道：

“强大的绿宝石城和各国的国王、足踏世界的古

领者乌尔芬一世……”

“不好，很不好！”乌尔芬·朱斯厉声说道，然后又命令下一个：“全城商店及市场摊床总监，现在你来重复！”

这一位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应当称您为盛大的绿宝石城和各国的国王、世界上无立足之地的乌尔芬一世……”

响起一阵气喘吁吁的咳嗽声。那是猫头鹰在掩饰自己那再也掩饰不住的笑声。

乌尔芬气得满脸通红，把朝臣们赶了出去。之后，他沉思了几个小时，终于改短了头衔。改后的尊号是这样的：

“强大的绿宝石城及整个魔法国的国王乌尔芬一世”

朝臣们再一次被召来，这次试验的结果很令人满意。在全体臣民面前宣布了这个新的尊号，如有称错者，将以叛国罪论处。

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全民庆典庆贺国王启用新的尊号。总管知道城里和城郊的百姓不会有谁自愿来参加，于是他就同朗皮洛特一起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在庆典的前一天夜里，他们派木头兵们挨家挨户去叫人，把百姓从睡梦里叫起来，拖到宫前广场上。百姓们愿意继续睡就在广场上睡，不想睡就不睡，但不准离开广场。



因此，当乌尔芬身披着帝王的豪华长袍出现在宫殿阳台上时，他看见广场上的百姓人山人海，这时，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欢呼声，那是乌尔芬的走狗们和木头兵们喊的。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但这并不是全城著名的那支乐队演奏的乐曲。乐师们不怕威胁，拒不演奏，他们的乐器被强收上来发给了朝臣和士兵。木头兵们得到的是打击乐器，什么鼓啦、钹啦、三角铁啦、定音鼓啦，等等。铜号、长笛、黑管等管乐器发给了朝臣们。

这支遵命组成的乐队演奏得好不热闹！铜号扯着破嗓子吼，黑管吱吱叫，长笛象猫一样嗷嗷哀号，各种鼓不合拍节地乱响一通。木头兵们过分卖劲儿地用棒子打着鼓，槌破了鼓皮，把鼓弄得快成个哑巴了。铜钹呢，一下子就震裂了纹，没好声儿地响着。这时，广场上的百姓们都忍不住笑起来。他们用手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但还是憋不住，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有的人笑得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

宫廷史官把这件事载入了史册，说臣民的欢乐表明他们对强大无比的乌尔芬一世登上王位感到十分高兴。

庆典以邀请所有的人出席宫廷宴会做为结束。

女巫金格玛爱吃巫师们的传统食物——老鼠和水蛭，可是乌尔芬呢，不管猫头鹰古阿莫科怎样坚持，

他也不肯吞下一只水蛭或是吃掉一只老鼠。他想出了一个骗人的办法。

在举行宴会的前一天，厨师巴卢奥尔被召去同乌尔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个别谈话。离开国王的时候，这个胖厨师脸上现出一副可怕的表情，他强忍住笑，肚子都快撑破了。他很想透露同乌尔芬密谈的内容，可是又不敢，一旦透露出去，他就要被处死。巴卢奥尔把小厨工们全赶出了厨房，关好门，就动手烹调起来。

宴会即将结束，朝臣们为国王的健康已经喝干了许多杯酒。

乌尔芬坐在首席，他特意下令把古德文的宝座从宝殿里搬来，为的是让人们永远记住他这征服者的威严。各处的绿宝石都取下来了，只有这张宝座上的仍旧保留着。乌尔芬坐到宝座上，宝石闪着绿光照得这位独裁者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猫头鹰古阿莫科蹲坐在宝座的靠背上，一双黄眼睛昏昏欲睡地眯缝着。大熊多波顿站在宝座旁边，盯着参加宴会的人们，如果有人对国王稍有怠慢，就要受到它的惩罚。

门开了，胖厨师用金托盘端着两盘菜走了进来。

“陛下爱吃的菜做好了！”他高声说着，把菜放在国王面前。

当朝臣们看清了厨师端来的东西时，他们十分震

惊。在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堆卷着尾巴的薰老鼠，另一个盘子里盛着溜滑乌黑的水蛭。

乌尔芬说道：

“我们魔法师有自己的口味，这可能会使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感到奇怪……”

大熊多波顿嘟哝道：

“我倒要看看，谁对国王的口味感到奇怪！”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乌尔芬当众吃了几只薰老鼠，然后又拿起一条水蛭送到嘴边。那条水蛭还在他手指间来回扭动呢。

朝臣们全都低下了头，只有总管鲁夫·比兰诚笃地看着国王的嘴。

如果看到这不寻常景象的人们知道了那个只有国王和厨师清楚的秘密，还不知他们会感到多么惊异呢。

这几样魔法师爱吃的菜都是假的。

老鼠是用嫩兔子肉做的，水蛭是巴

卢奥尔用甜巧克力做的，乌尔芬用灵巧的手指使它扭动起来。



乌尔芬想用这套把戏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是要使猫头鹰相信他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魔法师，一是要使他手下的人感到惊异和恐惧。

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在烛光下眼神不大好的占阿莫科上当了，满意地点起头来。乌尔芬的第二个愿望也令人满意地完全实现了。

宴会以后，官员们回家对家里的人讲了所见所闻，当然免不了夸大其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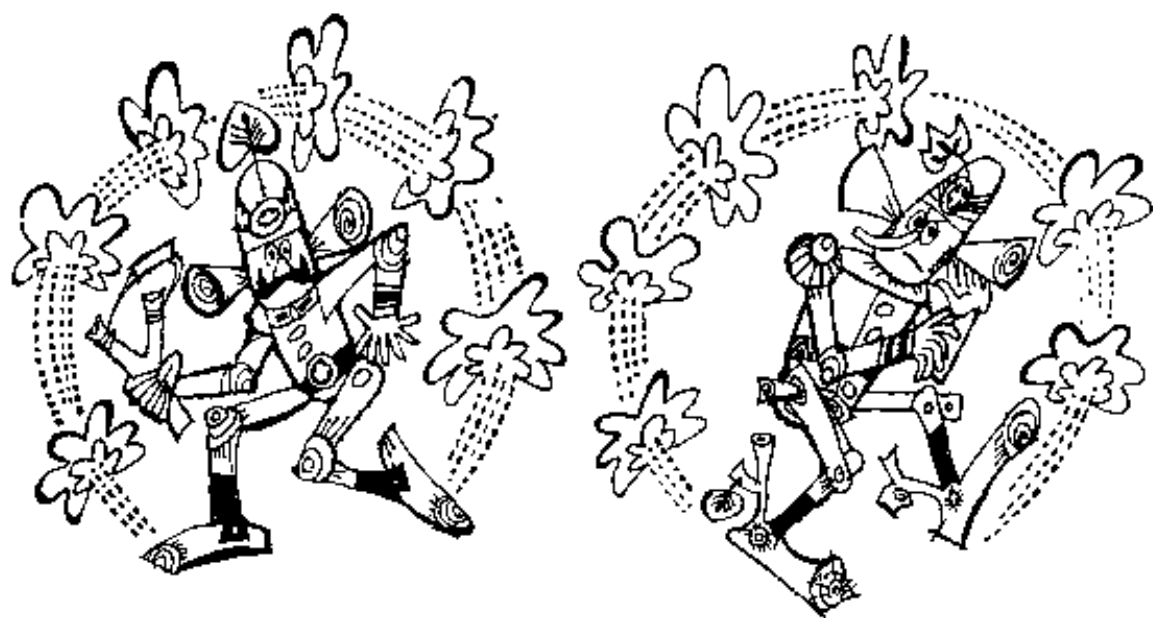
于是，一个关于魔法师乌尔芬在宴席上生吞蜥蜴和毒蛇的消息就在全全国流传开了。这个消息使人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同时也使他们感到厌恶。

在宴会开过以后的第四天，宫廷史官提出了一篇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把乌尔芬的祖先一直追溯到曾统治过整个魔法国的古代帝王。史官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乌尔芬身为古代帝王的后代登上王位是合法的。第二，斯太拉和维利娜没有任何权利和理由占据乌尔芬的领土，应当同她们开战夺回失地。

史官因效劳有功得到一个银制的玻璃杯托。那是从一个商人那儿抢来，还未放入宫廷宝库的东西。

为了监视臣民，为了捉住不满者，乌尔芬·朱斯决定设立警察局。原因是，木头兵于这种事就显得太不灵活了。

朱斯亲自动手制作了第一个木头警察，然后叫助



手们照样子去做，过了没多久，城里、城外便到处都布满警察了。

警察的身子比较细弱，力气也没木头兵大，但是，他们腿长，挺伶俐，他们的两只大耳朵能偷听到任何谈话。

为了造得快，助手们用树根子给警察做手，用树根上的小枝杈当手指，如果枝杈太长就削短些。有的警察一只手上有七个或十个手指，但是，乌尔芬认为，这只能使手抓得更紧。国王发给警察们的武器是弹弓。经过多次训练，他们使用起这种武器来已经相当熟练了。

警察局长的腿特别长，耳朵也最大，手指的数目也比他的部下多。他跟国家总管一样，有权随时去见乌尔芬·朱斯，报告情况。

在王宫的地下室里，一个绿色木头人和一个蓝色木头人在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这两个过去的士兵，后来的上等兵，这时又变成了熟练的木匠。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造出没有脑袋的木头人，整齐地垛放在墙角处。做脑袋用的木球也一堆堆放在那里。此外，还用红木为每个排造了一名军士。

晚上，乌尔芬·朱斯关在一间专用的屋子里，锁上门，在每一个脑袋上刻出面目，再用绿色、红色和紫色的玻璃钮扣安上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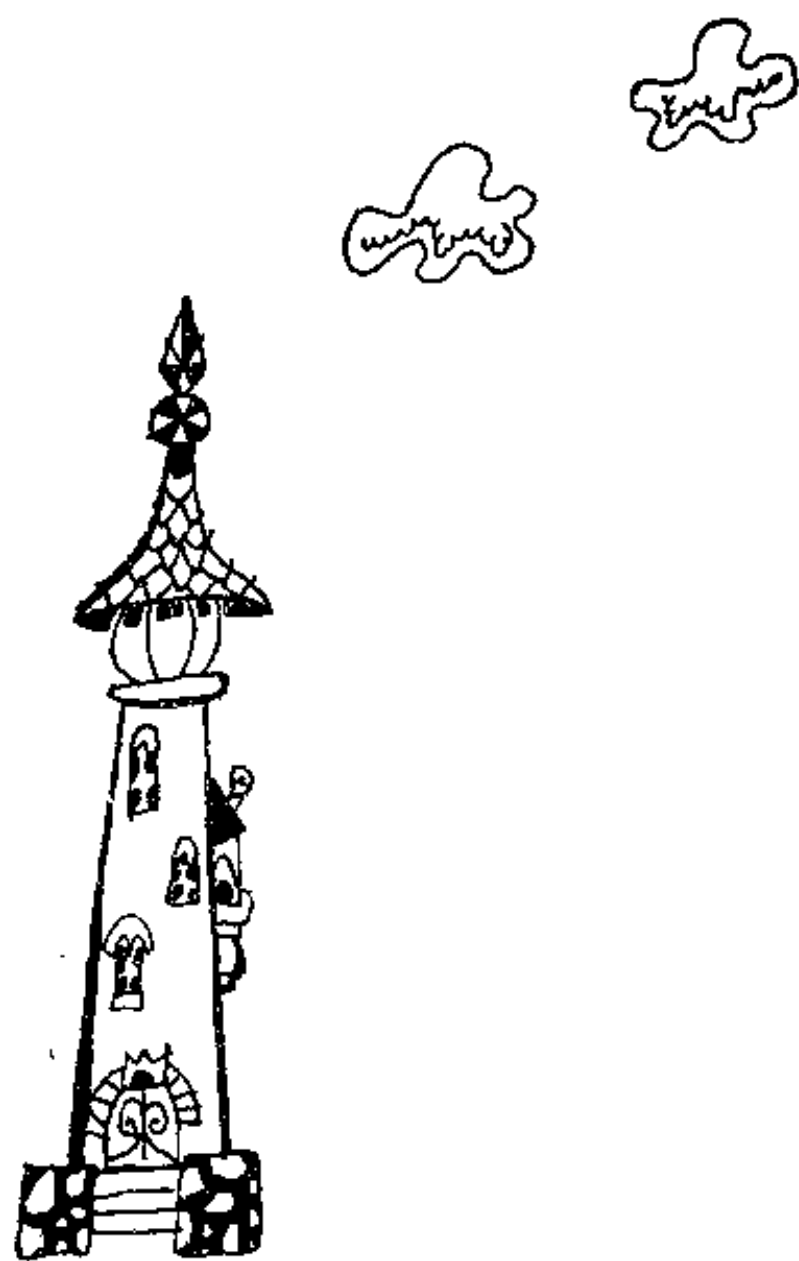
他把脑袋安到士兵的身子上，再洒上点儿复活粉。这些弄活了的木头人就是木头兵的新兵源。把他们涂上颜色，干了以后就带到王宫后院去接受军士们和紫檀木将军朗皮洛特的训练。将军头上的窟窿已经被乌尔芬修好、刨光了。

木头兵们一个排紧跟着一个排，规规矩矩地迈起步子，在军士们的指挥下走出王宫的大门。

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一百二十名了。一支支巡逻队不停地在城里和城外到处巡逻。几个排的木头兵被派往热翁人的蓝国和米公人的紫国，目的是使那里的人民服从指派给他们的总督的统治。

## 第二部 援救朋友们

---







## 一封奇怪的信

埃利从被崇山峻岭和大沙漠隔绝的魔法国回到堪萨斯，已经快一年了。堪萨斯的一切仍然跟从前一样，四周那广阔无边的草原、麦田和穿过田地的一条条尘土飞扬的道路——这一切都毫无改变。只是那座曾被飓风卷到空中，把埃利和托托什卡带到古德文的国度的车厢小房没有了。农民约翰在原来的地方盖起一座新房子。约翰和他的妻子安娜、女儿埃利一家三口就住在这里。

一个夏日的傍晚，有个疲惫不堪的赶路人来到约翰家的田地里。他身上背着个大背兜。这是个健壮的中年人，肩膀宽宽的，一双长胳膊，肌肉发达。他没有左脚，腿上绑着一段木头，走起路来在泥土中留下一串圆印。

他象水手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行走一样，一步一晃地走着。黝黑的脸上一双灰眼睛好象在大海上时一样勇敢地注视着远方。

托托什卡吠叫着向陌生人扑去，想咬他的木腿。正在喂鸡的安娜听到狗的叫声，转身去看。她猛地奔到那个赶路的人面前，泪流满面地拥抱他。

“查里！我的弟弟！”安娜呜咽着说。“你可回来了！你还活着？”

“人都回来了，当然是还活着啦。”查里·布莱克一边拥抱姐姐，一边平静地说道。

“可是，你们的船长在五年前给我们写信说，你让库鲁库苏岛上吃人的野人抓去了。”

站在台阶上的埃利吓得打了个寒战，她可知道吃人妖怪的厉害。可是，妈妈怎么从来也没给她讲过舅舅航海时到了吃人的野人岛这回事儿呢？

但是，这个谜很快就解开了。

“埃利！”安娜说，“来，向查里舅舅问好。”

埃利向前跨了一步，伸出一只手去，可是查里抱起她来吻了吻，问道：

“孩子，你还记得我吗？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了。我上次到你们家来的时候，你还只有三岁。不过，你妈妈大概对你讲过我的事吧？”

埃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瞧了妈妈一眼。

安娜不好意思地说：

“弟弟，请原谅，我们收到那封信的时候，埃利才五岁。当时，我和你姐夫决定不告诉孩子那个可怕的消息，免得叫她难过，就什么也没对她讲。日子一

天天过去，埃利也就很少记起她还有个舅舅了……后来就完全把你忘了。”

安娜抱歉地低下头。

查里一点儿也没生气，他说道：

“唔，好了，你总算说对了，我还活着。那么，埃利，我们现在可以成为朋友了吧？”

“哦，查里舅舅，那当然啦！”埃利赞同地说。“可是，那些吃人的野人怎么没吃掉你呢？是你跟他们打了一仗，战胜了他们吗？”

“不，孩子，不是这样。”查里笑着说。“我战胜不了吃人的野人，他们成千上万，而我只是一个人。你知道吗？他们可都是一些挺不错的人呢！当我向他们说明了让我活着比把我在篝火上烤熟对他们更有好处的时候，库鲁库苏岛上的野人就同意让我活下来了。”

“你会说那些野人的话吗？”埃利惊异地问。

“唔，好孩子，”查里微笑着说，“只要愿意，总是能达到相互理解的。我在库鲁库苏人的部落里教给了他们五种烹鱼的新方法，还在岛上发现了九种能吃的植物。在他们那里住了四年之后，岛民们给了我一条船。他们在船里装了很多食物和一罐罐淡水，把我送到海上，送出了很远很远，并求他们所有的神灵都来保佑我。吓，他们的神可真不少！就这样，我在大海里漂流了四十二天，终于遇上了一只大船，于是就到了你们这里……瞧，约翰跑回来了！”

约翰从邻居们那里听说他家来了一位陌生人，就骑着马奔回家来。当认出来人正是他的内弟查里·布莱克时，他高兴极了。

他们亲热地相互问候着。握过手之后，查里就说：

“约翰，我来找你有件事情。”

“难道单单为了做客，你就不能来吗？”约翰责怪地说。

“你知道，象我这样四海为家的流浪汉，不管在哪儿都有事情干的！”查里辩解道。“我有个愿望，想买条船，去看望看望库鲁库苏岛上的朋友们。我总共还缺少一千个金币……”

约翰早就知道查里愿意做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想法并没有使他感到奇怪。

“好吧，”他说，“这件事咱们明天再谈，现在去吃晚饭吧。”

主人一家同客人一起在桌边就坐。他们向查里打听他的冒险经历，直到下半夜，这时，十分困倦的埃利早已沉沉睡去了。

“我看得出来，你们已经富裕起来了，”当姐姐给他整理床铺的时候，查里说。“你们现在有了一座新房子，可从前你们住的是一节取下轮子放在地上的旧车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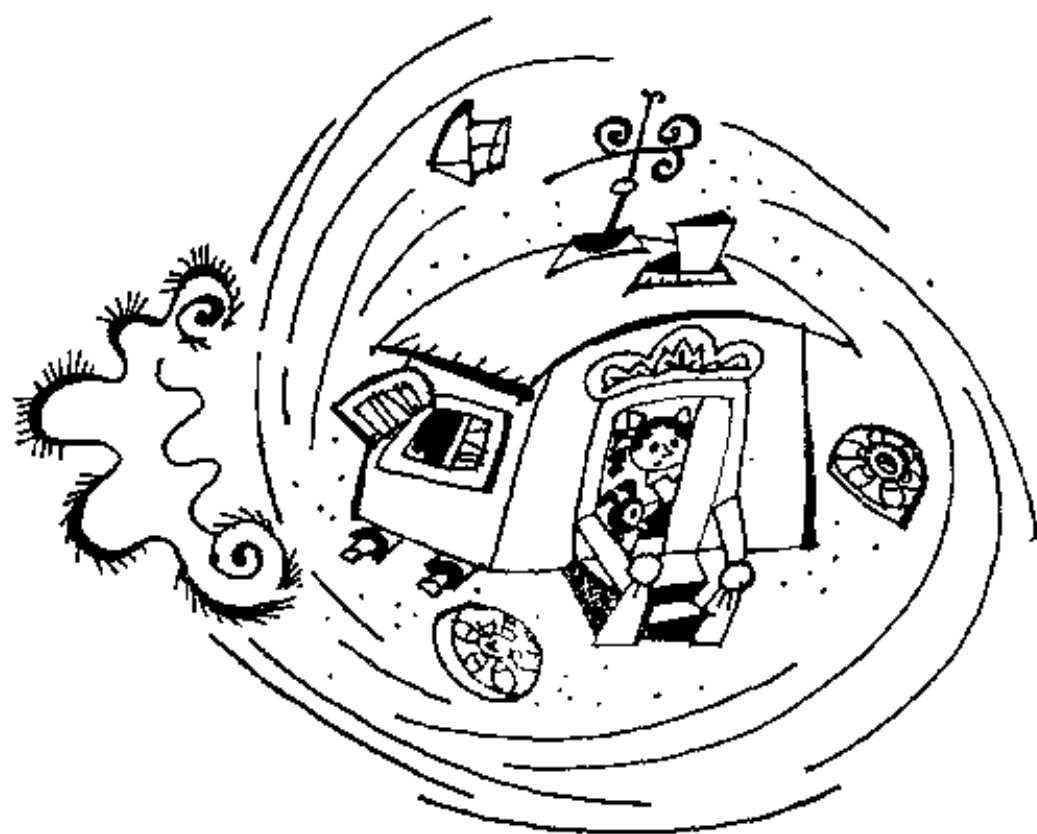
埃利的父母一直在专心致志地跟客人谈话，直到

这时才猛然想起来，他们的女儿的冒险经历更离奇。安娜讲起飓风如何把车厢连同埃利和小狗托托什卡一起刮走了，这时，当过水手的弟弟用拳头捶着桌子喊道：

“停！抛锚！姐姐，你可别生气。不过，我倒是觉得从外甥女那儿得到这次奇遇的第一手材料更有趣。虽说我急着想知道一切，可是，我想还是让埃利亲自把她这段冒险经历讲给我听吧。”

第二天早晨，这位一条腿的水手同埃利在台阶上坐下，小女孩就讲起她的那段经历来。

“噢，查里舅舅，”埃利说，“当飓风把小房子高高地卷到空中的时候，我和托托什卡害怕极了。不过，如果当时我知道那股飓风不是普通的飓风而是一股有



魔法的飓风的话，我一定会更害怕的……”

“什么？有魔法的？”查里诧异地问。

“嗯，就是凶恶的女巫们用法术掀起的那种飓风。”埃利解释道。

“你怎么得罪了女巫，她竟掀起飓风来害你？这可真象用大炮轰麻雀一样，荒唐极了！”

“不，查里舅舅，你还没明白，”埃利耐心地解释道。“金格玛想消灭整个人类，但是善良的女神维利娜制止了她……”

接着，小女孩就把她的小房子如何飞到了魔法国，她如何在那里找到了三个忠实的朋友，他们又如何一同去找古德文，后来又如何去到凶狠的巴斯了达的国度进行了一次更奇特的旅行，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查里惊奇地听着。最后，当埃利讲到那双银鞋如何把她和托托什卡送回到堪萨斯的家里时，水手舅舅惊异得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唔，小外甥女，我敢凭库鲁库苏岛上所有的乌龟起誓，你的航海日记里记的全是不寻常的事情。”

“什么是航海日记呀？”

“这是一个本子，船长每天都要把船上和周围发生的事情记在上面。有些无聊的自作聪明的人说，似乎世界上没有魔法师，也没有奇迹。要是现在我还相信他们的这些话，就让海上刮起的暴风把我卷进水里淹死好了！”查里狂热地喊道，“要是能到那个神奇的国

度去看看，就是少活十年我也心甘情愿！”

这位勇敢的水手对没有了那双银鞋感到很惋惜，因为那双银鞋能开辟通往魔法国的道路。在那个魔法国里，四季常青的树上结满奇异的美味果实；那里的鸟兽都会说话；那里居住着既可爱又可笑的热翁人、米公人和波尔顿人，他们当中个子最高的男人也只比埃利稍稍高出一点点。

讲述魔法国见闻和回忆与它有关的往事破坏了埃利的情绪。她对查里舅舅说，她很想念自己的忠实朋友稻草人、铁樵夫和狮子，她感到郁郁不乐是因为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

查里和他的小外甥女成了好朋友。他俩每到傍晚就凑在一起讲述各自的经历。

水手查里也有很多可讲的。他十岁就成了船上的见习水手，从此就开始了航海生涯。虽然查里在北极的冰雪中同白熊搏斗过，在库鲁库苏岛的原始森林里猎过犀牛，但是，他承认，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可怕的剑齿虎的事（多亏了朋友们的机智和忠诚埃利才得以虎口脱身）。查里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飞猴这种长着强有力的大翅膀的野兽。

查里舅舅是位少有的十分有趣的人。他什么都会做。看见他衣袋里装着的各种东西，埃利非常惊奇。原来，他的上衣口袋和肥大灯笼裤上的口袋能盛得下

任何工具。他的那把水手用的大折刀上折叠着各种形状、各种用途的工具，有锥子、钻、螺丝刀、剪子等等。

必要时还可以从查里舅舅的衣袋里掏出一束束结实的细索、各种螺钉、凿子、冲子、锉……有时埃利觉得查里舅舅有点儿象魔术师，不论需要什么东西都能从口袋里掏出来。

在闲暇的时候，查里给小女孩做了各种小玩具。他只用一些木片、胶合板和铁皮就能制作出一台水磨或风磨，做成风向标，或做成一辆用自制弹簧启动的小车……为了让姐姐高兴，他在菜园子里做了个机械草人。它的手和脚都能够向四面摆动，刮风时还会大声吼叫。

不过，两天以后安娜就叫水手取下了草人的喉咙。

“宁可少收点儿黄瓜，也别让它吵得人不得安宁。”她说。

说实在的，草人那震耳欲聋的吼声也真是吵得人睡不着觉。当它不再吼叫了的时候，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

将近黄昏时，农家忙碌的一天结束了，埃利也做完了功课，查里就领她到草原上去散步。

白天车辆在大道上扬起的灰尘已经落到了地上，远处也可以看得清楚了，太阳正朝着地平线落下去，



在两个散步的人的身后投下长长的身影。

小狗托托什卡陪着埃利和查里舅舅在路旁柔软的草地上不慌不忙地迈着步子。他俩边走边谈。

有一天，就在傍晚散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这样，我们的朋友们的新的历险就开始了。

太阳已经落了，但天空还很亮。小女孩看见一只羽毛蓬松的大乌鸦，一会儿从地上飞起来，一会儿又落到地上。它怒声尖叫着，显然是在急冲冲地向着埃利飞奔过来。

一个满头乱红发的孩子在乌鸦后面追赶。他是邻居家的孩子吉米，追逐麻雀、寒鸦、兔子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边追边用土块打，但是没打中。

托托什卡企图抓住那只鸟，可是乌鸦用尽最后的力气从地上飞起来，落到了埃利手里。埃利手捧着因疼痛和惧怕而抖个不停乌鸦，生气地对吉米喊道：

“去，去！你这个讨厌的孩子！”

“把乌鸦还给我！”吉米哭叽叽地说。“这是我抓的！你看，我一下子就打中它的翅膀了。”

“你不想挨揍就赶快走开！”

吉米转身朝家里走去，一边走一边用脚踢着小石子，嘴里低声咕哝着威吓人的话。因为有查里舅舅在场，他才没敢靠近埃利。

“可怜的鸟儿。”埃利捋着蓬乱的鸟毛，爱惜地说：“你很疼，是吗？”

“嘎嘎！  
嘎嘎！”乌鸦  
沙哑地叫了  
两声，但显  
得已经平静  
些了。

“我当  
然不会把你  
交给那个坏  
孩子。”埃利  
接着说。“我  
要把你的翅  
膀治好，你  
就又能自由  
地飞翔了。”



埃利抚摸着乌鸦，发现它的右腿上缠着什么。原来，腿上用线缠着一片树叶。她灵巧地解开绑线，展开树叶，模糊地预感到有点儿不妙。

“查里舅舅，这片树叶上一定会有些什么。”小女孩喊道。

水手和埃利一起仔细地察看着树叶，在落日的余辉中，他们发现树叶上有被什么尖东西刻上去的奇怪的图画。上面刻画着两个人的面部：一个戴着尖顶宽檐帽，圆脸上有一对圆筒的大眼睛和一个象块补丁似

的方鼻子。另一个则长着长长的鼻子，头上扣着一顶漏斗样的帽子。画面的线条并不多，但画得很传神。

看见这两个头像，埃利诧异得几乎昏厥过去。

“查里舅舅，”她喊道，“这是……这是……稻草人和铁樵夫啊！”

他们又仔细一看，发现画面上还有几条纵横交错的平行线把整个画面分割成为一个个方格。

“查里舅舅，这是什么意思？”小女孩问。

这位经验丰富的旅行家一下子就猜到了。

“凭船锚起誓！”他喊道，“你的朋友坐牢了！他们出了事，在向你求援！”

“嘎嘎！嘎嘎！”乌鸦叫道。查里·布莱克敢在法庭上起誓，乌鸦的叫声翻译成成人话就是：“对呀！对呀！”

“凭桅杆和船帆起誓！”水手喊道。“如果这只乌鸦能说咱们人话，它一定会给咱们讲许多有趣的事情！”

然而，在堪萨斯鸟儿是不会讲话的，因此，过了很久埃利才知道稻草人和铁樵夫到底出了什么不幸的事儿。

## 穿 越 沙 漠

那天晚上，约翰几乎没有合眼。埃利央求父母放她去魔法国。查里·布莱克主动表示要跟她一块儿去。他极其喜欢冒险，而去库鲁库苏岛跟这样的旅行一比简直就成了一次轻松的散步。这位水手非常想亲眼见识见识魔法国的种种奇迹。他想见见矮小的热翁人和米公人，看看得到了古德文用谷糠、大头钉和针做成的脑子的稻草人和那个装有绸子心的铁樵夫。他还想看看那些会说话的鸟兽和那座装饰着绿宝石的城堡……

说服约翰夫妇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女儿离开。但最终还是埃利的眼泪和查里·布莱克的能言善辩占了上风。

既然埃利的父母已经同意放她走，那么，准备工作就要不了很多时间了。詹姆斯·古德文在附近的一座小市镇上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店，查里·布莱克和埃利就一起乘车找他去了。

这位前魔法师乐呵呵地把埃利迎了进去，当他得知水手查里是小女孩的亲舅舅的时候，也热情地接待了他。

埃利告诉古德文说，从魔法国收到一封奇怪的信，并把那幅图画拿出来给他看。

自从安安静静地坐在店铺里经商以来，古德文已经发胖了。这时，他长时间仔细地端详着那幅画，接着十分得意地说：

“我敢说，送这幅画的主意是稻草人的聪明头脑想出来的。那么，是谁给他的脑子呢？是我！埃利，你得承认，我并不是个很坏的魔法师。”

“是啊，是啊，那当然啦，”埃利很爽快地同意道。接着，她问道：

“那么，您能和我们一起到魔法国去把铁樵夫和稻草人救出来吗？”

这个问题弄得古德文措手不及了。他考虑了好一阵子，才断然说道：

“不，我不能去！什么魔法师、女巫，什么变戏法儿，我已经够了！”

查里·布莱克悄悄地对外甥女说，在他们的历险中，这种胆小如鼠的助手不会有什么用的。埃利点头表示同意。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查里·布莱克、埃利、小狗托托什卡和乌鸦一起动身向东北方走去。一年多以前，

埃利和托托什卡就是呆在车厢小房里被飓风卷到那边去的。他们徒步走着。晚上在田野里支起查里用不透水的绸子缝制的帐篷过夜。帐篷布是双层，可以充气后当筏子用。路途中遇到河流，他们就用这张筏子渡过去。

赶了许多天路，他们渐渐地走近了大沙漠。一阵阵热风扑打在他们那晒得黝黑的脸上。水井和泉眼越来越稀少了。每次宿营之后，查里都要储存饮水。开始出现青草稀疏的沙丘了，栖息在洞穴中的巨蜥蜴从洞口伸出难看的头来。它们是那样令人感到可怕，连勇敢的托托什卡都不敢向它们进攻。这里白天酷热难忍，而夜间却寒冷异常。

伙伴们终于走进了通往魔法国路上的最后一座森林。再往前，在森林的那一边就是大沙漠，那里是一片沙石的海洋。徒步穿越这片大沙漠是不可想象的。

查里·布莱克在树林里找到了适合建造旱船的材料，他带的工具也足够用。

旱船造好了。它有一根长长的桅杆，不高的船舷围着宽阔的甲板。水手和埃利把船推到森林边的一块空地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它威严而庄重地默默躺在那里，微微泛着波纹，微风一吹，细细的黄沙滚动起来，发出沙沙声。

水手摘下了帽子。

“它使我想起了大海……”他轻声说道。

埃利惊恐地睁大眼睛望着大沙漠。她曾呆在小房子里在云端飞越过这片沙漠，不过，那次旅行并非出自她的本意。那一次，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睡觉，等到醒来时，自己已经置身在热翁国了。这一次，这片大沙漠会如何迎接她呢？

“好吧，大沙漠！”查里高兴地喊道，“我跟大海搏斗过，也一定要跟你比个高低！再说喽，你同它多么相象啊，真象亲姐弟俩！”

他们只剩下等顺风了。顺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带风帆的旱船不能象大海里的帆船那样自如地逆风转帆行驶。查里·布莱克在开阔地上竖起一个风向标。早晨，埃利刚一醒来便跑到风向标跟前去看风向。

伙伴们没有等太久，第四天清早刮起了东北风<sup>①</sup>，越刮越猛。

每天晚上查里·布莱克和埃利都把行李放在旱船甲板上，身边只留些过夜必需的东西。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一只桶里盛着新从附近泉边打来的水，放在甲板上，食物和别的物品也都放在那儿。水手扯动绳子，桅杆上升起了风帆。帆也是用那种绸子做的。

“查里舅舅，你的这种布可真是万能布！”埃利一边往甲板上走，一边惊喜地喊道。

“你叫它什么？”

---

<sup>①</sup> 此处有误。埃利等是往东北方向走的，因此，对他们来说西南风才是顺风（译者）。

“万能布。用它做什么都行。”

“好名字！”水手说。“咱们就叫它万能布吧。”

风张满了帆，旱船就在沙海上滑动起来。桅杆顶上飘动着一面小旗，那是用埃利的花格手帕做的。旱船朝魔法国方向疾驶过去，四周掀起团团沙尘。水手查里已经估计到了这种不利情况，他在自己那数不清的衣袋里掏了掏，拿出两副风镜，他俩每人一副。风镜镜片四周有一圈细密的防沙罩，紧紧地扣在脸上，沙粒就钻不进眼睛里去了。但是，仍然不能说话，一张嘴沙尘就往里钻。

“你不要说话！”查里对小女孩说，一面全神贯注地掌着帆。

旱船在厚厚的沙层上疾驰，宽宽的轮子没有陷进沙子里。这艘旱船的船长左右转动着风帆，轻轻地改变着行船的方向，使它驶过沙丘和谷地。

到了午后，地平线上闪现出一串仿佛银色云朵般的东西。可是，查里那双锐利的眼睛并没有被骗过。

“山！”他兴高采烈地喊了一声，“看见山啦！”

埃利高兴得拍起手来。

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已经能够看清光秃秃的黑色山顶和山坡上耀眼积雪了。

“再过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到山脚下了，”查里说。“但愿风别停……”

风并没有停息下来，旱船仍然快速行驶着，水手



心里十分高兴。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不安起来。不知怎么，船总是离开航线一个劲儿地往北偏。

船长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照罗盘上看，风向并没有改变，转舵也没出差错，可是，查里·布莱克还是不能使船按原定的航向前进。船长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前方。

突然，沙丘后出现一块房子般大小的石块，挡住了去路。查里·布莱克用力打舵，想绕过这块巨石。

唉呀，不好！旱船失灵了，直向挡路的巨石冲去。船长转着舵，接着又用尽全身力气拉紧煞车，还是白费。查里甚至把整个风帆都降了下来，可是，旱船象匹发了狂的野马，越奔越快。大祸临头了！

水手刚刚来得及喊了一句：“埃利，抓住桅杆！”



咔嚓一声旱船撞在岩石上了。船上的人和行李混作一团，不由自主地向船头冲去。

船身的震动使埃利松开了桅杆，脑门撞在甲板上，起了个大包。查里·布莱克摔了个仰面朝天，幸好没伤着。托托什卡被水桶压着了一点儿，尖声直叫。埃利把它拖出来看看，并没有压坏什么地方。乌鸦装在结实的笼子里，一点儿也没受伤，只是嘎嘎地大声叫个不停。

查里爬起来，环顾着四周。旱船象一只遇难的真船一样歪斜在一边。船长探出身子向船舷外一看，发现前轴已经折为两段了。

“唉，我真是一条熏鲭鱼！”水手骂着自己。“连掌舵都不会……这船是怎么啦？我敢发誓，就是这块鬼石头象磁石吸铁一样把船吸过来的……”

查里一边骂着自己，骂着旱船和岩石，一边寻找工具，准备修船。这时，埃利把甲板上的东西整顿好，跳到沙子上，绕着巨石走着，想避避风。

小女孩的视线滑过裂纹纵横的石面……真奇怪！埃利发现，石面上的裂纹好象组成了什么字。她走近巨石一看，纹络紊乱，辨认不清，她想应走远些，再一看，清楚地认出石头上的大字是“金……”。

“金格玛！”埃利大喊一声。

“你在那儿嚷什么？”查里问。

“查里舅舅，快到这儿来！你看这是什么？”

水手走过去，仔细看了看，说：

“好象是字……不对，只不过看上去象字……”

“根本不是‘象字’，它就是字！”埃利急切地说道。“那儿写着一个名字：金格玛！看清了吗？”

查里突然双手抱着头说：

“果真是这样……现在一切都明白了！这不是普通的石头，是块魔石。确实是它把我们的船吸过来的。啊，可恶的老巫婆，你死了以后还在害我！……”查里威吓地向空中挥着拳头。

查里·布莱克爬到巨石顶上。右边几英里的地方，沙漠的黄沙中间有一个黑点儿。水手从衣袋里取出单筒望远镜，举到眼前，对好光一看，他的手发抖了。

原来，那里也有一块同样的黑色巨石。水手明白了，金格玛远远地一个个摆巨石，并赋予它们魔力，使人越不过去。

“不，老巫婆，我们还是要跟你较量较量！”查里说着，爬下巨石，也不告诉小女孩看见了什么，就干起活来。他支起帐篷，让埃利、托托什卡和乌鸦在里面躲避炎热和风沙，自己却修理起旱船来。

## 黑石的俘虏

查里干完活已经是夜间了，沙漠的夜空繁星点点。这一夜不同往常，查里·布莱克睡得很不安稳。他辗转反侧，考虑着怎样才能消除老金格玛最后的魔法。

他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天快亮时朦胧睡去，埃利喊他吃早饭时才醒来。

吃过早饭，水手说：

“唔，这样吧，既然我们的船这么喜欢这个港湾，不想离开它，那我们就徒步走。”

“我们要把船留下吗？”埃利不安地问。

“只好扔下它了。不过，你别害怕，孩子！到山那儿剩下已经不到二十英里了，我们走一天半或两天就能走到。”

查里·布莱克将饮水和食物装进旅行袋，拿起帐篷和最必需的工具，把其余的东西都留在甲板上。他们最后看了旱船一眼，精神饱满地迈步离开了那块可

恶的巨石。他们轻便自如地走了百来步，便觉得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束缚着腿脚，妨碍他们向前走。

迈步越来越费劲儿了，仿佛有一根无形的橡皮筋拴着他们，绷得紧紧的，向后拽着。最后，他们终于无力地倒在地上了。

“没办法，咱们往回走吧！”查里·布莱克叹着气说。

真奇怪！他们刚向巨石转过身去，双脚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越跑越快，直奔他们抛锚的地方，几乎收不住脚了。

“好象这石头不放我们走，”水手闷闷不乐地说。

埃利打了个哆嗦。

“不管怎么说，不应该泄气。”查里继续说。“我们得想想办法，也许还能战胜金格玛的妖术呢……”

整整一天，他们都用来作这种累人的尝试了。他们不止一次地企图摆脱巨石，又是向后退，又是在地上爬……但一切都是白费！克服不了魔力，水手和小女孩在力量相差悬殊的搏斗中弄得精疲力尽地回到了帐篷里。午饭和晚饭都减少了一半。

“我们在这里呆得越久，”查里说，“偶然得救的机会就更多些。所以，咱们得勒紧裤带。”

第二天早晨一切照旧。战胜巨石的尝试毫无结果，只得垂头丧气地走回来……可是，乌鸦的举动很使埃利吃惊。它在笼子里乱挣，富于表情地叫着，仿

佛想说：“请放我出去！”

小女孩说：

“查里舅舅，咱们把乌鸦放出去吧，干吗让这只可怜的鸟儿跟咱们一起受苦？”

“可怜的鸟儿！”水手喊道。“这个可怜虫让咱们遭了殃，它自己倒想飞去！”

“哦，查里舅舅，别那么狠心，你可是个好心人啊！”

查里打开笼门，把乌鸦向空中一抛说：

“飞吧，你这坏家伙！要是魔石拦不住你，你就远走高飞吧！”

乌鸦落在埃利肩膀上，对着她耳朵呱呱叫了两声。接着，它轻盈地腾空飞起，转眼间就消失在远方了。水手诧异地说：

“凭所有的魔法师起誓，它一点儿也没费劲儿就朝魔法国那边飞去了！这块石头怎么没拦住它呢？”

埃利想了想说：

“它是魔法国的鸟儿，拦它干什么呢？”

查里无心地笑笑，小女孩又说：

“依我看，乌鸦是劝咱们别失望。”

“到时候再看吧。”水手郁郁不乐地说了一句。

食物，尤其是水，消耗得很快。沙漠里的空气非常干燥，弄得人干渴难忍。查里竭力节省每天的食物和饮水。但是，埃利想喝水，她央求着，老水手心软

了，给了她几口水喝。当她津津有味地喝着水的时候，托托什卡用一双后腿站在水手面前看着他，轻轻摇着尾巴。查里只好也给了它一点儿。

这位一条腿的水手在增加了给埃利和托托什卡食物和饮水的同时，却减少了自己的那份。他饿瘦了，渴干了，变得满脸皱纹。

## 得 救

到了第七天，水桶干了。吃午饭的时候，已经连一滴水也没有了。埃利干渴得晕了过去，久经锻炼的水手还在坚持着。

正当查里以自己的意志力克制着昏厥的时候，他猛然惊异地全身一振，擦了擦眼睛，他觉得远处似乎有个黑点儿在移动……可是，什么东西能在这可怕的，死一般的荒漠中移动呢？然而，黑点儿却越变越大，越来越近了。

“乌鸦！凭库鲁库苏的暗礁发誓，是乌鸦飞回来了！”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劲儿，查里竟大喊大叫起来。

乌鸦飞回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对于这一点老水手还不清楚，但是，他心中已经预感到这只鸟儿不会无缘无故地飞回来。乌鸦已经离得不太远了，水手看到它吃力地飞着，用力地扇动翅膀，以便不使身子从空中坠落下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迫使乌鸦向地面斜



倾。是什么东西呢？水手那双锐敏的眼睛终于看清了，原来乌鸦的嘴里叼着很大一串葡萄。

“是葡萄！”查里发狂般地喊道。“埃利，我的孩子，快醒醒！咱们得救了！”

埃利什么也没听见，什么都不知道。

乌鸦降落在旱船附近的沙子上。查里抓起那串葡萄，揪下几颗葡萄粒，放进埃利半张着的嘴里，用手挤着。清凉的葡萄汁流到小女孩的喉咙里，她苏醒过来了。

“查里舅舅……这是什么？是水吗？”

“比水还好！这是葡萄啊！你知道是谁给咱们弄来的吗？是乌鸦！”

“嘎——嘎！”乌鸦听见说到它，就开口叫了两声。

吃下几粒葡萄后，埃利用胳膊支撑着欠起身来。她的视线停在昏厥过去的托托什卡身上了。

“托托什卡，我可爱的小狗！你也快要渴死了……”

三粒葡萄就使小狗苏醒了过来。它睁开眼睛，摇晃起小尾巴。

看到自己的船员们全都得救了，船长这才吃下几粒葡萄。淡黄色的大葡萄一到口中就化了，又解渴又解饿。

“这葡萄可太好了！”水手自言自语地说。“我甚至在库鲁库苏岛上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葡萄！”

水手把乌鸦放在手上，抚摸着它那蓬乱的黑羽毛。

“你真聪明！你飞走的时候，我这条没用的熏鲭鱼还生你的气呢。你要是能教我们战胜巨石的魔力，我看你就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鸟儿了。”

乌鸦没有回答，它只是啄了一颗葡萄，然后用一只黑眼睛调皮地斜视着水手。

“它这是在暗示用葡萄……”查里想。“可是，葡萄又能帮得了我们什么忙呢？它只能让我们在这块可恶的石头旁多受些苦……”

这时，乌鸦在沙子上跑起来，一面还不停地回头看看查里，好象在叫他跟着走。

水手站起身，很快地朝山的方向走去。真是太奇怪了！他只吃了几粒葡萄，两条腿走起来却轻便自如，仿佛一个星期以来他从未挨过饿，从未曾有气无力地在沙地上躺过一样。

“凭风浪起誓！”水手说。“这是我见到过的最有趣的事了。嗯，再试试看……”

前边就是那条注定过不去的界限，他和埃利曾不止一次精疲力尽地在那里摔倒过。真奇怪！现在查里却能自由自在地继续向前走了！

“乌拉！乌拉！”查里欢叫起来。“埃利，快来呀！咱们得救啦！”

摸不着头脑的埃利直至跑到舅舅跟前才明白了他的话的意思。

“查里舅舅，咱们要快快离开这里！”

“对，你说得对！谁知道葡萄的魔力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应当赶快！”

他们匆匆忙忙地往旅行袋里装了些必需品，拿起帐篷，对其余的东西连管都不管，就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地方。托托什卡高兴得连蹦带跳，乌鸦飞在他们前边领路。

当走出了三英里左右，魔石已经看不见了的时候，他们才停住脚步。他们又吃下几粒葡萄，增添了力量，继续向前走去。走了一天，距离山脚就只剩下一半路了。

第二天早晨，发现乌鸦不见了。当他们正在东猜西猜的时候，乌鸦却叼着一串葡萄飞回来了。

“见鬼！”查里一面给自己的船员们分着多汁的葡萄，一面喃喃说道。“会有这么个奇特的‘运输队长’，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想过呢！”

## 神奇的葡萄谷

在山的两条支脉间，有一处朝气蓬勃的山谷。一条湍急的小河在山谷中流淌，高山上那终年不化的冰雪便是它的源头。小河的两岸生长着果树。他们奔到河边，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阵甘美清凉的河水。接着，他们来到了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上，这里盛开着各色各样不知名的鲜艳花朵。就在这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

只见乌鸦客气地点了一下头，清晰地说了声：

“嘎——嘎！卡吉卡尔！”

“这我们知道！”托托什卡有些漫不经心地应声说道。

“知道是知道，可就是没明白。”乌鸦讥讽地说。

“这是我的名字。我荣幸地告诉诸位，我的名字叫卡吉卡尔，是绿宝石城国王——英明的稻草人的首席御膳品尝官！”

“唉呀，请原谅！认识您很高兴。我叫托托什

卡。”小狗有礼貌地鞠着躬说。

坐在地上的查里听了这段对话呆住了。看到他那发愣的样子，埃利笑出了眼泪。

“查里舅舅，快清醒清醒吧！”她扯着水手的袖子说。“我都跟你说过上百次了，在魔法国里鸟兽们都会说话。”

“百闻不如一见。听别人说是一回事，亲耳听到它们说话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水手说道。“唔，看来我们真的来到魔法国了。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查里还未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睁大眼睛一会儿看看乌鸦，一会儿看看托托什卡。

“这是很平常的事，”乌鸦说，“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您是从没有魔法的国度来的。”

“那么，卡吉卡尔，既然你能开口说话了，就给我们讲讲那封怪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正是因为它我们才进行了这次艰难的旅行。”

“对，对，卡吉卡尔，”埃利也说，“揭开那封信的秘密吧！”

“这就说起来话长啦，”乌鸦说。“我倒想明天再讲给你们听。为了不让你们着急，我就长话短说吧。当我飞到堪萨斯去找你们的时候，铁樵夫和稻草人都好好地活着，只不过被关在一座高高的塔顶上了……”

“什么‘只不过’！”埃利眼里含着泪说。“看来，你一丁点儿都不可怜他们。”

卡吉卡尔生气了。它沉默了很久，才伤心地说：

“是啊，我一点儿也不可怜他们。我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受苦，我也没经历种种危险，千里迢迢地为他们送信……”

埃利很过意不去。

“好心的卡吉卡尔，原谅我吧！唉，我怎么竟说出了那种话！”

乌鸦的气也消了，和气地说：

“算了！以后要想好了再说。我刚才讲到他们关在塔上，但还没说出主要的。关押他们的敌人说，我们的那两个朋友要是不投降，就有被处死的危险……”

埃利跳起来说：

“我们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应该赶快去救他们！”

“你又不让我把话说完了。”乌鸦责备地说。“给了他们六个月的期限，叫他们考虑。现在过了还不到一半，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可是，我们当然不该耽搁。”查里·布莱克最后说。“我们明天再继续往前走，今天好好休息休息。应当弄点儿象样儿的东西作晚饭。这条河里有鱼吗？”

“有啊。查里舅舅，可好吃啦！”乌鸦说。“至于我嘛，我爱吃生鱼。”

“我爱吃油煎的鱼，”埃利说。

“我爱吃炖鱼，”托托什卡说。

查里·布莱克动手准备渔具。他从海军帽的帽子里取出鱼钩和钓丝，用他那把多开折刀上的刀子割下一根长树条作鱼竿，用一段芦苇杆当鱼漂。

“还需要鱼饵！”他说。

一些五颜六色，非常鲜艳的小甲虫在树间飞来飞去。它们浑身碧绿，上面还有着红色和金黄色的小斑点。但它们躲闪得极其灵巧，水手连一个也没抓到。埃利追了一阵子也是白费劲儿。于是，卡吉卡尔过来帮忙了。它用有力的喙在空中啄着，一个，两个，三个……埃利光捡都跟不上。

小河在伙伴们的宿营地附近形成了一带宽阔的水面，长满了水百合。水手查里便手持鱼竿在那里的河岸边坐下来钓鱼，让埃利去拾干柴生火。

鱼很快就咬钩了，鱼漂一下子歪向了一边，查里扯了扯钓丝，觉得有什么在使劲儿地挣着。他熟练地把鱼拖了出来。一条大鱼在岸上活蹦乱跳，它很象冬穴鱼，但鱼鳞是浅蓝色的。

“我们把这种鱼叫克罗克斯鱼。”卡吉卡尔说道。它在满有兴致地看着查里钓鱼。

只用了半个小时查里就钓了十来条鱼。营地上也冒起了烟，那是埃利已经点着了篝火。

他们津津有味地吃完了干煎鱼。这顿饭的甜食是

儿串甘美异常的葡萄和一些大胡桃。这种胡桃皮很薄，桃仁香嫩。

吃过晚饭，他们便心满意足地歪倒在柔软的草地上休息了。

“卡吉卡尔，”水手说，“你说说吧，那种救了我们命的仙葡萄你是在哪儿弄到的？”

乌鸦装模作样地说道：

“你们这些人啊，太不会猜谜了。当你们被金格玛的魔石俘虏了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应该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我气坏了。只有埃利一个人猜到了，魔石对我这个魔法国的鸟儿不起作用……”

埃利听了过分的称赞，红着脸说：

“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当时放你是不想让你跟我们一块死掉。”

“这更能说明你心地善良了。我得到自由以后，就向高山飞去，一直在想怎么帮助你们。可是，我这只普普通通的乌鸦在强大的魔法面前又能做些什么呢？这时，我想到了向维利娜求援。我想：‘维利娜比金格玛强大，是她消除了飓风的破坏力，把小房子压到那个凶恶的女巫头上的。也许，维利娜能破除石头的魔力……’于是，我飞到了黄国。我整整飞了六天六夜。当地的乌鸦指给我通往维利娜黄色宫殿的道路，仆人们立刻领我去见那位善良的女魔法师。维利娜激动地听完了我讲的情况，说道：



‘埃利？是去年来到这里揭穿了古德文的那个小女孩吗？’

‘是呀！’我答道，‘埃利是来救她的朋友稻草人和铁樵夫的。’

‘应当帮助埃利，’女魔法师说，‘她是个善良勇敢的小姑娘。’

维利娜从长袍的衣褶里拿出一本极小的书，吹一口气，它就……”

“变成了一本老大老大的书！”埃利抢着说。

“对！”乌鸦说。“维利娜翻起魔书来，她口中念念有词：

‘啊……啊纳纳斯，啊尔米，啊尔古斯……勃……巴隆，巴纳内，巴什马基……窝……瓦兹，瓦夫里……找到了：葡萄！听着，卡吉卡尔。巴姆巴拉，楚法拉，斯科里基，莫里基，土拉博，夫拉博，罗里基，约里基……在大沙漠边上的光环山山谷里，长着一种神奇的葡萄。只有它能破除金格玛在通往她领地的道路上设置的那些巨石的魔力。’

书变小了，消失在女魔法师的衣褶里了。维利娜问道：

‘你飞到这儿来的时候，你朋友们剩的水还多吗？’

‘桶里只剩下四分之一了，’我答道。

‘那么，今天晚上你的朋友们就要被沙漠害死



了，’女魔法师说。

我伤心极了，拼命喊道：

‘难道没有办法救他们了吗？’

‘别伤心，还有办法。’女魔法师镇定自如地说。

她登上宫殿的屋顶，把我藏在她的长袍里面，大声念起了咒语。她念些什么我没记住。后来她把我从长袍下取出来，我们就已经在这个山谷里了，正站在挂着一串串仙葡萄的葡萄藤前。

维利娜让我吃一点儿，我吃了十粒葡萄，顿时觉得精神倍增。女魔法师摘下一串葡萄递给我，说道：

‘现在，你快飞走吧，可别耽误时间！’

‘太太，您一眨眼工夫就能到达他们身边，您怎么不给我那就要死去的朋友们送去呢？’我问道。‘您既然开了头，就把这件好事做完吧！’

‘你真是只傻乌鸦。’女魔法师说。‘我的咒语不能把我送到魔法国以外去。如果一步步走着去，要耽误很多时间。’

我完全明白了，衷心地感谢了女魔法师，就飞到你们这儿来了。其余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乌鸦简单地说了一句，结束了自己的讲述。

卡吉卡尔的话使他们极为惊异，沉默了许久，最后，水手说道：

“是啊，卡吉卡尔，你是真正的朋友，我错怪了

你，请你原谅。凭罗盘起誓！你要是在我的船上干活，我一定任命你当水手长。”

这话是海员口中最高的赞誉了。

## 山 路

卡吉卡尔大清早就讲起了稻草人和铁樵夫的不幸遭遇。可是，乌鸦不了解乌尔芬·朱斯的详细历史，讲不清他是怎样把他自己制造的木头兵弄活的。

照卡吉卡尔讲的情况来看，乌尔芬是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同他争斗将会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实在是憎恨这个贪婪而残暴的独裁者。

他们听到鲁夫·比兰的变节行为，都十分蔑视他，而稻草人和铁樵夫的大无畏的精神却使埃利流出了赞叹的泪水。水手说，他很愿意带上象他们这样勇敢的孩子去做任何一次危险的航行。查里和埃利都十分赞赏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的忠诚和勇敢。

“这就是发生的全部情况。”卡吉卡尔最后说。

埃利问道：

“那么，长胡子兵和门卫怎么样了昵？”

“自从绿宝石城失守，他们当了俘虏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他们。我认识的一只城里的麻雀告诉我

说，他们被关在地下室里，吃的还可以。看来，乌尔芬·朱斯指望把他们拉拢过去为他效劳。”

“这是妄想！”埃利满有把握地说。

“我也这么看。”乌鸦表示同意。

“哦，乌尔芬·朱斯和他的木头兵们可是挺厉害的对手。”一只脚的水手沉思地说。

“查里舅舅，咱们能对付得了他吗？”埃利问道。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吗？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先过了这座山，再考虑跟乌尔芬·朱斯打仗的事。”

“卡吉卡尔，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埃利问。

“唔，告诉你吧，这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乌鸦得意洋洋地说。“我借着顺风飞过沙漠，大困难就来了。我不能向遇到的人打听：‘到堪萨斯去怎么走？’就只好偷偷凑到人们跟前去看他们的谈话，了解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我这样东奔西跑了几个星期，最后才听到了‘堪萨斯’这个熟悉的名称。你们知道，我当时该多么高兴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天天接近目的地了。后来，我发现了你，埃利，老远就认出你来了，虽然我从前只见到过你一次。那还是在你把稻草人从竿子上取下来的时候呢。我高兴得失去了警惕，让那个拿着石块的讨厌的孩子走近了我……”

“卡吉卡尔，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埃利热情

地喊道。“稻草人和铁樵夫没白派你来。”

“也许是这样，”乌鸦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了一句，接着它又说：“现在你们休息一下吧，我飞去找可以翻过山去的道路。”

它腾空而起，飞走了。查里·布莱克让埃利好好休息，恢复体力，自己却动手做起长途跋涉的准备来。

这位一条腿的水手钓了二十来条鱼，收拾干净，挂在炎热的太阳地里晒干。他把一串串多汁的葡萄穿在另一根绳子上晒成葡萄干。

然后，他又给自己的靴子底儿和埃利的鞋底儿钉上防滑的棘刺，以便走在山石和冰面上时不致滑倒。他还往自己那条木脚下尖朝下钉上了一颗钉子。水手给托托什卡做了一双结实的树皮鞋，这样，在冰上走的时候它的小爪子就不能冻坏了。

水手做这些事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天已经很晚了，卡吉卡尔才飞回来，累得要命。

“唉呀，这座大山啊！”乌鸦落在草地上，疲惫不堪，声音嘶哑地说。“难怪人们说，还从来没有人越过这座大山呢！可是，它挡不住我！今天我是朝营地西边飞的，明天我要往东飞。”

伙伴们在飞流直下的大瀑布的喧闹声中入睡了。

埃利作了一夜梦。她梦见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们迈动着木脚咚咚咚地踏在黄砖路上。

第二天，乌鸦又飞到山里去了。

查里在山谷里闲走的时候，发现了一种野葫芦，样子很象巨大的鸭梨。他把几个成熟了的葫芦顶部截下，掏空里面的瓢子和葫芦籽，再放到太阳光下晒一晒，就成了结实轻便的漂亮水壶。查里又用软木做好安在壶口的软木塞子，这样，水壶里装满了水，就可以放进旅行袋里了。

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地平线上，卡吉卡尔就飞回来了，显出一副得意的样子。

“找到了，找到了！”它离得老远就这样喊道。“这座山想跟我要滑头，可是白费，我比它厉害！”

乌鸦一边贪婪地吃着大块的干煎鱼，一边说道：

“那条小路当然不太好，不过总还可以走过去。那条小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走那条路可以越过在主脉下面离得很远的那道山涧。查里舅舅，不是我吹牛，可不是随便哪一只鸟儿都能在崇山峻岭中找到那个山涧的……”

“凭世界上所有的乌鸦发誓，卡吉卡尔，我第一眼就看出你是一只不寻常的鸟儿。”水手说道。

埃利补充道：

“不然怎么正是你才使稻草人产生了找脑子的想法呢！”

卡吉卡尔听了夸奖，沾沾自喜地说：

“道路艰难，路途遥远，明天天一亮就上路吧。”



查里没有专门的登山工具，既没有能抓住峭壁的抓钩，也没有绳梯等东西。不过，也用不上这些工具。乌鸦领着他们绕过峭壁和碎石堆，不用爬山就躲过了下面泉流喧啸的山涧。

当走到危险地带时，布莱克和埃利用绳子连在一起，小女孩把托托什卡抱在怀里。

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之后，他们遇上了一个意外的障碍。那是一道很深的岩缝。岩缝很宽，连埃利都跳不过去，就更不用说安着一条木腿的查里了。

伙伴们没办法，只好停下脚步。卡吉卡尔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可是它的过错呀。它在高山上空飞过时，这条岩缝看去就象一根极细的线，没有引起它的注意。现在可怎么办呢？

“我去看看是不是能绕过去。”乌鸦说了一句，就飞去侦察了。

过了半小时，它失望地飞了回来。

“周围全是这样的峭壁和深渊，过不去。”它报告说。

埃利苦笑着说：

“我的朋友稻草人又该说了：‘这是个跳不过去的深坑。过深沟要走桥，就是说，应当造一座桥。’”

木手查里容光焕发地一跃面起。

“埃利，你给我出了个顶好的主意。咱们来造一座桥！”

“查里舅舅，这儿连一棵树也没有呀！难道你还想回到葡萄谷去吗？”

“你忘了，我的旅行袋里不是有万能布吗？今天，它就要变成咱们的桥了！”

查里取出一卷结实的细索。他剪下一段绳索，双折起来，抛到岩缝对面突出的岩石上，套住了它。然后，他再拉紧绳子的两端，固定好。他这样重复了几次，于是深渊上便出现了几根绷得紧紧的绳索。

埃利不解地看着。

“查里舅舅，只有麻雀才能顺着这样的绳子走过去呀！”

“别忙，孩子。那只不过是桥的骨架。瞧，这才是桥呢！”

水手拿出万能布，吹得鼓鼓的。一个又大又硬的垫子架在绷得紧紧的绳子上，于是，一条可靠的通路筑成了。埃利高兴得蹦跳起来。

查里小心翼翼地爬过桥去，又帮助埃利和托托什卡过了桥。万能布里的气放掉后，被收进了旅行袋。水手扯了一下绳子，巧妙地打好的绳结就解开了。查里缠好细绳索，他们一伙又继续前进了。

他们很快地越过了下面那条深涧，这时，周围看去也顺眼多了。山崖不那么险要，也不那么陡峭了，上面甚至还出现了树木。他们就在这儿宿营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山脚下，蓝国的土地展现

在他们的面前。

埃利一眼就认出了热翁人的美丽国土。

是啊，这就是那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地，草地的边上长着果树，上面结满了成熟多汁的果实。草地上开着一簇簇美丽的花朵，有白色的，有天蓝色的，也有紫色的。树上，一些长着金绿色羽毛和红色胸脯的鸚鵡以它们那高亢的奇特嗓音唱着迎宾曲。澄澈见底的小溪中，银色的小鱼在嬉游。

埃利和托托什卡对这寻常的美丽风景是熟悉的，水手查里对这景致赞不绝口。他到过许多国家，见到过不少美丽的地方，但是，他还从未看见过这样奇美无比的景色。

还象上次一样，从树后走出几个只有在想象的奇境中才能见到的既可笑又可爱的小人儿。他们身穿浅蓝色天鹅绒长袍和窄腿裤，脚上蹬高筒靴。埃利认出他们是热翁人。这些热翁人头戴尖顶宽檐帽，帽尖上有颗圆圆的水晶球，缀在宽帽檐四周的小铃铛发出柔和的声响。

热翁人对埃利友好地微笑着，把礼帽摘下来放在地上，不让铃声妨碍谈话。他们中的一位长者说道：

“用房子压死女巫的女神，我们欢迎你和你的同伴到我们的国家来！你再次来访，我们很高兴。你这一次是乘什么来的呢？”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徒步走过高山来到这里的。能够再次见到你们，我很高兴！”

一个热翁人疑惑地问：

“难道女神也徒步走吗？”

埃利笑起来。

“还在上一次，我就对你们说过，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

那位长者肯定地说：

“普通的小女孩不会坐在小房子里飞到这里来，也不会——克拉克！克拉克！——让小房子压到凶恶的女巫头上。普通的小女孩也不会穿上神奇的银鞋飞到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堪萨斯去！”

“我看得出来，你们很熟悉我的一切历险活动。”埃利惊奇地说。“那么，好吧，反正怎么说你们也不相信，就算我是个什么女神吧。这是我的舅舅查里。他没有左脚，可他还是世界上最好、最可爱的舅舅！”

热翁人已经把礼帽戴在头上了。这时，他们向水手深深地鞠着躬，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

小人儿们怯生生地望着查里·布莱克。同他们一比，水手简直成了一个真正的巨人，而实际上呢，他不过是标准的中等身材。

直到现在，查里才明白这些小人儿为什么叫热翁人。他们的下巴不停地动着，好象在嚼东西。他们的嘴唇和两颊也在这样不停地动着。<sup>①</sup> 不过，查里·布莱克很快就习惯了好客的热翁人的这个特点，不再去注意它了。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生活得怎样啊？”埃利问道。

“很不好！”热翁人说着，伤心地哭了起来。

为了不让铃铛的声响妨碍他们哭泣，他们重新摘下帽子，放在地上。

“你把我们凶恶的金格玛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可是又冒出个凶恶的男巫乌尔芬·朱斯，代替了她。”年长的热翁人说。“他弄活了熊皮和那些可怕的

---

<sup>①</sup> 热翁人（Жевун）一词来自俄文жевать（咀嚼）一词，意为“嚼东西的人”（译注）。

木头兵。乌尔芬·朱斯推翻了我们选出的普列姆·科库斯，甚至还夺得了绿宝石城的政权。”

“可是，他离你们很远啊！你们怎么会生活得不好呢？”埃利问。

“乌尔芬·朱斯把一名叫卡布尔·格文的总督和十个木头兵派到了我们国家。卡布尔·格文是个十分贪婪的坏家伙。他带着木头兵们挨家挨户地走，喜欢什么就抢什么。”

“我知道那个卡布尔·格文。”卡吉卡尔说。“他是个死心塌地地给乌尔芬·朱斯效劳的叛徒。”

“仁慈的女神，你们可要小心，别让卡布尔·格文知道你们来了，不然你们就要遭殃。”年长的热翁人说。

“不，凭南边大海里的海盗们起誓，还是让他自己小心点儿吧！”水手查里怒冲冲地喊道。“我们一来，他可就要遭殃了！”

这位巨人发怒的样子十分可怕，热翁人吓得浑身发抖。

“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把魔法国从乌尔芬·朱斯和他的木头兵们手里解救出来。”埃利解释说。

热翁人惊喜若狂，他们齐声大笑起来，抓在手里的礼帽上的银铃也大声响起来。

山脚下没有人家，卡布尔·格文同他的卫队也就不到这儿来。因此，查里·布莱克决定暂时在这里宿

营。他在一个美丽的果树林里支起了帐篷。

热翁人从来没见过帐篷，他们眼看着树下一会儿工夫就出现了一座小房子，都惊异极了。他们走了，把朋友们留在那里扎营。

早晨，他们又来了，还拿来好多好多食物，但查里叫他们把大部分东西拿了回去。那位年长的热翁人说，用小房子压死女巫的女神到来的消息传遍了全国。他又说，热翁人当中没有一个去向卡布尔·格文告密的叛徒。

热翁人各自回家后，查里、埃利、卡吉卡尔和托托什卡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一致认为，当前他们的力量还太弱，还不能对绿宝石城作冒险的远征。但是，他们有一位强大的同盟者和忠实的朋友，就是勇敢的狮子。

狮子住在远处的森林里，未必知道它的朋友们遭到了不幸。他们决定派卡吉卡尔去找它，请它到热翁国来。在勇敢的狮子的保护下，他们走起路来就会容易得多，安全得多了。

乌鸦得到一道严厉的训令：除了狮子，不能对任何人透露埃利和她的伙伴们来到了魔法国这个秘密。

乌鸦答应保守秘密，就飞走了。

## 未能恪守训令

一路上乌鸦并没遇到什么风险，就飞到了勇敢的狮子统治的那座森林。听到稻草人和铁樵夫被俘的消息，狮子伤心极了，甚至用尾巴尖儿擦着眼泪哭了起来。不过，埃利到来的消息使它得到了一些安慰。勇敢的狮子把老虎留在国内作自己的代理国王，就动身上路了。因为卡吉卡尔飞起来要快得多，所以它决定顺路在绿宝石城里逗留几天。

乌鸦首先飞到关押稻草人和铁樵夫的塔顶上去看他们。

这位离去很久的信使一出现就使两位朋友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它这么长时间杳无音信，两位朋友还以为它遇到了不幸呢。因此，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一次，卡吉卡尔的行为太不明智了，它忘记了它接到的严厉训示：不准把埃利来到魔法国的消息透露出去。分别了很久之后，又见到了老朋友，卡吉卡



尔乐昏了头，把不该说的话也说了出去。

乌鸦忍不住要夸耀一番，说它出色地完成了交给它的任务，不但把埃利领来援救他们，还带来一位有经验的旅行家和发明各种奇巧东西的能手。他就是查里·布莱克舅舅。

两位朋友赞许地同卡吉卡尔拥抱，弄得它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时，它才猛然觉察到自己干了件大蠢事，可是已经晚了。为了使事情得到一点补救，它让朋友们答应保守秘密，除了他们，不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稻草人一本正经地说：

“请相信我聪明的脑子是知道什么是秘密和怎样保守秘密的。你可知道，卡吉卡尔，我也有一个重要消息要告诉你。铁樵夫已经教会了我对一千以内的数字进行心算，加减乘除都算得出来。这使我们不感到寂寞，而且当我重新登上绿宝石城的王位后，这对我将是很有用处的。”

乌鸦心不在焉地祝贺稻草人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随后就怀着沉重的心情飞进城去了。看了绿宝石城现在这副样子真令人伤心！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从老远就可以看见绿宝石发出的奇妙的绿莹莹的闪光了！

过去，初次来到绿宝石城的人，看见城门上镶嵌着的绿宝石，都会感到十分惊奇。现在呢，城门上、塔尖上和宫殿顶上的绿宝石全都被抠掉了。房屋的外

墙上和马路上嵌着的并不是绿宝石，只不过是些普通的玻璃块，现在也被抠去了。什么装饰都没有了，看上去这座城一片寂寞凄凉的景象，公园里的喷泉再也不喷射五颜六色的水流了，大花坛上的花朵干枯了，公园中的青草也枯萎了。

过去，丁吉奥尔曾身披光彩夺目的铠甲威风凛凛地站在宫墙上。他那部阔气的大胡子，不仅仅他一个人为之感到自豪，全城的居民都感到骄傲。可现在呢，站在那里的是一个木头兵，他前胸和后背上的橙黄色油漆都已经斑斑剥落了。

这一天，卡吉卡尔飞了很长时间，已经是饥肠辘辘，所以，一进城它就向王宫飞去。它想去找一个老朋友，是位厨师，古德文在这儿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王宫里的厨师了。后来，在英明的稻草人执政时期，他曾慷慨地招待过卡吉卡尔。卡吉卡尔没有估计错：厨师巴卢奥尔舍不得离开极好的御膳房和那些精美的食物，于是就提心吊胆地留下来侍候那个暴君了。

胖厨师巴卢奥尔乐呵呵地迎接老相识，拿出一堆午饭时剩下的食物给它吃。卡吉卡尔一边吃着，一边听着孤独寂寞的厨师讲给它的很多新闻。

乌尔芬·朱斯夺得政权之后，绿宝石城里的情况简直糟透了。城里的居民本来是世界上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人，现在他们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反抗敌人。新统治者玩弄的那些既恶毒又浅薄的小把戏使他们心

中的欢乐消失了。

不过，据巴卢奥尔说，乌尔芬本人在当上绿宝石城的国王之后，也没有得到多少乐趣。在上菜的时候，这位厨师注意到，那个暴君坐在首位上闷闷不乐地听着朝臣们的恭维奉承。他好象仍旧很孤独，并不比在热翁国当一个普通的木匠时更好些。也许，那时候他还能比较容易地赢得人心，可是现在，人们不是仇视他，便是为了得到好处而奉承他。

乌鸦吃得酒足饭饱，谢过巴卢奥尔，跟他说了声“明天见”，就飞走了。这一次他可没昏头，做到了守口如瓶，只字未提它来绿宝石城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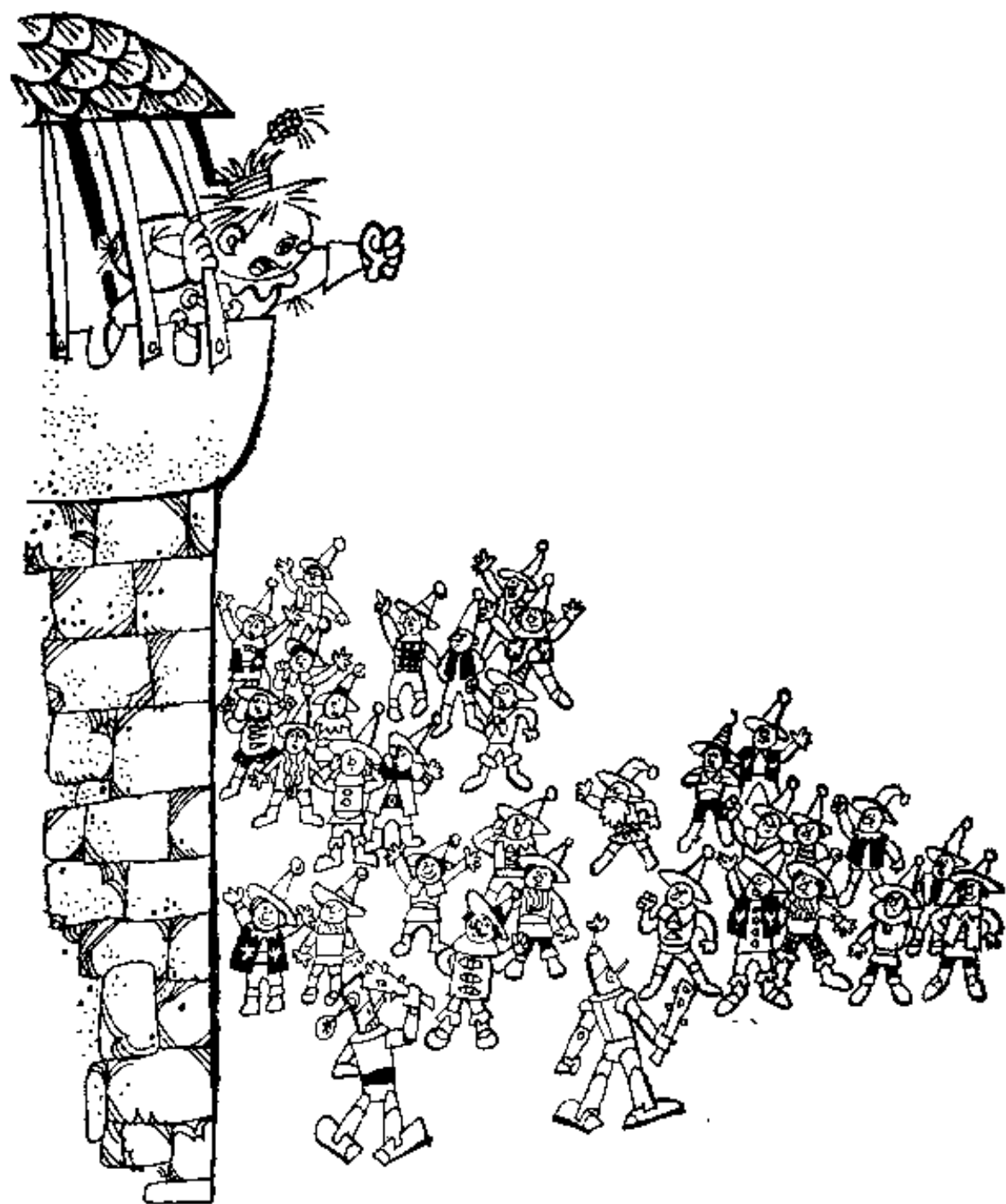
乌鸦在城里到处钻，落到人家的窗台上或开着门的门坎上，偷听居民们的谈话。它确认，绿宝石城的居民们正在自责，因为敌人攻城时，稻草人发出了号召，而他们却反应冷淡。他们酷爱失掉的自由，并准备不惜牺牲一切重获自由。

卡吉卡尔还弄清了一点，那就是，把铁樵夫和稻草人关押在高塔顶上，为的是让城里的居民从各处都能看到他们。然而，乌尔芬·朱斯错打了算盘。他本想，看着他们，居民们一定会赞颂他的威力和他的宽容。可是，恰恰相反，居民们却诅咒起他来，说他太狠毒，而铁樵夫和稻草人则成了他们的英雄。

卡吉卡尔把这些讲给稻草人听，这样一来，他可是又干了一件欠考虑的事儿。

稻草人对自己的勇气极为沾沾自喜。战斗的豪情充满了他的全身，满得连他那稻草身子都装不下了。他看见塔下有一群人，就把头从笼棚的缝中伸出去喊着，让他们多招集一些人来，他要发表演说。

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城和城郊的农村。塔下聚集了很多。如果看守们的木头脑袋里也会产生惊异的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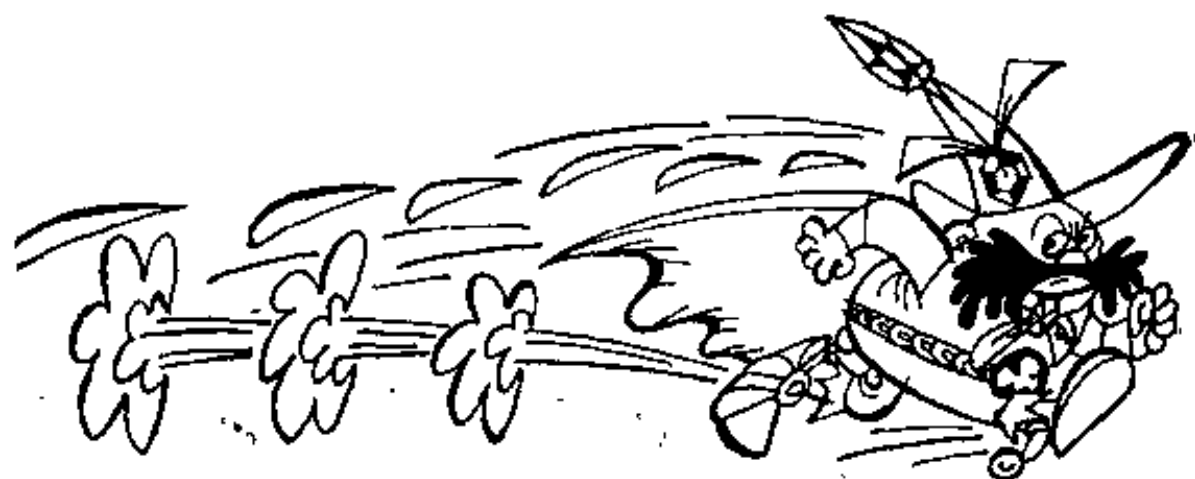
觉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稻草人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演。他指出，绿宝石城居民们在敌人进攻时的表现是一种耻辱，他号召他们现在发扬勇敢精神，千方百计地反抗侵略者。最后，他忘记了保密，宣布说，已经来到魔法国的埃利将很快赶来救助他和铁樵夫。

铁樵夫和卡吉卡尔竭力阻止他，但毫无作用。稻草人继续狂呼大喊，责骂和威胁着乌尔芬·朱斯。

木头兵们什么也没弄明白，糟糕的是，这时鲁夫·比兰来到了塔下。这位大总管听了稻草人吹牛的大话，立刻感到又有一件极重要的消息可以向主子报告了。鲁夫·比兰命令木头兵们赶散众人，自己就一溜小跑地进城去了。

比兰跑到乌尔芬·朱斯那里报告说，稻草人在塔顶上发表演说，煽风点火。他在演说时宣布，埃利已经来到魔法国，埃利就是一年前消灭了凶恶的女巫金格玛和巴斯丁达的那个小女孩



乌尔芬·朱斯的脸吓得死灰，但他故作镇定，命令道：

“把闹事的稻草人押进地下的单人囚牢里关他三天！把小女孩埃利抓到绿宝石城来，我要在这儿跟她算账！”

木头兵们用棍棒把人群从塔下赶散之后，卡吉卡尔责备地说：

“稻草人啊，你那聪明的脑子也没能把秘密保守很长时间呀！”

稻草人郁闷地一言不发。然而，乌鸦没再责骂他，它明白，这一切都是它自己的过错。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改变处境。正当朋友们开始交换意见的时候，楼梯上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这是那些木头兵看守们来捉拿稻草人了。

前面的两个木头兵被铁樵夫用他那双强有力的手臂从楼梯顶上摔了下去。看来，他还真不好对付，需要叫援兵来。但是，当上面一段楼梯上挤满了木头兵时，爬上来的士兵就摔不下去了。他们一拥而上，捆住了铁樵夫的双手。

稻草人被押进地下囚牢，挂到墙上的一颗钉子上。稻草人轻蔑地笑笑，就开始心算起数学题来了。

卡吉卡尔用它强有力的喙啄开了铁樵夫绑着的双手。它嘱咐铁樵夫在它带埃利回来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要不，你会再一次被捆上双手关在这儿的！我要飞到热翁国去。遗憾的是……”

乌鸦没说出它感到遗憾的是什么，可是，铁樵夫已经明白了。它遗憾的是，由于自己多嘴多舌，弄得没有自制能力的稻草人出了这样的差子。

## 会见勇敢的狮子

等了三个星期以后，远处的树林里终于传来一声巨吼。这是勇敢的狮子正在急冲冲地朝埃利跑过来。

小女孩跑上去迎接它，双手抱住了它的脖子。狮子的脖颈上有一个金项圈，那是米公人给的礼物。埃利一根根理着它蓬乱的鬣，吻着硬胡子和一双大大的黄眼睛。狮子舒展开身子趴在草地上，用两只前爪挖着土，象个巨猫似的，乐得呜呜直叫。

“啊，埃利，埃利，埃利，”狮子不住嘴地重复着，“能再次跟你在一起，我太高兴了！我都乐昏了，走了这么长的路，我的爪子已经磨破了……”

埃利看一眼它的爪子，心疼得叫起来。它的爪子的确磨得很厉害。

“亲爱的狮子，我们一定要把伤治好！查里舅舅有极好的胡桃油，能治……”

水手很有礼貌地跟狮子打过招呼，狮子马上就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了。



托托什卡吓唬树上的鸟儿去了，这时也从树林中跑出来。

狮子同托托什卡相见的场面是最为动人的了。它们一本正经地相互伸出爪子，接着，大狮子装出一副要一口吞下小狗的样子，如同十来个月前它们初次相遇时那样。托托什卡先装作吓得要命，然后就在狮子周围蹦跳起来，想抓住它的尾巴尖儿。现在，轮到狮子害怕了，它夹起尾巴，原地转起磨磨来。

看着它们耍的这套把戏，埃利笑得流出了眼泪。

“凭我的木腿起誓！”查里·布莱克喊道，“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滑稽可笑的场面了！”

“卡吉卡尔在哪儿呀？”最后，埃利忽然想起来，“难道它没跟你一块儿来吗？”

“没有，我是独自来的。”狮子说。“乌鸦把你的话传达给我以后，说它一定要到绿宝石城去一趟。”

水手不高兴地摇摇头。

“它到那儿去干什么？唉呀，它准要弄出什么事儿来……”

“喂，查里舅舅，”埃利插言道，“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卡吉卡尔可是只聪明的鸟儿！”

“聪明倒是够聪明，”水手嘟哝着说，“可它也有点爱吹牛。”

查里给狮子受了伤的爪子涂上胡桃油，再用软树皮条缠好。狮子立刻就觉得轻松多了，舒展开身子趴

在草地上，埃利坐在它身边摆弄着它的尾巴尖儿。

“我的老朋友，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小女孩问道。

“一路上，我遇到两件不愉快的小事和一件不愉快的大事。”狮子用一只爪子摸着自己的项圈说。“不愉快的小事是，我不得不两次渡河。埃利，那地方你知道。一次在咱们遇上洪水的那个地方，另一次在咱们差一点儿失掉稻草人的那个地方。不过，这两件不愉快的事我很容易地就应付过去了。可是，第三件……唉，这第三件呀……”

狮子皱了皱鼻子，哼哼起来。

“你倒快说呀！”埃利急不可待地催促着。

“唉，第三件不愉快的事还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可恶的剑齿虎呗！自从古德文给我喝了盛在金盘子里的勇气以后，我就一点儿也不怕那些怪物了。但是，我必须不受一点儿伤地通过它们盘踞的森林呀！要是我在跟它们撕打时英勇牺牲了，而你在这里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那么，埃利，你说那样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一来，我就决定悄悄地穿过有剑齿虎出没的那座森林。我一声不响地在黄砖路上向前挪着步子，一心想顺利地通过那个危险的地方。这你清楚，就是两道深谷当中的那块地方。正走着，我突然听见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在道路的右侧有重重的喘息声，我一回头，看到树丛里闪动

着灯火般的眼睛。这时，我听见左边也有响动，那儿也有敌人！当时我忘记了自己的爪子已经受伤，纵身一跳，跳得棒极啦。我想，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一只狮子象我那样跳过呢。就在这同时，两只大虎蹿到路上来想捉住我。它们稍稍疏忽了一点儿，便胸对胸地撞在一起了。你可没看见，它们相互咬得凶极了！大概它们都在怪罪对方，都认为猎物是由于对方的过错而溜掉的……它们的吼声震得整个森林都在发抖，它们撕打时腾起的一绺绺毛飞得比最高的树还高。不过，我没有时间去欣赏那场奇景。我使出全力急忙跑开，把那座有剑齿虎出没的森林甩在身后了。这就是第三件，也是那件最不愉快的事情。”狮子讲完了。

第二天，卡吉卡尔回来了。它显出一副惶惑不安的样子，水手马上明白了：他最担心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

“快说！”他对乌鸦厉声喝道。

乌鸦先还犹豫着，不想说出真象，后来才讲了发生的事情。了解到乌尔芬·朱斯已经知道了埃利到达热翁国的消息，大家都很发愁。

乌鸦看着小女孩那副愁容，匆匆说道：

“都是我的过错！亲爱的朋友们，请原谅我吧！我一定要做到不使乌尔芬的耳目发觉，把你们领到绿宝石城去……”

水手和埃利想到卡吉卡尔曾在沙漠里救过他们的命，也就原谅了这位朋友的轻率。

乌鸦马上就喜形于色了，给他们讲起它在绿宝石城的见闻来。

## 解放热翁人

狮子仰卧在地上，伸开爪子让埃利给它擦油治伤。水手查里整理着旅行袋里的物品，把工具、钉子、细绳索等等分别放进不同的口袋里……

一个扁圆的小盒从他手里掉落在埃利身边的地上。她拿胡桃油瓶时，手碰到了小盒上的一个按钮，突然，从小盒里蹿出一条闪光的带子，嗡嗡地响着，直向狮子冲去。

狮子象一切林中猛兽那样灵活。它灵巧地一躲，纵身跳开了。两秒钟之后，它惊慌地从附近的树丛中伸出头来看着。

“你怎么了？”埃利问道。

“蛇！那儿有一条蛇……”狮子盯住那条在地上纹丝不动的亮带子说。

埃利哈哈大笑起来。

“亲爱的狮子，那是查里舅舅的卷尺。”她笑得终于喘过气来后，说道。“你明白吗？这条钢带子上

有刻度，是用来测量长短的。”

“那么它……它是不是活的呢？”

“怎么会是活的呢？”

埃利拿着卷尺的一端，凑到狮子面前。狮子鼓足了勇气才没有逃开。

“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嗡嗡叫呢？”

埃利把尺卷好，接着又让它嗡嗡响着蹿了出来。狮子浑身发抖，但它毕竟是没有白白地从古德文那里得到勇气，雄赳赳地站在原地没有动。

过了几天，狮子的爪子好了，可以动身上路了。可是，他们几个，特别是查里舅舅，不愿意把热翁国继续留在贪婪的卡布尔·格文及其木头兵们的统治之下。

“凭顺风起誓！”查里说，“应当解放可爱的热翁人！另外，我在海上学到的军事知识也告诉我们：不能在后方留下敌人，因为敌人可能从背后攻击你。”

主要的困难是，查里不能同时跟所有的木头兵作战，只能一个一个地对付他们。但是，木头兵们总是在红脸军士的指挥下全排一起行动。怎样埋伏起来等他们一个一个地走过来呢？

水手考虑了很久，跟热翁人商量过以后，他想出一个很好的计划。他及时地回想起自己会使用套索，而且，他甩套索甩得并不比北美有经验的牧马人差。

傍晚，当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一个气喘吁吁的

热翁人来到住在普列姆·科库斯宅子里的乌尔芬手下的总督卡布尔·格文那里，要求单独接见。

“尊敬的总督阁下，”那个热翁人说道，“没有人会听到我将要报告给你的秘密吧？”

“说吧！”

“我得到一个消息，在一个富商家里藏着一口袋黄金……”

卡布尔·格文的眼眸里闪出了贪婪的光。

“那个商人住在哪里？”

“尊敬的阁下，报信人应得到十分之一……”

“你会得到的！”卡布尔·格文大喊一声。“明天你就领我们去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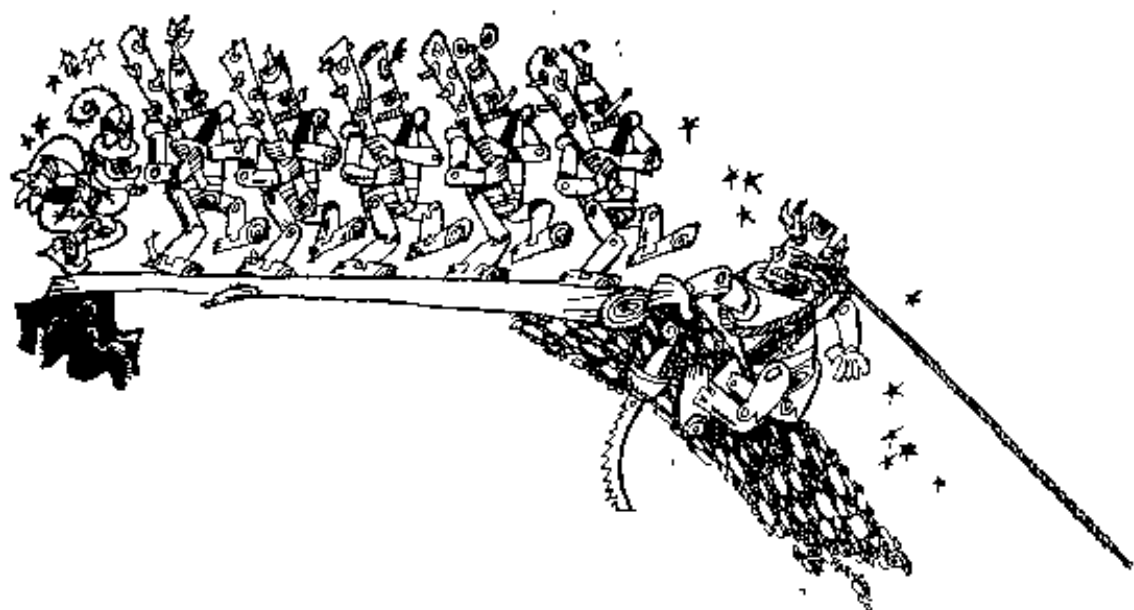
“尊敬的阁下，今天夜里商人就要把黄金藏进森林，那样一来就什么人也找不到了……”

“马上就去！”

他们是按这样的顺序走的：军士紧拉着向导的手走在最前头，接着便是一个排的木头兵，总督殿后。

他们在大道上走了半个小时以后，拐上了一条小路，木头兵们只好鱼贯而行。小路通向一条小河，河上有座独木桥。这时，军士让向导先过桥。河对面的小路拐向右边，再往前便是一个陡坡，坡下是一片空地，四周是一带树丛。

独木桥很滑，那个热翁人迅速而灵巧地走过桥去。而红脸军士却小心翼翼地迈着两只木头脚在桥上



走着。刚刚踏上草地，军士就张开大嘴喊那位不见了踪影的向导。就在这时，嗖地一声一个套索从矮树丛中飞出来，套住了军士的脖子，把他拉下陡坡。

军士翻着跟头滚到斜坡下，战刀也扔了。这时，突然从树后跳出几个热翁人，把他拖进树林里去了。来干这件有危险的事情时，热翁人怕铃铛声暴露目标，全都摘掉了帽子。他们干得十分麻利，军士连喊都没有来得及喊一声。

这时，查里又拿起了另一根套索。一个绿色的木头兵在桥头草地上刚一露面，一根套索甩出去，于是，这个木头兵就成了另一组热翁人的俘虏……

只用了十分钟，就全干完了，卡布尔·格文的卫兵一个也不剩了。当卡布尔·格文毫无疑心地走过桥时，水手查里一瘸一拐地走到他面前，低头嘲笑地看着他，冷冷地说道：



“你的这场戏唱到头了，前总督先生。把你的短刀交出来吧，否则，万一伤着你不就好了。”

卡布尔·格文瞪大了眼睛，疯狂地喊道：

“木头兵们，快来救我！”

“用不着费劲儿喊你的兵了，他们都成了俘虏了。”

卡布尔·格文看到反抗已经无济于事，便束手就擒了。

第二天早晨，在重新上台的普列姆·科库斯的庄园里，开始审判卡布尔·格文。几百名男人和妇女集聚在宽敞的院子里。

一些最激进的热翁人主张处死叛徒，另一些人主张判为终生监禁，第三部分人认为，应该把这位前总督押到山里去开采铁矿。

水手查里要求发言。

“我认为，”他平静地说道，“应当放卡布尔·格文到绿宝石城去见他的主子乌尔芬·朱斯……我们只放他，不放木头兵，让他一个人顺着黄砖路走到绿宝石城去……”

卡布尔·格文这时才恍然大悟，脸都吓白了。他发疯似的喊道：

“独自一个人穿过有剑齿虎的森林？不，不，不行！还是让我去开矿吧，我会使出全部力气干活！”

热翁人立即活跃起来，他们喊道：

“可是我们偏偏要放了你！”

“去喂剑齿虎？我愿意去矿山！”

缴了械的木头兵们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在普列姆·科库斯家院子里垛成一大垛，得等到想出利用他们的办法时再说。

埃利同她的伙伴们又上路了。还象一年前一样，埃利的鞋子再次咚咚咚地踏在硬实的黄砖路上。不过，她这次穿的不是那双有魔力的银鞋，而是一双有结实的皮后跟的普通羊皮鞋。

大狮子重又和埃利并排走在一起了。快乐的托托什卡跑着，只是没有了稻草人和铁樵夫，代替他们的是一条腿的水手查里舅舅和站在他肩膀上的乌鸦卡吉卡尔。此外，跟随他们的还有几个年青力壮的热翁人，为他们拿着食物和一些用品。

## 如何赶走了剑齿虎

热翁人把埃利和她的伙伴们送到自己的国境线上。走过最后几座庄园，展现在道路两边的便是阴森可怖的森林了。这时，热翁人把他们拿的东西放到路上，深深地鞠着躬说：

“再见吧，用小房压死女巫的女神！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了，请不要见怪。前面荒凉、可怕，没有人烟……”

热翁人伤心地哭起来，把帽子放到路上，以便不使铃铛的响声妨碍他们哭泣。

“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埃利说。“别哭啦，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得到自由了吗？我希望你们永远是自由的人！”

“对呀，对呀！我们倒差一点儿忘了。”

几个热翁人齐声欢笑起来。这些心地善良的小人儿善于特别快地从一种情绪转变为另一种情绪。

当热翁人的身影消失在道路拐弯处的时候，当已

经听不见他们那清脆的铃声时，伙伴们才继续向前走  
去。

大道旁边有一条小路通向一座不大的茅屋。埃利  
认出来了，她快乐地喊道：

“那是铁樵夫住过的茅屋呀！我们同稻草人曾在  
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就看到了铁樵夫。那时，他连  
动都不能动，象一尊泥像似的站在一棵大树下。真可  
怜，当时他只能哼哼。托托什卡，你还记得吗？”

“记得，”小狗不高兴地答道。“我当时去咬他的  
腿，把牙还硌坏了一颗。我承认这是我的过错，因为  
铁樵夫是个好人。不过，那时我可不知道他是铁的，  
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埃利。”

夜幕已经降临，他们决定在铁樵夫的小茅屋里过  
夜，就省得搭帐篷了。对于水手来说，小茅屋有点儿  
短，他的脚只好从开着的门伸到屋外去。

第二天傍晚，狮子说：

“咱们很快就要走到我家的那座森林了，我是在  
那里第一次遇见埃利的。到了那里，我们将躺在奇妙  
的苔藓上过夜，睡在奇妙的茂密大树下，睡在有奇妙  
的青蛙的奇妙池塘边。那些青蛙的叫声在魔法国里是  
最响亮的。”

“我真奇怪，”托托什卡嘲笑道，“你怎么会离开那  
么奇妙的地方，搬到别的森林里去呢？”

“没有办法啊。为国家尽义务嘛！”狮子叹了一口气

气，用一只爪子摸摸金项圈说道，“既然选我当了兽中之王……”

过了两天，黄砖路延伸到了剑齿虎盘踞的那座森林。远处传来低沉的咆哮声，好象是远处霹雳的回声。伙伴们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查里·布莱克下令停止前进。

“应当做好穿过这座森林的准备。”他说。

“查里舅舅，你打算怎么办呢？有什么好办法吗？”埃利好奇地问。

“难道你又忘记了咱们带在身边的万能布了吗？”水手反问道。

“我不懂。它又能帮咱们什么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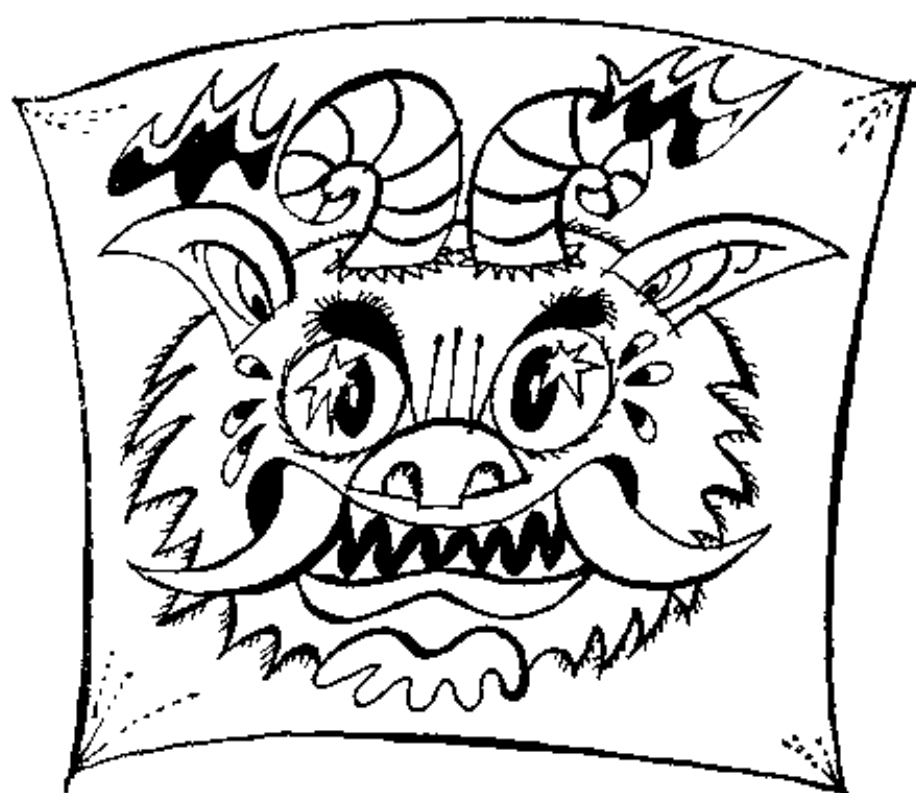
“啊，它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说着，他从旅行袋里掏出那块布来，吹了点儿气。然后，他把布铺在路边，又在他那个旅行袋的无数个口袋里掏着，最后从其中的一个口袋里摸出一瓶颜料和一枝笔，就动手画起来。

他在布上画了一个可怕的怪兽头，长着很长很长的鬃，瞪着大眼睛，张着血盆大口，龇着尖利的牙……

等画干了，查里把布翻过来，在另一面也画出同样的形象。这时，他的想象力又加添了几分，他给怪兽画上了一对弯弯的大角。

后来，查里砍了两棵小树，削去树枝，把两根竿



子固定在布上，一边一根。这样，只要举起两根竿子，布也就举起来了。

水手把两根竿子的下端

削尖，再把竿子往路旁的软土里一插，高高扯起的布上画着的怪兽就瞪着眼睛看着下边了。布绷得不很紧，被风一吹，看上去就好象怪兽在那里又眯缝眼睛又咬牙似的。

查里的伙伴们感到有些不舒服，连勇敢的狮子都有些不自在。托托什卡尖声叫着爬到狮子的肚子底下去了。卡吉卡尔眯起了眼睛。

“你们等着瞧吧，”水手得意洋洋地说，“凭所有的男巫女巫起誓，好戏还在后头呢！”

天黑下来了。黑暗迅速地降临大地，忽然，画在布上的怪兽发起光来，周围越黑，光就越亮。仿佛那野兽的两只眼睛在迸发着火星儿，血盆大口里蹿出火苗，火焰在它的鬃毛和犄角上回游。

“查里舅舅，这是怎么回事？”埃利吓得躲到水手背后去，问道。

“别害怕，埃利。一切都很简单。颜料里含有磷，磷能在黑暗中发光。”

埃利放心了，可是，狮子、托托什卡和卡吉卡尔却什么也没听明白，怪兽的头在它们眼里仍然是神秘而可怕的。

“我想，这两幅画能使我们不受剑齿虎的伤害。”查里说。“唔，咱们该走了。”

水手从旅行袋里取出两只用软树皮做成的喇叭，递给埃利一只。

“一走进森林，你就使劲儿吹。”

查里在前，埃利在后，他们用右手各举着一根竿子，布上的兽头一个朝右看，另一个朝左看，就这样向前移动。查里和埃利都用左手拿着喇叭，吹出刺耳的响声。这响声既象豺狼的嗥叫，又象鬣狗的叫声，还象犀牛的哞哞声和林中其它野兽的叫声。狮子也可怕地咆哮着加入进去。乌鸦尖声呱呱大叫，托托什卡也尖着嗓子叫了起来。

他们这一小帮发出那么可怕的喧嚣，怪兽头好象在喷火，看上去可怕极了。趴在道路两旁树丛里等着猎物的剑齿虎们吓得全身发抖，夹起尾巴向密林深处逃去。

这次夜行军胜利结束了。早晨，他们来到一条湍

急的大河边，就是那次稻草人被戳在河中心竿子上的那条大河。伙伴们疲乏极了，匆匆吃了点儿东西，就睡了，连帐篷都没搭。



## 新的不安

他们睡了很久，直到下午才醒来。应当渡过河去。由于狮子的体重比查里、埃利和托托什卡加在一起还重，水手便把四根很干的粗圆木绑在充气的胶布筏四周，顺利地过了大河。

当查里·布莱克收拾筏子，晾晒万能布的时候，埃利举目向四周望去。

多么熟悉的地方啊！

河岸的下边就是那片几乎使她、狮子和托托什卡睡死过去的可恶的红罌粟地。当时，小狗和小女孩是被稻草人和铁樵夫抱出来的。狮子太重了，他们抬不动，于是，被铁樵夫从野猫那里救出来的田鼠女王叫来了成千上万只老鼠，把它放在一辆车上拉出了罌粟地。

那些田鼠拉得十分起劲儿，想到这里，埃利笑了，她的手碰到了挂在胸前的哨子。那是田鼠女王拉米娜送给她的。一年前，正是在这个地方，田鼠王对

她说，只要吹一下哨子，她就会出现在埃利的面前。小女孩只用过这个哨子一次。那是战胜了巴斯丁达回绿宝石城的时候，他们迷了路。拉米娜本来就是个神，那一次她果然来到埃利的面前，帮助他们。在堪萨斯的时候，埃利不止一次吹过这只哨子，可是，一点儿也不起作用。这当然毫不足奇，因为在堪萨斯是没有奇迹的。

“不知道这哨子是不是还有魔力，能不能再一次把田鼠女王叫来。”埃利想道。

他们是在下午渡过大河的。是马上动身往前走呢，还是等到夜里再走？这个问题，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他们决定还是等到晚上再走。虽说木头兵们的眼睛白天黑夜看东西同样清楚，但还是不走大道，而在夜间从旁边绕小径更好些。当大家在河岸上的密林丛中休息的时候，卡吉卡尔飞去侦察了。它飞行了很长时间，回来时已经很疲劳，但却十分满意。前边十英里之内，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田野里，连一个木头兵也没发现，就是说，这一夜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黄砖路上行走了。

水手懂军事，他认为，凶恶的乌尔芬·朱斯白天在国内不设岗哨，恰恰是在晚上才派人巡逻呢。当伙伴们收拾好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上路时，查里把狮子派到前边去了。因为狮子是夜间活动的野兽，在黑暗中能够看清东西。

狮子迈动它那长满软毛的爪子，把利爪尖儿缩进脚趾里，不出一点儿声音地走着。它的眼睛机警地看着前方和道路两侧。托托什卡迈着碎步跟在狮子的身后，敏捷地嗅着夜间的气味。

卡吉卡尔站在水手肩膀上，过了一会儿就被不可战胜的睡魔征服了，埃利只好把它抱在怀里。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自己也想睡了，可是，她竭力坚持着，拉着查里的手向前走。

这样走了几英里，狮子突然站住了，托托什卡蹲坐在地上，头向前抬着。

“我闻到一股颜料和木头的气味。”它悄声说道。

埃利的睡意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她害怕地紧靠在查里舅舅身上。

需要摸清，前边是不是有很多木头兵。如果只有两三个，就可以打上一仗，要是整整一个排，那就只好往后撤了。

托托什卡紧贴着地皮向前爬去，仿佛它的黑毛已经跟地面连在一起了。过了几分钟，它回来说：

“那里有两个士兵，还有一个又象那两个，又不大象，也是木头做的，不过身子很细，两条腿又长又弯，手象蜘蛛的脚一样……”

“呸！”埃利恶心地“呸”了一声。

托托什卡继续说道：

“他的眼睛是绿色的，耳朵特别大，手里拿着弹

弓。我想，他的耳朵一定比猫耳朵还灵。我向前爬得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可他却马上警觉起来了。后来，他转过身去，我这才一点儿一点儿地倒退着爬了回来。”

卡吉卡尔说，这只能是警察。

查里沉思起来。

“事情很糟，”他说道。“那两个傻兵容易对付，可我们却抓不住警察。他会跑去报警，我们就要吃亏了。”

幸而附近长着些很密的灌木丛，灌木都不太高，长有很多刺儿。他们一伙钻进灌木丛里，刮得很厉害，荆棘上留下些碎布片和一绺绺兽毛。查里用小锯子锯倒几棵灌木，整理出一块空地，支起帐篷，他和埃利很快就在狮子和托托什卡的守护下沉沉睡去了。

## 洞 中 历 险

第二天早晨，卡吉卡尔又飞去侦察了。中午时，它飞回来说：

“毫无办法，所有的路上都站着警察。”

“难道一切全完了吗？”埃利惶恐地拍了一下手说。“难道我们就不能去帮助朋友们了吗？”

卡吉卡尔说：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听爷爷说过，有一条地道能通到塔里去。爷爷倒是说过，那条地道早就不用了，因为里面有了妖怪……”

“我只害怕警察，”埃利承认道。“我们既然已经把剑齿虎赶跑了，就一定能对付得了地下妖怪。”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地道的入口呢？”水手问道。

“让埃利使用一下拉米娜的那只魔哨子吧，”乌鸦建议道。“田鼠到处钻，大概它们能知道地道的事儿。”

“哨子要是突然不灵了可怎么办呢？”埃利顾虑重重地问道。

“试一试总是可以的。”托托什卡说。

埃利心里一阵紧张，她吹了一下银哨子。

草地上响起一阵极细碎的脚步声，头上戴着一顶小金冠的拉米娜便出现在埃利的面前了。这使得埃利高兴极了。

一来到魔法国哨子又有魔力了！老是闲不住的托托什卡这时又汪汪叫着向田鼠们冲了过去，可是，埃利及时地抱住了它。

田鼠王说：

“您好啊，亲爱的女神！这头小黑兽还是这样不喜欢我们呀？”

“啊，陛下！”埃利喊道，“请原谅，我惊动了您……陛下，在这一带地方有一条通往囚塔的地下通



道。请帮助我们找到地道入口吧！”

“比起把狮子拖出罌粟地来，这可容易多了。”拉米娜答道。

她用一双前爪拍了一下，几个“宫女”跑到她面前。

“把住在这里的臣民们全都找来！”女王命令道。

“遵命，陛下！”

“宫女”们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一些小田鼠，稍大些的田鼠和一些很大的老田鼠就开始聚集在女王的身边了。三个重孙女用一片榕树叶把它们的很老很老的曾祖母也拖了来。老田鼠仰面躺在树叶上，四只小爪子无力地向空中乱蹬。

田鼠们听从了女王的命令，向四面八方跑去，只请那只老田鼠留在原地。

“老奶奶，您需要安静。”田鼠女王对她说。“您这辈子够劳累的了。”

“是啊，我干过不少活儿，也干得满不错。”老奶奶张开她那没牙的嘴，含糊不清地说。“我啃过多少好吃的大干酪和又肥又粗的大香肠啊！我这一辈子不知骗过了多少只猫，在舒适的窝里生育过多少小田鼠啊……”

老田鼠闭上眼睛，香甜地打起瞌睡来。

“亲爱的姐姐，”田鼠女王对埃利说，“你们决

定利用地道，这很对，可是，在那里也会遇到危险。”

“您是说会碰上那里的妖怪吗？”埃利说。

“关于妖怪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在这一带的地下倒是有一个掘矿人的国家。”

“一个掘矿人的地下国？”埃利的一双眼睛由于吃惊睁得圆圆的。“这可能吗？”

“在魔法国里一切都是可能的。”拉米娜平静地答道。

“他们很凶吗？”小女孩声音颤抖地问。

“怎么说呢？……地下的掘矿人不招惹任何人，但是谁要是干涉他们的事情，他们是不能容许的。他们甚至对那个只想偷看一下他们如何生活的人都十分严厉。如果你们遇到地下掘矿人的话，要多加小心，可不要惹怒了他们。”

“为什么叫他们掘矿人呢？”

“您知道，他们在那儿开采各种矿物，把矿石冶炼成金属。他们的国家不仅富有各种金属，那里还有大量的绿宝石呢。”

“那儿也有一座绿宝石城吗？”

“没有。他们用绿宝石和金属跟地面上的人换粮食、水果和其他食品。古德文就是从他们那里弄到绿宝石的。那些绿宝石用去了他很多钱，可是，他在建造绿宝石城的时候并不在乎多花钱。”

“就是说，掘矿人有时也到地面上来喽？”



“他们的眼睛受不了白天的日光，所以，交换都是夜间在他们地下国的入口处附近进行的。”

埃利还想问问拉米娜有关掘矿入生活的一些情况，但是，这时派出探路的田鼠们都一个个回来了。它们显得很惊慌，等到全都回来后才弄清楚，原来它们之中谁也没发现此地有地下通道的迹象。

“田鼠们啊，我真为你们感到害羞！”女王生气地说。“难道还要你们的女王亲自跑去找吗？”

“噢，不，不用！”田鼠们一齐尖声嚷道。“我们再去找一次，那么……”

“等一下，孩子们，”老田鼠说。“我年青的时候曾看见过，从这儿往东一万五千步的地方，在一个长满杂草的山谷壁上有一个大缝。也许它就是你们要找的地道口吧？”

“啊，可能就是它！”埃利高兴地喊道。“谢谢您，老奶奶！”

田鼠女王又露出了自尊自贵的面容，说道：“亲爱的姐姐，您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吧。如果找到的不是那个入口，您再叫我，我还会来到您面前的。”

所有的田鼠一下子都不见了，托托什卡感到很失望。它本来想猛地冲进那一大群田鼠中间去，引起它们一片惊慌。

小狗跑去探路了。当它弄清了附近并没有敌人之后，伙伴们便向东方走去。

按照田鼠步子的大小数了一万五千步，面前出现了一个山谷。他们发现了一个塌了一半的壁缝，从里面吹出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

“这一定就是！”埃利嚷道。

托托什卡嗅了嗅，不安地说：

“我不喜欢那里的气味。”

这时，狮子开始用它那有力的爪子清除洞口了。一条腿的水手砍下一棵树脂很多的小松树，劈成二十只火把。

伙伴们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地下长廊。狮子走在前面，乌鸦蹲在它的头上，后面是埃利抱着托托什卡。水手查里举着燃烧着的火把断后。

看来，已经有几十年不曾有人走进这条又潮湿又阴暗的地道了。支着顶棚和侧壁的粗大支架因年头太久，长满了青苔，已经完全变成了绿色。通道深处的地上处处是水洼，里面尽是令人恶心的软体动物。埃利是骑在狮子背上才越过这些水洼的。

地道向深处延伸，空气变得越来越污浊，越来越令人窒息了。

前面的地道更陡了，地上挖的阶磴简直变成了通往下边的梯阶。

突然，伙伴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墙壁和天棚全是石头的。这个洞穴大极了，一眼望不到边，眼前一片昏暗，吓得埃利紧紧地贴在狮子身上。

“这儿空荡荡的，多可怕啊！”她小声说。

乌鸦向前飞去。

查里·布莱克又点起一个火把，递给埃利。他走到前边去，慢慢地移动着步子，用手杖轻轻触着地面探路。

他们从几处通往旁边洞穴的洞口前走过，走了大约一千步左右，只见卡吉卡尔大喊着迎面飞来：

“这儿有一个可怕的妖怪！”

借着火把的光亮，只见从洞壁上一个黑暗的裂缝里爬出一条不知名的大兽。它的身子又粗又圆，长满密密的白毛，在六条短粗的腿上长着长爪。妖怪的胖脑袋圆圆的，脖子很短，从张开的血盆大口中露出许多短而尖的牙齿。

“哎呀，六条腿的怪物！”埃利喊了一声，吓得直往后退。

这头六腿兽身上最出奇的，就是它那两只巨大的白眼睛，里面反映着火把的红光。看来，这两只眼睛是被突然的闪光弄瞎的，这样，这只怪兽就只好用它的嗅觉辨别方向了。它用粗壮的腿支着身子，张开大大的圆鼻孔嗅着。不熟悉的生物的气味激怒了它，它发出了低沉沙哑的咆哮声。勇敢的狮子也大吼一声做为回答，回声在洞中回荡。

“让我过去把它多余的腿拽下来！”狮子厉声吼道。

它勇猛地向前一跳，胸脯撞在了六腿兽的身上。但是，那只怪兽却用六条短而粗的腿站着，象岩石一样纹丝不动。狮子在地上滚起来，撞在六腿兽身上，而那个身子很笨的怪兽却出人意料地用牙在狮子的肩上划了一下。

狮子这时才弄明白，原来跟它打交道的是一个危险的敌手。于是，它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它开始绕着六腿兽的身子转，想转到它的身后去，但怪兽不知是靠嗅觉还是靠锐敏的听觉，总是头朝着狮子。

查里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才能助狮子一臂之力。他想起了挂在旅行袋上的套索，就把手中的火把递给了埃利。

“孩子，照好亮儿！”

说也真怪，埃利本来吓得一直在发抖，得到这个重要任务后，恐惧的心情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现在，她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怎样不使手里的两支火把熄灭。如果灭了，那头对于地洞中的黑暗十分习惯的六腿兽就要绝对占上风了。

水手查里一甩，索套就套住了怪兽的脖子。查里一拉套索，接着骂了一句，就松开了。原来，要使这头六腿兽动一动地方竟象企图掀翻一座房子那样费劲儿。

上面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狮子仍旧在六腿兽四周转着，打算绕到它身后去。这时，卡吉卡尔

也加入了战斗。它落到怪兽的头上，用尖喙啄起来。剧烈的疼痛使六腿兽忘记了谨慎，它拼命晃动圆脑袋，企图把这个十分厉害的小敌手从头上甩下去。

狮子利用这个机会跳到它背上，用尖爪撕扯它。怪兽的皮极坚硬，狮子只扯下些白毛。兽毛在空中飞舞，总是糊狮子的眼睛。

敌手在背上为所欲为，这可气坏了六腿兽，它猛地在地上滚了起来。要不是狮子灵巧，及时从它背上跳下来，早就被它压扁了。

六腿兽喘着粗气打了个滚儿，站起来。于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了。怎么也伤不着那头怪兽，而绕过它继续前进又非常危险，因为它会从后面追上来。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儿。埃利利用了六腿兽总是面对着狮子这一点，偷偷地走到



怪兽身后，尖叫一声，把燃烧着的两支火把向着怪兽身上插去。浓密的乱毛被烧着了，空气中弥漫着烧牛角的臭味。六腿兽发出一种象远处传来的雷鸣一样的咆哮声，向着暗处跑去，把狮子撞倒在地。

剧烈的疼痛驱使着那头怪兽笨拙地迈动着粗腿向前猛跑，而伙伴们却朝着与它相反的方向狂奔。但是，不管他们怎样急于跑开，水手却没有忘记拾起六腿兽抖落在地上的套索。这东西还用得着呢。

## 地下掘矿人的国家

伙伴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战场。地洞变窄，成了一条石头走廊，陡陡地通向上方。

查里担心的只是别再碰上另一只怪兽，因为在这地方打仗是没有把握的。可是，乌鸦平静地在前面飞着，托托什卡也不再发出不安的叫声，于是，水手也就不再担心了。

走廊变宽，前面形成了一个又宽又平的广场。

“查里舅舅，我累了，咱们歇歇吧。”埃利说道。

狮子舒展开身子趴在地上，小女孩舒服地靠在那宽大柔软的身子上，打起盹儿来了。就在这时，到处乱钻的托托什卡怒冲冲地叫了起来。

托托什卡在魔法国里很少叫，它更喜欢说人话。它的叫声说明发生了重要情况。

埃利跳起身来。

“托托什卡，你怎么啦？”

小狗站在墙边，在墙上离地面三英尺左右的地方

有一个象圆形窗户一样的洞。托托什卡抬起头朝着那个洞狂叫，身上的毛都竖起来了。小女孩已经很久没看见小狗气成这个样子了，看来，那个窗户里一定有危险。

埃利跑到窗前一看，眼前出现了一幅神奇的画面，似乎整个的一个国家展现在她的面前了。埃利仿佛是站在一座高山的顶峰俯瞰着下面。底下很深很深的地方看得见有草地，在那片草地的对面，在一个大湖的岸上座落着一座城市，再远一点儿的地方是一处处长着树林的丘陵，掩映在金灿灿的雾气中……

埃利的头晕了，她觉得自己似乎正在从极高极高的地方摔下去。她大叫着向后退去。

“查里舅舅，墙那边就是地下掘矿人的国土！”

“什么?!”水手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洞前，往里一看，惊奇地吹了声口哨。“是啊，原来田鼠女王说得不错!”

什么疲劳哇，刚才的那场战斗啊，还有在囚塔里等着援救的稻草人和铁樵夫呀，统统忘到脑后去了！查里取出单筒望远镜，举到眼前调整好……

“凭海上漂浮的冰山起誓！”他喊道，“这真是奇观！”

水手和埃利轮流用望远镜看着，在眼前这幅神奇的画面，他们不时地发现些新情况。

这个大地洞有几十英里深，数英里方圆，洞底在



下面极深的地方，洞顶掩在朵朵金黄色的云彩后面。看来，是这些云朵发出的柔和的光照亮了那整个地方，那里的光线有点象日落时的光线。

风景倒是很美，不过，它令人油然而产生一种忧伤的情绪，就好象一个人在深秋看到植物全都凋谢了时会产生的一种情绪。那儿的丛林和草地根本不是绿色的，而是一种淡黄中透着浅红和紫红的颜色。

水手和埃利的目光落到湖岸边那座城市上了。那座城有很高的城墙，城墙的四角和城门上都有城楼。城中央耸立着一座圆形的大宫殿。宫殿的顶盖漆着彩虹中那七种颜色。

“那座房盖真奇怪！”水手喊道。“城墙附近有一座工厂。湖里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轮子在转动，看来是往厂房里输水用的。大概他们是用水力开动机器……可是，他们是怎么让轮子转动起来的呢？弄不明白……你看看吧，你的眼睛比我的好使。”

小女孩举起望远镜，忽然大笑起来。

“哎呀，查里舅舅……他们把六腿兽锁在轮子里了，哈——哈——哈，它起劲儿地转身子，活象一只在轮子里跑着的松鼠！”

水手一下子从埃利手中拿过望远镜，随后发出低沉的声音跟小女孩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可真灵巧！哈——哈——哈！快看，快看，它爬到梯磴上去了，是想躲开水，可是水在不断地赶它！

唔，真不赖！”

六腿兽的力量和它那笨重的身体能被利用得这样巧妙，使水手赞不绝口。他对着这令人开心的景象看了很久。

“他们用什么东西喂这么大的动物呢？”

“也许喂它鱼？”小女孩猜道。

水手和埃利于是猜测起来：地下掘矿人是怎样驯服了这么可怕的怪兽呢？他们一会儿用望远镜对准长着红草和黄草的草地看，一会儿又对准棕色的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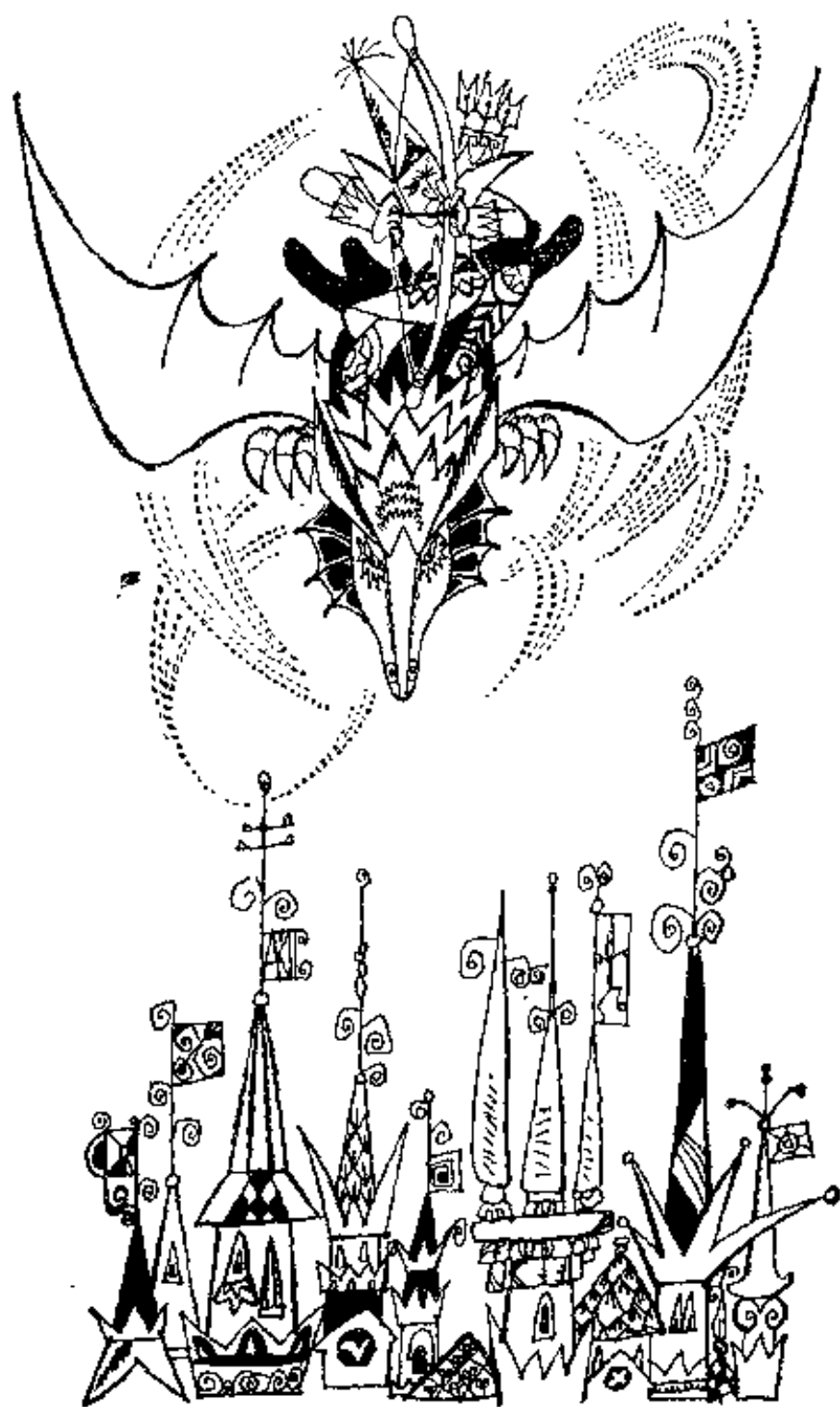
这时，另几位朋友不让了，只好把窗口让给它们。狮子看了那景象没产生什么印象。可是，托托什卡却不停地汪汪叫，气得它浑身发抖。卡吉卡尔表示想到那个神秘的国度去探查一下，然后把在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讲给朋友们听。可是，当发现云朵下有一个移动着的可疑的黑点儿后，它十分明智地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这件事它做得很对。

卡吉卡尔看完了，埃利朝洞里又瞧了一眼，吓得她大喊了一声。甚至不用望远镜她就看清了，一个怪物直向着她飞来。那怪物很象一条扩大了几千倍的蜥蜴。

飞蜥蜴扇动着巨大的皮膜翅膀，越飞越近了。它张着大嘴，长长的利齿中间抖动着一一条鲜红的舌头，一对黄色的眼睛象盘子一般大，被不透明的眼皮遮住

了一半。怪物的脊背是黑色的，肚子很脏，是黄色的，长着利爪的有力的爪子在肚皮下游动。它的样子十分讨厌，又十分可怕。

最令人惊奇的是，它的背上还坐着个人。



“凭瀑布发誓！”水手一面同埃利一起注视着那条龙，一面小声地说。“这些地下掘矿人很慊慊！真不得了，他们把六腿兽和这种可爱的鸟儿都驯化了……”

骑在  
飞蜥蜴身

上的那个人身穿棕褐色的衣服，头戴蓝色无檐帽，样子很英武。他长着一张白皙的脸，鹰钩鼻，紧闭着嘴，两只大黑眼睛离得稍远……那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埃利。

小女孩想起拉米娜曾说过，地下掘矿人不愿让人窥见他们的生活情况。

只见那空中卫士从背后取过一张长弓。

“舅舅，快躲开！”小女孩尖叫一声，拉着水手趴到地上。

他们躲得很及时。一支箭从他们头顶上唿哨而过，撞在通道对面的石壁上，碎成几段。托托什卡把箭头叼过来。箭头是用淬过火的铁打制而成的，撞在石头上都没钝。

“凭暗礁和浅滩起誓！”水手喊道，“跟这些地下居民打交道可真危险。要是这个地下舰队忽然想起到地面上去，那么，热翁人和米公人可就要遭殃了。咱们别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查里舅舅，咱们还没全都看完呢！再说，那个掘矿人已经飞走了……”

“飞走了？哼，咱们瞧瞧。”

一条腿的水手把帽子戳在拐杖上，伸到洞口去，帽子中了一箭，掉在地上。

“看见了吧？但愿他不靠近洞口……”

伙伴们一句话也不说，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就

离开了那个开阔的地方。等到离得远了，他们才抢着开口说起话来，争先恐后地讲述这次历险给他们留下的印象。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奇异的国度！”查里·布莱克喊道。“这里的奇迹数也数不完！”

水手向前走去，伙伴们跟在他后面。

走了几百步之后，他们一伙来到一扇紧闭着的厚门前。

## 同稻草人和铁樵夫相见

“咱们没白白担惊受怕，”查里·布莱克高兴地说，“这个地道真是通囚塔的。”

“查里舅舅，把门砸开吧！”埃利说。

“不行！”水手不同意。“他们会听到声音。”

从外边传来木头军士的粗嗓门和警察尖细的谈话声。

应当不出一点儿声音地在门上开出个洞来。需要的工具查里手头全有。他并排钻了几个孔，再用多开折刀上的工具把孔洞扩大，然后就用锯子锯起来。过了半小时，一个能爬过人去的方洞开出来了。

“埃利，”水手说道，“你要特别小心地爬到塔顶平台上去，告诉稻草人和铁樵夫，就说我们在这儿等着他们。让他们下来，但不能让看守们发觉。”

“那么，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可怎么办呢？”小女孩问。“要是稻草人和铁樵夫不见了，乌尔芬·朱斯可就要拿他们两个出气了。”

水手查里不安地搔搔后脑勺说：

“说实在的，这一点我还没考虑到。埃利，你看该怎么办呢？”

“我看，在咱们没想出救朋友们出狱的办法以前，稻草人和铁樵夫还得在这个讨厌的塔上忍耐一下。但是，怎么个救法儿，我可不知道。也许，稻草人能想出什么主意来？”

“你说得对，孩子！虽说我上梯子有困难，可是，还是应该开个会，大家商量商量。”

埃利慢慢地爬上陡梯子，查里在黑暗中也一瘸一拐地跟在她身后，木头脚踏出咚咚声。门上的洞口太小，狮子过不来，就只好把它留在下边了。

通往塔顶平台的洞口到了。小女孩小心地伸出头去，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她怕朋友们见到她会喊出声来。

她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铁樵夫能够控制住自己。那么，稻草人呢，他在单身囚房里被关押的那些日子，损失太大了。由于地下室里潮湿，他脸上的颜色已经褪了。他看不清，听不清，连说话也只能悄声说了。其实，这种情况倒挺适时。

铁樵夫和稻草人一看见埃利就要扑过来，可是，当看到了后面的水手后，他们又停住了。虽然他们听乌鸦讲过查里·布莱克的事，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查里友善地跟新结识的朋友们打着招呼。稻草人

把他那双用草扎成的脚碰得沙沙响，作为回答。铁樵夫从头上摘下漏斗帽子，很有礼貌地鞠着躬。

卡吉卡尔的那双黑眼睛骄傲地闪着光。这个任务是它乌鸦完成的，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就未必能办得到。

互相热情地问候以后，埃利就谈起了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的事。

“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经过地道出去，但那样一来，他们就会遭殃。”小女孩解释道。

铁樵夫说：

“他们要是因为我们牺牲了，我一定会痛苦得心碎的……”

他哭起来了，眼泪滚落到颌骨处，上下颌马上锈住了。铁樵夫拼命晃着脑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幸好油壶就挂在他的腰带上。稻草人想往颌骨处上油，由于眼神不好浇进铁樵夫耳朵里去了。过了一阵，他才上好油，铁樵夫这才开口说：

“稻草人，用一用你那聪明的脑子吧！快想个办法！”

稻草人伤心地悄声说：

“我这聪明的脑子出了点儿毛病。我挂在单人牢房里的时候，脑子受了潮……”

卡吉卡尔插嘴说：

“法拉芒特和丁吉奥尔关在王宫后院的地窖里。



有一条通路从厨师的小屋通到地窖的窗口。”

“这可太好了！”查里·布莱克喊了一声，吓得他马上用手捂住了嘴。“我有一件东西能救他们出来。问题是怎么交给……”

他在旅行袋里翻了一会儿，取出一把小钢锯。

“这个锯子能锯断任何窗格栅。”

“是啊，可是怎么送到那儿去呢？”稻草人悄声说。“唉，我的脑子要是不受潮……可是，现在我什么好主意都想不出来了，我很难过……”

埃利奔到稻草人跟前，抚摸着他那张褪了色的脸，说道：

“我的好朋友，不要伤心，我会替你想办法的！”

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默。要到王宫里去，哪怕是只隔着窗子看一眼关在里面的人，也必须先出塔才行。可是，门外有木头兵在塔下把守着，另一条出路是通地洞去的，那儿有六腿兽。

谁敢独自一个人去呢？

真是毫无出路了。难道就只能抛下法拉芒特和丁吉奥尔，让残暴的乌尔芬任意地迫害了吗？

卡吉卡尔浑身打了个哆嗦。

“我给他们送锯子去，”它脱口喊了一句。“墙和窗格栅都挡不住我。”

乌鸦的这个主意倒是挺不错的，可是，唉，卡吉卡尔叼不住锯子。锯子太重了，使乌鸦的头老往下坠，

接着锯子就滑落下去了。大家又想起办法来。

突然，埃利举起一个手指，要大家注意。

“我想出一个办法，”她说。大家高兴得又来了精神。“查里舅舅，你用绳子把我从这儿系下去。”

“孩子，你疯啦？”水手不满意地说。“那样不是一下子就落在卫兵的手里了吗？”

“不能啊，舅舅，”埃利说。“木头兵们只守在有门的那一边，一点儿也不注意另一边。你自己看看吧。”

“为什么非你去不可呢？”他问道。“难道我们当中别人去就不行吗？”

“谁去？你不能去，稻草人不能去，铁樵夫也不能去。再说，你们都不能从格栅缝钻出去呀！”小女孩十分得意地说。

普列姆·科库斯那位善良的妻子曾送给埃利的一套衣服，她还在旅行袋里放着呢。埃利的身材跟魔法国里成年妇女一样高，那身衣服她穿着正合身。这套衣服不是天蓝色的，而是绿色的，因为科库斯的妻子是绿宝石城人，她仍然喜欢绿颜色。

埃利换好衣服，查里·布莱克从他的百宝囊里拿出毛笔和墨，在她的前额、双颊和下巴上画出一道道皱纹，于是，过了三分钟之后，一个绿宝石城郊的老农妇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凭库鲁库苏岛上的棕榈树发誓！”查里喊了一

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侦探能认出你来……可是，等一下！你要进城还得找个借口才行。”

“不用担心，我已经想好了一个理由！”

水手在埃利的身上拴好一个松松的绳套，再把一条结实的绳索拴到绳套上。埃利提起一个篮子，从支着平台顶盖的格栅缝中勉强挤了出去。

铁樵夫守在另一边，没有发现哪个木头兵想去绕塔巡逻。

水手把埃利慢慢系下去，埃利用双手支撑着由于年长日久和风吹雨打而弄得凹凸不平的塔壁，最后，她的双脚踏着了地面。

勇敢的小女孩摘下绳套，水手立即拉了上去。她向舅舅作了个飞吻的姿势，便匆匆走上了大路。

查里·布莱克注视着她，心咚咚地跳，直到看见埃利已经走上黄砖路，并对着他挥了挥手时，他才放心了。

埃利没有立刻朝城那边走，而是先走到树林中的草地上去，摘了许多很好的大浆果，将那把极其宝贵的锯子藏在篮子底儿上。然后，她才上路，直走到城门处放心大胆地敲起门来。她装作是来给乌尔芬·朱斯送浆果的，于是这一篮浆果就成了她的通行证。

埃利走在街上，从前这里曾有过许许多多的绿宝石闪闪发光，街上到处都曾有过服饰华丽的人群。而现在这里是多么空旷，多么凄凉，多么寂寞啊！

在王宫的院子里，有人指给她到厨房去的路。胖厨师巴卢奥尔看了她这副样子，没认出她来。当知道了她就是埃利时，巴卢奥尔高兴极了。

埃利在他的小屋子里直呆到晚上，然后厨师把她领到关押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的牢房窗户前。幸亏窗上没安玻璃，于是埃利叫起他们来。想叫醒他们真不容易，因为心地纯洁的人即使是躺在囚室的床上，睡起来也会睡得很香的。法拉芒特先醒过来了，接着他又摇醒了丁吉奥尔。

两个朋友知道，埃利带来了钢锯也就是给他们带来了自由。他俩高兴得不得了。看守站在门外过道里，没有人会妨碍他们。于是，两个囚犯就一个站在另一个的背上轮流动手锯起来。过了十分钟格栅就锯断了。

丁吉奥尔踩着法拉芒特的肩膀先爬了出去。可是，囚室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铁床牢牢地固定在地板上，上面既没有褥子，也没有被子，门卫法拉芒特可怎么爬上来呢？

“怎么办？”丁吉奥尔俯身在窗子上悄悄地說道。

“连一根绳子也……”

“连一根绳子也没有！”法拉芒特故意重复了一句。“唉，你呀，大胡子！你忘了自己的那部长胡子啦！”

“你看，我还真把这部长胡子忘了！”丁吉奥尔高

兴地承认道。

他把长胡子伸进窗子里，门卫抓住它，用脚蹬着墙爬上了窗台。丁吉奥尔咬紧牙关，使劲儿挺着，总算坚持住了。两位朋友一齐奔过去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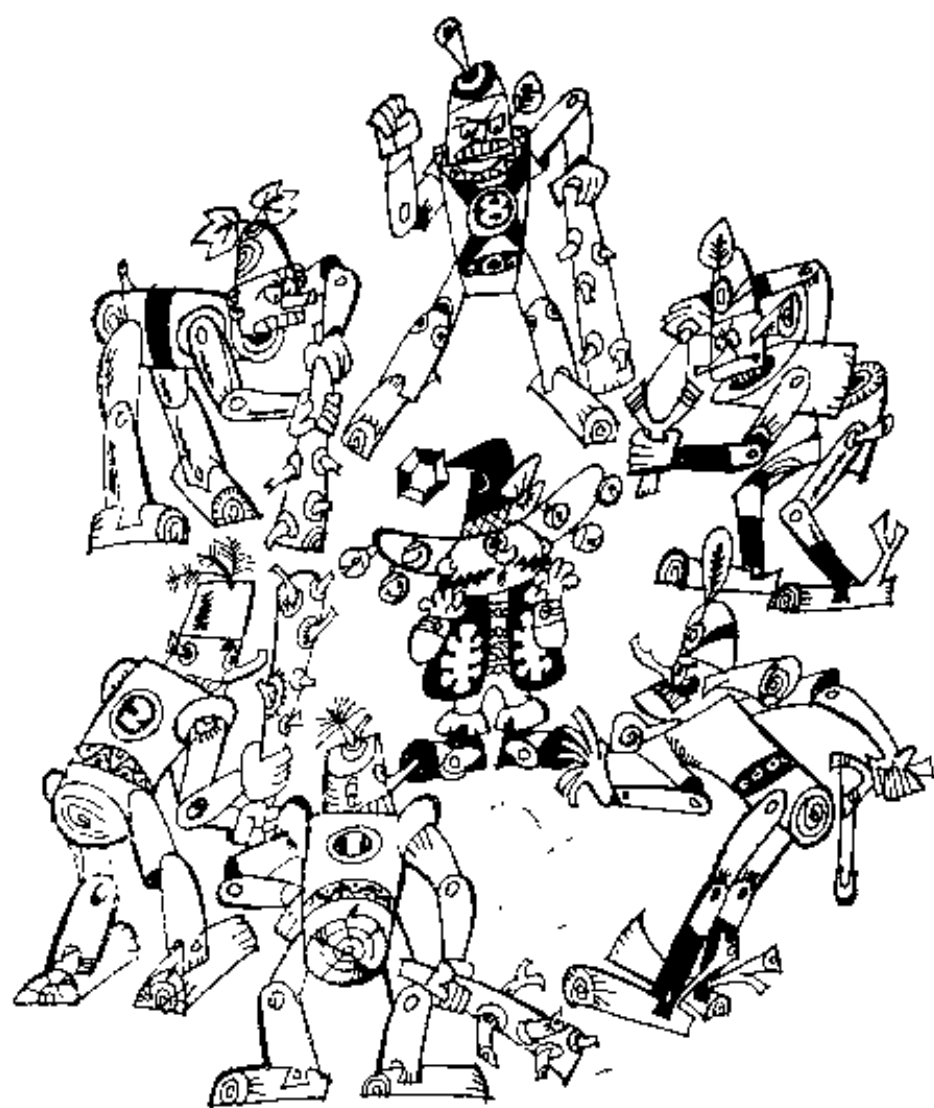
厨师领着他们穿过王宫庭院的后门，于是，他们三位便来到了大街上。象往常那样出城是办不到了，因为城门那儿有木头兵和警察严密地把守着。这样，他们就只好越墙而过了。他们来到城郊一个农民的家里。法拉芒特跟这家的主人悄声说了些什么，随后那人就派他的两个腿脚伶俐的儿子往西北边去了，而他自己则向邻居家走去。

有地道口的那个山谷是朋友们约定好的会合地点，埃利就领着自己救出来的这两位向着那里走去。

当小女孩和她的伙伴们走到跟囚塔并排的时候，法拉芒特学了三声猫头鹰叫，埃利也挥动起手里的篮子。这是大功告成的信号，告诉塔上的伙伴们可以撤离了。这时，传来了布谷鸟的叫声，表示听见了信号，明白了。

埃利、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首先来到了会合地点。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遇到木头兵和那些警察。

早晨，鲁夫·比兰得到一个消息，说四名俘虏一下子全逃跑了。他命令一大群警察去搜寻。他们跑到城郊的农庄上去审问农民。不料，农民们一问就说。



他们告诉搜捕的人说，大清早逃出来的人一直朝着西北边跑去了，看样子是企图去黄国避难。

两个排的木头兵和三十

名警察随即就朝那边追去。木头兵们的脚踏在硬路面上，咚咚咚地猛跑。他们相互碰撞，不断地摔跟头。警察们刚一发现有点儿动静，就用弹弓往道路两旁的树丛里射石子儿。

亲自指挥追捕的警察局长不时跑进附近的老百姓家里询问逃跑者的踪迹。百姓们早被法拉芒特派去的人教好了，这时，他们就说：

“他们是三小时以前从这儿跑过去的……”

“他们是两小时前……”

“他们是一小时前……”

于是，追捕的人们就更来精神了，他们觉得已经接近目标了。可是，他们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跑下去，路上仍旧空荡荡的，前边什么也没有。

警察们完全发疯了，用弹弓猛射，石头子儿在他们前面乱飞，仿佛是一团石子儿云在飞驰。

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警察局长冲到前边去了，而那些发了狂的部下错把自己的上司当成了逃跑者，抓起碎砖头就朝他砸去。雨点儿般的砖头块砸断了他的手和脚，砸掉了他的脑袋。

警察们和木头兵们发出胜利的欢呼，跑到倒下的人跟前，他们一下子全停住了。往下该怎么办呢？他们不知道。给他们下命令的人没有了。

这一队人马收拾起指挥官残缺不全的尸体，班师回城了。一名警察把发生的一切向国家总管作了汇报。鲁夫·比兰的脸吓得煞白。他本来指望抓住逃犯，就可以把发生的一切在国王面前遮掩过去了。现在呢，只得承认乌尔芬·朱斯的几名要犯越狱逃跑了。更为严重的是，警察局长死了，而国王对他的殷勤和机灵是十分欣赏的。

听完报告，乌尔芬郁郁不乐地说：

“不用说，这是那个可恶的小女孩，那个小女神埃利搞的鬼。逃犯已经藏起来了吗？”

“无影无踪了，绿宝石城威严的……”

“简短点儿！”朱斯怒冲冲地吼道。

“遵命！看起来，最糟糕的是，人们指给追捕者的是一条错路。这是一个阴谋。”

乌尔芬没有修复那位警察局长，厨师巴卢奥尔把他的残肢断臂扔进炉子里，那些碎木头烧得很旺。

查里·布莱克得知埃利确实救出了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的消息后，就带领着由他负责的一伙往塔下走去。他们尽量不出声响。铁樵夫好不容易才从门上的方洞爬出去，身体已经很虚弱的稻草人是被拖出去的，衣服全被弄皱了。离别了很长时间之后，狮子见到朋友们十分高兴。但是，看到稻草人那样衰弱，眼睛快瞎了，耳朵快聋了，它伤心地哭起来。

可是，不能再婆婆妈妈地浪费时间了，应当赶快行动。铁樵夫从梯子栏杆上拆下一根结实的铁条，握在手中以防万一。

当他们走近地下掘矿人王国的那个窗口时，查里·布莱克提醒同伴们小心。谁知道呢，也许那个骑飞龙的空中卫士还等在那里，准备用百发百中的利箭射向大胆的暗探呢。可是，当走到他和埃利昨天还在那里窥视异国生活情况的那个宽敞的地方时，水手惊异地“啊”了一声。原来，那个窗口已经被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地下掘矿人用圆石头紧紧地挤住了口子，连一个小缝隙也没留下。

地洞里的六腿兽不见了。不知是打过昨天那一仗后爬到岩洞迷宫里去休息了呢，还是地下掘矿人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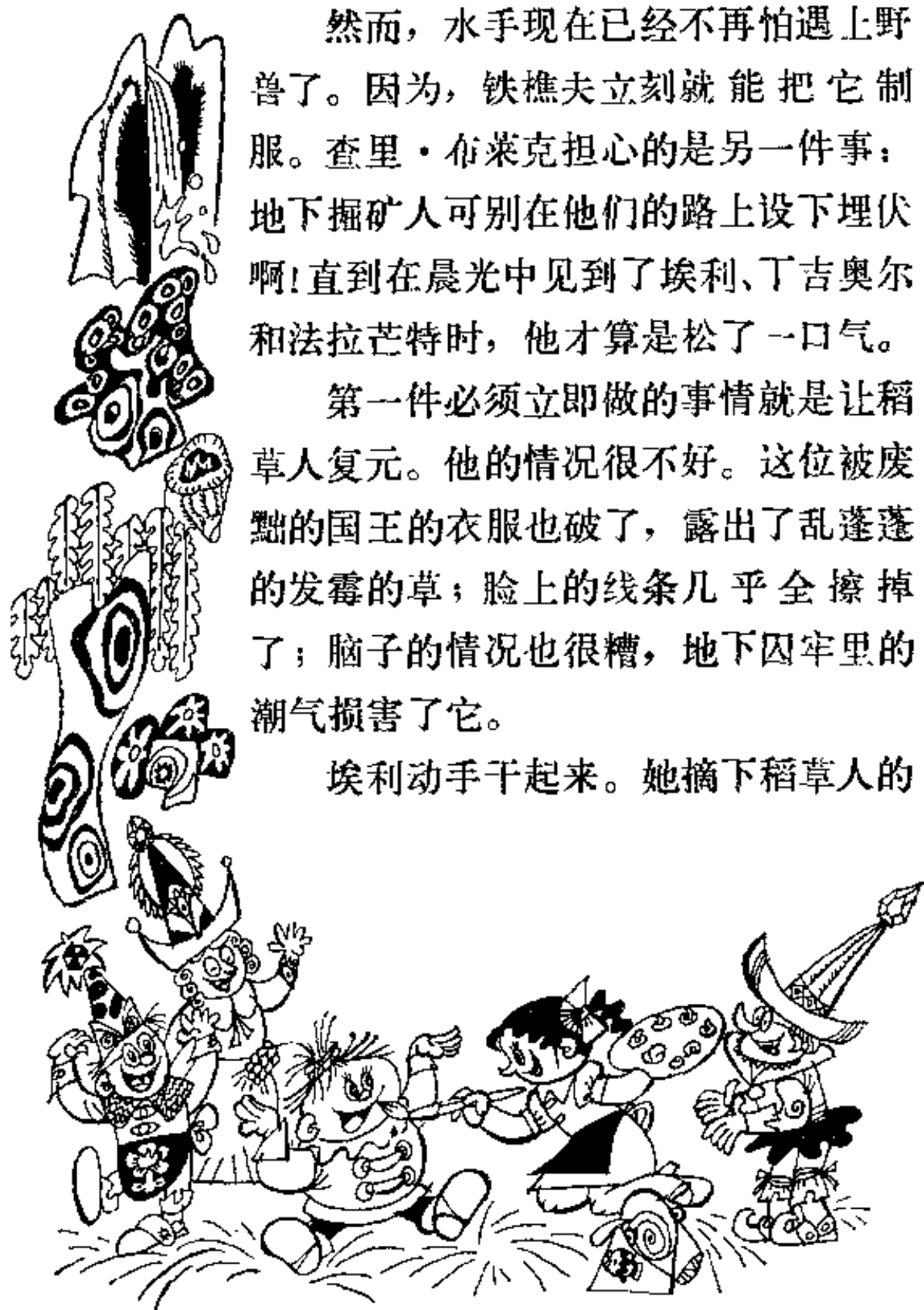
这儿来把它抓走了。

在这黑暗宽阔的地下岩洞里，也许还隐藏着许多条别的六腿兽吧？

然而，水手现在已经不再怕遇上野兽了。因为，铁樵夫立刻就能把它制服。查里·布莱克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地下掘矿人可别在他们的路上设下埋伏啊！直到在晨光中见到了埃利、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时，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第一件必须立即做的事情就是让稻草人复元。他的情况很不好。这位被废黜的国王的衣服也破了，露出了乱蓬蓬的发霉的草；脸上的线条几乎全擦掉了；脑子的情况也很糟，地下囚牢里的潮气损害了它。

埃利动手干起来。她摘下稻草人的



头，挂到树枝上去晾晒，让风吹一吹，让炎热的阳光晒一晒。她缝补好稻草人的衣裳，再在小溪里洗一洗，放到灌木丛上晾着。

一切都弄好了之后，埃利再给他的衣服、裤子和靴子里填满法拉芒特从附近田地里抱来的干草，最后安上那颗已经晒干了“脑子”的头。接着，她拿出颜料和画笔，画上眼睛。那双眼睛立刻笑咪咪地眨起来……

“全会叫你给弄坏的！”埃利生气地喊道。

“……系，”稻草人悄声说。“……点……画……嘴！”

意思是：“没关系。快点儿画上嘴！”

最后，嘴也画好了。稻草人快活得跳起舞来。

“哎嗨嗨嘴！埃利又救了我的命！我又跟，又跟，又跟埃利在一起了！哎嗨嗨嘴！我又跟，又……”

这时，稻草人猛然想起，当着自己臣民的面跳舞有失一个国王的尊严。他惶恐地看了看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可他们姿态优雅地转过身去，装作正专心进行一次重要谈话的样子。稻草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当水手查里把一根极精美的红木拐杖奉献给稻草人的时候，大家欢腾的情绪达到了顶点。这根手杖是他趁埃利给稻草人“治病”的时候做成的。

稻草人拄着拐杖，挺起填满草的胸膛，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的朋友们！稻草人还象从前一样英明。我马上就能给你们拿出一个证据来。我的脑子里现在有了一个好主意了！跟乌尔芬打仗我们没有武器，而只有米公人才会制造武器。可是，米公人住在紫国，紫国嘛，当然就不是绿宝石国喽。我这样想，如果你在某个国家里，那么，与此同时，你就不可能置身于另一个国家。这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应当到紫国去！”

稻草人这段精采的演说博得了一片掌声，狮子赞同地叫起来，托托什卡发出响亮的吠叫声。



# 第三部 胜 利

---





## 东 进

米公国总督恩金·夫赖德是个矮胖子，长着一头粗硬的红发，象毛刷一样扎煞着。他带领军士艾里维德和一个排紫色木头兵来到米公国，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它。因为，虽说米公人是手艺高超的铁匠和钳工，可是作战的胆量比热翁人还小。

恩金·夫赖德占领了紫色宫殿后，把原来住在宫里侍候巴斯丁达的仆人们全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一个女厨师芙勒高扎。这是因为她饭菜做得好，而总督呢，又顶喜欢吃好的。

夫赖德来到米公国以后，不由得对各种武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见到匕首或佩剑心里就直发痒。住进宫里之后，他下了一道命令，让居民们把所有的长剑、匕首、刀子，甚至厨刀，全都交出来。恩金·夫赖德下这样一道命令，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害怕人民起来反抗，这样一来也就解除了居民的武装。

米公人没有剑，可是，在收缴上来的一堆铁器当中，总督发现了两把做工精细的匕首。匕首的闪光和刀柄上精美异常的镂刻使夫赖德着了迷，于是，他命令把工匠找来。

夫赖德指着那两把匕首问道：

“这是哪儿来的？”

“古代传下来的，那时我们国内打过仗。”工匠中一位年长者答道。

“那么，你们能打造这样的匕首吗？”

“比这更难的活儿我们也干过，”工匠说。“我们修理过我们的国王铁樵夫先生，他身上的机件可真够复杂的。可是，您要匕首干嘛？要是切肉，用普通的刀更好使些。”

恩金·夫赖德容不得不同意见。

“不许多嘴！”他跺着脚喊道。米公人一害怕，眼睛眨巴得比平时更快了<sup>①</sup>。“做五把，不，做十把这样的匕首，要使每一把上的刻花都不相同。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期限。要是到了期限完不成嘛……哼，就让你们尝尝我恩金·夫赖德的厉害！”

工匠们丢开手头别的活儿，打造好了匕首。夫赖德在宫殿里大厅的墙上挂了一幅壁毯，再在上面挂上匕首。挂好后，他看了欣喜非常。可是，这位总督心

---

① 米公人（Мигун）来自俄文мигать（眨眼），意为“好眨巴眼睛的人”（译者注）。



想，如果再增加些匕首，挂上去就更好看了。

从此，工匠们便不得安宁了。他们不得不去打造那些匕首、剑、战刀、佩剑……总督整天整天地呆在大厅里，把收集来的武器一会儿这样摆摆，一会儿那样放放……这个短腿的矮胖子夫赖德操起剑或匕首就挥舞起来，想象着自己是在跟魔法师或妖怪厮杀。其实，即使让他去攻击一只绵羊，他都不敢。只有处于龇牙咧嘴的木头兵们的保护之下，他才会感到安全。

埃利和她的朋友们开始东进了。他们一路上经过的还是一年前远征巴斯丁达时经过的那些地方。不过，现在他们是去同新的敌人作战，去跟恩金·夫赖德和他手下的木头兵们作战。

这支解放者的队伍暂时还只有两名战士，那就是铁樵夫和勇敢的狮子。可是，谁也不敢否认，这两名勇猛无比的战士抵得上许许多多普通的士兵。

于是，这支队伍便越过绿宝石城和米公国之间那一带岩石累累的高原，雄赳赳地向东方挺进了。

铁樵夫满意地倾听着他每迈一步时胸膛中那颗心的跳动声，稻草人在心算着他请埃利给他出的算术题。

最后，他们来到一条还未铺到头的路上。这条路是铁樵夫铺的，通往绿宝石城。几个月前，稻草人的信使卡吉卡尔正是在这儿找到了铁樵夫。他忙着去救

朋友而扔掉的那把大锤还躺在地上。谁也没去动过那把大锤，再说，除了铁樵夫谁也拿不动它。

铁樵夫抓起锤把在头顶上一抡，空中便响起一阵嗖嗖声。

大家“啊”了一声，全都坐到地上了。

“我还有劲儿呢，”铁樵夫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

“让木头兵们提防着点儿吧！”稻草人愤愤地说。

## 最后通牒

由此往前，通往紫色宫殿的路就好走了，于是，这支队伍决定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就驻扎在这里。

卡吉卡尔想把一只正在附近啄食草籽儿的老麻雀派到前边去侦察，然而，是否可以把这样责任重大的事情交给它去办呢，卡吉卡尔还拿不定主意。

“还是我去一趟吧，”它说道。“我要亲自弄清乌尔芬·朱斯往这里派驻了多少军队。”

卡吉卡尔正要飞走，但是，已经被稻草人提升为元帅的丁吉奥尔阻止了它。

“应该给敌人下一道战表。”他用梳子梳理着长长的胡子说道。

“最好是进行突然袭击。”卡吉卡尔不同意。“战斗的结果如何常常是由突然性决定的。”

“还是元帅说得对，”稻草人插言道。“最好把敌人调出来，不然，敌人会把自己锁在宫里不出来，而围困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我有经验。”

“可是，如果恩金·夫赖德不出来跟我们打仗呢？”参谋长查里·布莱克问道。

“我们写封信，一定会叫他出来的。”元帅满有把握地说。“我了解那个夫赖德，他自负得要命。”

于是，总司令就和他的几个助手开始起草战表了。他们商量、争论了很久，最后才在查里·布莱克找出的一张纸上写好了信，卡吉卡尔叼起信飞走了。

当女厨师芙勒高扎走进屋子的时候，恩金·夫赖德已经把他收藏的武器摆弄了上百遍了。

“总督先生”女厨师说，“外边来了一位局……居……局石！”

“谁？”夫赖德惊惶地问道。

“哦，我也说不上，”芙勒高扎向后退着说。“反正是有一位要见您……”

“放进来！”总督命令道，为了以防万一他随手抓起了一把尖刀。

门开了，乌鸦威风凛凛地走进大厅。恩金·夫赖德差一点儿笑出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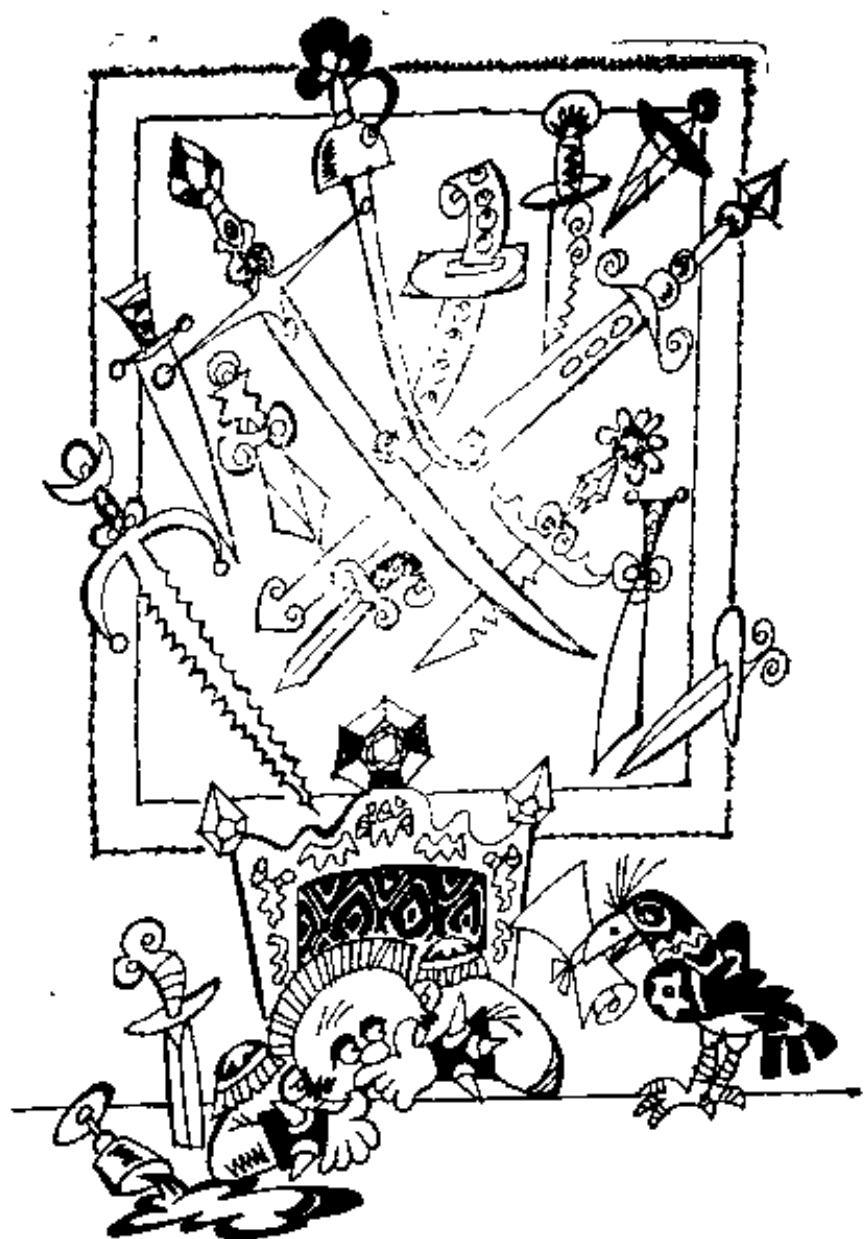
“你就是那个……局……石吗？”

“对不起！”卡吉卡尔飞到桌子上，把叼着的信放在自己身边，厉声说道：“我是总司令丁吉奥尔派来的军使！”

听了乌鸦清楚流利的话语，恩金·夫赖德愣住了。他惊慌得不知所措，甚至对一只乌鸦也称起“您”

来。

“不过，您……您听着，我什么也不明白！什么总司令丁吉奥尔？我只知道我的上司——强大的国王乌尔芬一世拥有一支军队，由朗皮洛特将军指挥。”



“那么，请读一读这份最后通牒吧！读完您就全明白了。”卡吉卡尔冷冷地说完，就飞到橱柜上去，离开总督远一点儿，以防万一。

恩金·夫赖德打开那张纸读起来，他的脸变成了紫红色。纸上写道：

### 最后通牒

我们，绿宝石城的国王——英明的稻草人和

武装部队总司令丁吉奥尔元帅，致函您，所谓的国王乌尔芬一世委派的总督恩金·夫赖德，要您解除所属一切士兵的武装，乖乖地交出紫色宫殿。如果您这样做，将对您的叛国罪从轻论处，只判处您十年劳役，在米公国国内砸石铺路。

倘使您不接受这项对您最为有利之建议，请立即出宫迎战。虽然我们只能派出唯一的一名士兵同您的武装力量作战，但我们仍对胜利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为了自由而同你们的冒名国王，即所谓的乌尔芬国王作战的。

英明的稻草人及

丁吉奥尔元帅

查里·布莱克 代签

读罢来函，恩金·夫赖德哈哈地大声嘲笑起来，笑了很久。

“只有一个士兵也算是一支军队！一个士兵，一大堆当官儿的！他们还妄想战胜我这个强大的国王乌尔芬一世陛下的总督！他们竟敢蛮横无礼地建议我投降，让我去修路！哈哈哈！哎，句……居事！回去对派您来的那些人，我马上就到野外去迎战。我要粉碎他们，俘虏他们，让他们自己去砸石头吧！”

卡吉卡尔正等着这句话呢。它立即离开了王宫。总督叫来军士艾里维德，命令他集合全排士兵，准备

战斗。

铁樵夫站在离紫色宫殿一英里远的一个广场上等着敌人出来。他一个人很随便地站在那里，把锤子头朝下拄在脚边，看上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对手。埃利、托托什卡、稻草人、查里·布莱克、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站在稍远些的地方。他们这一伙手无寸铁，只是水手拿着准备好了的套索。

勇敢的狮子藏在一块石头后边，它的毛色跟黄沙浑然一体，谁也看不出它在那里。它埋伏在那里，为的是提防恩金·夫赖德采取某种险恶的行动。

传来了脚步声。

“咚！咚！咚！”——木头兵们的木脚踏在硬地上发出声响。

木头兵们看到对方只是孤身一人，他们狰狞的嘴唇上露出了不可一世的表情，紫色的玻璃眼睛里闪出了凶残的光。身高体壮的红脸军士艾里维德走在一排人的前头，总督恩金·夫赖德殿后。他一只手握着一柄长剑，另一只手拿着把匕首。

## 一个对十一个

女厨师芙勒高扎听到了总督同乌鸦的谈话，于是，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们将跟一名武装部队的士兵厮杀的消息就在附近地区传开了。米公人男女老少都隐藏在广场周围的大石头后面。他们不停地眨着眼睛，满怀敬爱之情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们的前国王铁樵夫。

恩金·夫赖德也认出了铁樵夫，只觉得后脊梁上一阵发凉。他知道铁樵夫的厉害，但仍然指望侥幸取胜。第一，铁樵夫手里没拿他那把大斧子；第二，他一个人必须对付十一个人。

双方相互靠近了。艾里维德命令木头兵们包围铁樵夫，用棍棒打，而他自己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激战开始了。棍棒打在铁樵夫的铁皮身子上，在后背、前胸和胳膊上打出了坑。这一下下打击对铁樵夫来说虽然很重，但却不是致命的。然而，他的那把可怕的大铁锤却打破了敌军的橡木脑袋，把他们的松木身子也击成了碎块儿。铁樵夫只准确地抡了十锤，



一个排的木头兵就变成了一堆碎木头，只配填到炉子里去烧菜做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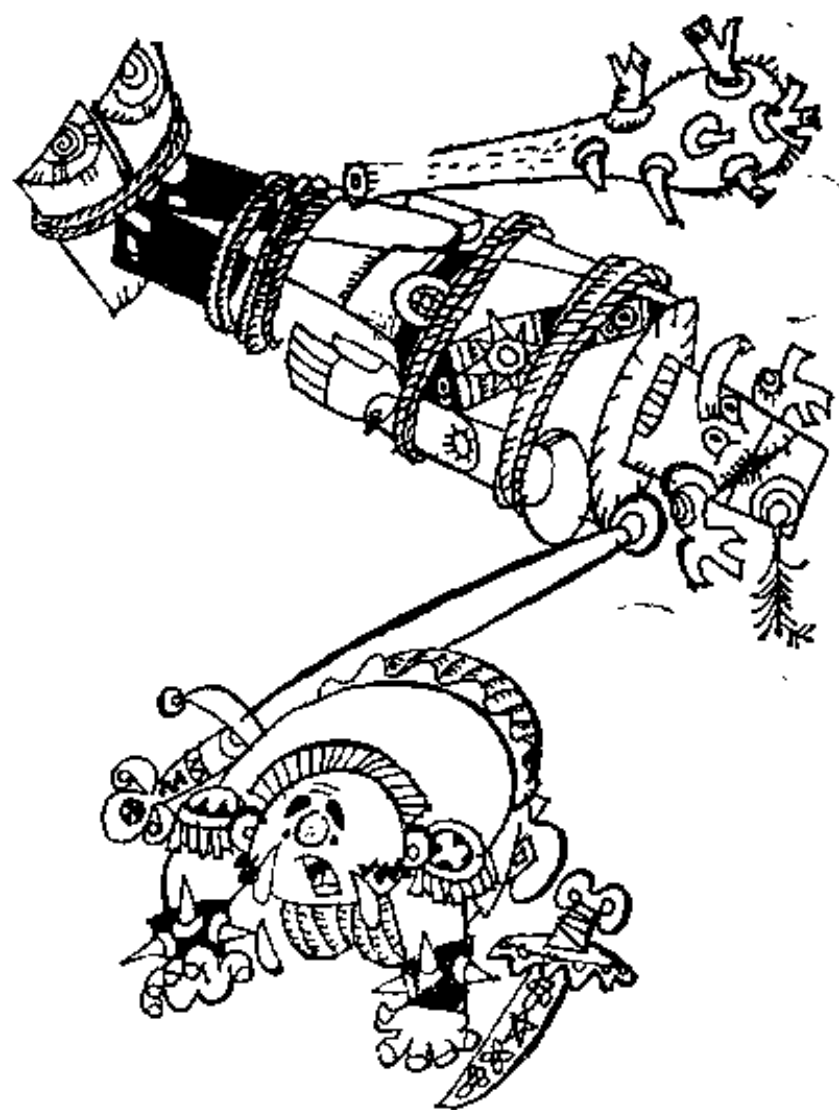
但是，最后那个木头兵在倒下去之前用橡木棒子在铁樵夫胸前狠狠地打了一下，把古德文在给他安心脏时补上的那块补丁打掉了。铁樵夫的身子摇晃起来，看得见那颗红绸子心在胸膛里跳动。还没等铁樵夫清醒过来，军士艾里维德就从背后蹿了过来。他倒还是个完整无损的木头人，因为他一直也没参加战斗。这个红脸军士从地上捡起橡木棒朝铁樵夫背上狠命一击，那颗心冲出来，落在沙地上了。铁樵夫的背部受了伤，只听他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句：“心！我的心！”就倒在地上了。

军士艾里维德发出了胜利的狂喊，恩金·夫赖德也跟着恶狠狠地咆哮起来。

“揍他！”夫赖德大叫道。“跟稻草人算账！杀死元帅！抓住那个小女孩！她是女神，是他们的头儿！”

这时，稻草人、查里·布莱克他们几个一齐挺身而出，用身体护住小女孩。狮子也从它埋伏的地方跳出来，可是，它离开战场太远了。卡吉卡尔在红脸军士面前乱飞，想挡住他，但不起作用。他挥动着沉重的狼牙棒猛冲过来，那样子十分狰狞可怕。

正在这时，一个小人儿从大石头后箭似地冲到艾里维德脚下。他是米公国内最优秀的工匠。军士跑着跑着，摔了个跟头，在地上滚起来，可是，他很快就



跳起身来，举棒眼看就要朝着大无畏的工匠头上砸下来了。刹那间，一根套索嗖的一声飞过来，套住了艾里维德的两只胳膊。查里·布莱克、法拉芒特和丁吉奥尔紧拽套索，红脸军士重重地

摔倒在沙地上了。这时，几十名男男女女的米公人从石头后面跑了出来。这帮观战的人激动得再也忍不住了。他们一拥而上，夺下军士的武器，用绳子捆住他。另一些人冲向恩金·夫赖德，夺下他拿在手里本来就没打算用的长剑和匕首。

乌尔芬·朱斯在米公国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人们举起大石头，正要向总督和军士的头上砸，被稻草人制止住了。他说：

“不要砸！我们要审判他们。”

恩金·夫赖德浑身打战，脸都吓白了。他跪在地

上求饶，结结巴巴地嘟囔着：

“那里……在你们的那个最后通……通牒里……说……说，如……如果我投……投降，十……十年……修……修路……我投……降……我投降！”

“卑鄙的卖国贼！”丁吉奥尔说。“你是个双料的叛徒！第一次，你去给那个暴君效劳时，你就已经背叛了人民；第二次就是今天，枪对枪，刀对刀地打完了仗，你还无耻地妄图杀害手无寸铁的人们。我看，你休想逃脱修路的命运！把俘虏们带下去！”

两个俘虏被带下去了。

这时，埃利眼里流着泪水，正在死过去的铁樵夫身边忙活着。不过，她并未绝望，她知道米公人是能工巧匠。他们曾修复过她的这位朋友，那时他的处境比现在还坏呢。她拾起那颗绸子心，吹去上面的沙粒，藏在身边，准备以后修复时用。

查里·布莱克向铁樵夫俯下身去。

“凭库鲁库苏岛上吃人肉的野人和他们那三千三百三十三三个神起誓，这个小伙子跟敌人厮杀时象个真正的英雄！难道他就这样完了吗？”

“不，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列斯塔尔说。他就是冲到军士脚边的那位工匠。“我们有修复国王的经验。只需三天，他就又象个新的了……当然，我是说，如果没有弄丢什么零件的话。”他又补充道。“否则，修理就要多用一些时间了。”

一群米公人兴高采烈地把他们的“活命水女神”送到王宫去。一路上，他们拼命眨眼睛，以致从眼睛里流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弄得他们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了。并且，他们还自诩地说，他们万分心甘情愿地恪守着曾荣幸地对女神许下的每天洗三遍脸的诺言，甚至在恩金·夫赖德统治他们的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做的。也许正是这件事帮助他们摆脱了敌人的统治吧？

## 修复铁樵夫

好心的芙勒高扎象母亲一样照料着埃利。她把埃利领进宫里的洗澡间，在一个大浴盆里给她洗澡。巴斯丁达因为怕水怕得要命，没使用过这个大澡盆，铁樵夫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从来没用过它。芙勒高扎把小女孩的脏衣服全洗干净了，连扎蝴蝶结的头绦子都洗过了。

女厨师也给托托什卡洗了澡，把它的毛梳得象丝一般光亮。它喝着盛在碟子里的牛奶。自从离开热翁国以来，它一直还没喝到过牛奶呢。

埃利对这位好心肠的女人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危险。芙勒高扎听着，心里觉得很奇怪：这位活命水女神很象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她象所有的小女孩一样喜欢成年人的抚爱。

“你们米公人都是些好人，生活得十分和睦。”

“是啊，我们生活得很和睦。”芙勒高扎同意道。

“人们甚至想给那些被总督赶出宫殿的人盖房子，可

是现在，当然啦，他们都要搬回来了，回到这个他们已经生活惯了的地方，重新开始照料我们的国王了。尽管，”女厨师叹了一口气，“国王根本就不需要人照料。他不吃不喝，也不用给他洗衣裳，只不过隔很久才叫人给他的油壶添上点儿油罢了。”

以后的几天就是焦急地等着修复好铁樵夫了。

容光焕发的铁樵夫重新来到朋友们面前的快乐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的确是容光焕发，因为米公人又一次把他打磨得锃亮。铁樵夫挂着一柄安着金斧把的大斧子，腰袋上挂着一个金油壶，里面装着上等纯油。

工匠们照原样给他重新打造了一柄金斧子，做了一个金油壶。这还不算，他们还给稻草人做了一个带金饅头的漂亮手杖。去年，稻草人他们在到女魔法师斯太拉那里去的时候，半路遇上洪水，丢掉了手杖。这一根手杖比丢掉的那根可阔气多了。稻草人舍不得丢开布莱克送给他的那根红木手杖，想拄着两根手杖走路。可是，这样很不得劲儿，走起路来老是绊脚，有时还摔跟头。

埃利想出来一个好办法。她建议稻草人轮换使用这两根手杖，一天用水手给的，另一天用米公人给的。

“这么简单的办法我自己怎么就没想出来呢？”稻草人不高兴地说道。

“你只不过是没时间考虑罢了。”埃利安慰他

说。

米公人给托托什卡打制了一个极好的金项圈。

最奇妙的是埃利得到的那两件礼物。那是一双银鞋和一顶金帽子，跟一年前埃利的那两件东西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没有魔力。这可毫无办法，因为米公人不会施魔法。

埃利得到了这两件礼物非常高兴，她立刻穿上银鞋，戴上金帽子。

我们知道，米公人对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非常喜爱。他们也没有忘记把礼物送给自己的新相识。他们给查里·布莱克用黄金做了一条假腿以便换下那条磨坏了的木腿；给丁吉奥尔一把梳理长胡子用的金梳子和一柄带有金饰物的元帅杖；给法拉芒特一支包金铅笔和一本有金封面的记录军需物资用的簿子。卡吉卡尔得到的是精美的金脚镯。

水手谢绝了赠送给他的金腿，因为它太重了，拖不动。再则，它在石头上很快就会磨坏的，因为，纯金是一种软金属啊。查里请他们给他做一条结实的木腿。于是，工匠们便动手用铁树的木材给他制做了一条木腿，并且说，它是磨不坏的。

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对他们得到的礼品都十分满意。丁吉奥尔说，他已经被擢升为元帅，还正缺一柄元帅杖，而长胡子他早就有了，世界上还没有哪位元帅留过象他这么长的胡子呢。

稻草人手舞足蹈地围着复活了的铁樵夫转圈子，快活地唱道：

“哎嗨嗨嗨！铁樵夫又，又，又跟我们在一起了！哎嗨嗨嗨！”

他并不怕失掉他国王的威望，因为米公人并不是他的臣民。

埃利抚摸着铁樵夫闪闪发光的肩膀。

看到这动人的场面，狮子流下了眼泪，它用尾巴尖儿擦着，尾巴尖儿都湿透了。它只好跑到后院去，在太阳地里晒一晒。

过了几天，埃利、查里·布莱克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还邀请了几位米公人来参加。应当考虑以后怎么办，怎样摧毁乌尔芬·朱斯的全部木头兵。

米公人从墙上摘下恩金·夫赖德收藏的武器。他们建议使用长剑、匕首和长矛等冷兵器。

“我想，我们要去打乌尔芬·朱斯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我们很有用处。”丁吉奥尔用金梳子梳理着长胡子，说道。

“让我也说说自己的看法吧。”列斯塔尔谦逊地开口道。“跟真人作战的时候，长剑和匕首有用处。可是，你们把剑插进松木墩子里能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同乌尔芬·朱斯的军队作战，最适用的武器是长柄大斧和长把大锤。我建议打造带钉刺的圆形铁锤，再安



上结实的长锤把。橡木脑袋最怕这样的武器。”

“对！对！”到会的人一致同意。

稻草人紧张地动脑思索着，装模作样地说道：

“木头能在火里燃烧。乌尔芬·朱斯的士兵们都是木头做的。这就是说，可以用火去烧他们。”

稻草人的智慧使大家极为惊异。他们委托列斯塔尔琢磨出一种能把火投到木头兵们身上去的器械。这当然就是大火炮了。可是，怎样才能把火用大炮发射出去呢？当时谁也不知道。

## 乌尔芬·朱斯的最后一批木头兵

正当丁吉奥尔和查里·布莱克领导米公人准备远征冒名的国王乌尔芬·朱斯的时候，绿宝石城里反抗他的起义也酝酿成熟了。这里，城内城外都有木头兵和警察在不停地巡逻，不可能公开地组织武装部队。起义是秘密进行的。每到夜间，人们就到田野或树林中去集合。

得知埃利来到了魔法国的消息后，乌尔芬·朱斯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制造木头兵上了。他制造出的一些新木头兵比从前的更高大健壮，也更凶恶。又有几名第一批造出来的木头兵在原先那两名上等兵的指导下成了木匠，他们在一个工作间里日以继夜地干着。

乌尔芬·朱斯现在已经不追求木头兵外表的修饰了。他只注重关节的灵活，使手和脚的关节都能活动自如，手指能握紧武器，至于身子嘛，用粗略砍出的木墩子凑合上就行了。由于时间不够，连颜色也没

刷。

乌尔芬把雕刻木头兵面部的工作留给自己完成，因为他的木匠们不管怎样努力，做出的木头兵样子都不够凶恶，不符合他这位国王的要求。他们每天只能制造出三、四个木头兵，如果制造那些技术要求颇高的军士，那么，连三、四个也是造不出来的。

乌尔芬·朱斯累得精疲力尽。他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常常是还坐在工作台前，他就睡着了，刻刀从手里掉下来。乌尔芬变黑了，也干瘦了，双颊下陷，象两条黑糊糊的深沟。两道连在一起的浓眉下，一双眼睛也深陷进眼眶里去了。这位独裁者的那副尊容既可怕又可怜，当他匆匆露面，急急忙忙地走过宫里的各个大厅时，谋士们都惊惶地躲开他。

当木头兵的数目增加到二百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可怕的事情。

在一间秘密工作室里，一个排新造好的木头兵整齐地摆在乌尔芬·朱斯面前的地上，一个红木军士躺在右边。乌尔芬以习惯的动作把手伸进了装复活粉的罐子……他全身都凉透了。他在空罐子底儿上只摸到了薄薄一层粉末。

乌尔芬·朱斯吓坏了，猛地把罐子扣翻在工作台上。从罐子里倒出来的粉末只够弄活一个木头兵用的，而这又是最后一个罐子了。朱斯发疯似地敲着罐子底儿，想敲出里面已经没有了的东西。他又奔到其

他罐子跟前，挨个儿抖着，但也只抖出了可怜的一点  
点。

一切全完了！乌尔芬·朱斯把那些能给他带来支配众人和万物的权力的魔物全都消耗光了。从今天起，听从他指挥的就只剩下他业已建立起来的那点武装力量了。

他只顾一个排一个排地制造新的木头兵，只顾一把一把地用复活粉，而罐子里的魔粉也任由他取用。这样一来，乌尔芬·朱斯就觉得他保存的那些粉末仿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了。

而现在呢，这种糊涂的认识遭到了报应。

可是，过去了的事情已无法挽回。乌尔芬决定试一试用最后这点儿粉末弄活十个木头兵和一个军士，为自己的军队增添最后一批力量。他把粉末仔仔细细





地分成十一份，撒到躺着的木头人身上。

同往常一样，粉末轻轻地啞啞叫着，冒起一股轻烟，钻进木头里去了。乌尔芬等待着，可是，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过去了……木头人这才懒洋洋地转动起玻璃眼珠来，开始有气无力地活动了。又过了十分钟，那个军士才有意要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因为粉末撒得太少了，乌尔芬帮了他一把，他才费劲儿地站起身来，站在那里不住地打晃儿。

粉末太少，不能使身躯高大的木头兵产生足够的活力。

又过了十五分钟，木头兵们好歹总算是站了起来。乌尔芬让他们排成队。他们互相搀扶着，参差不齐地站成了排，身子不停地摇晃着。

这些木头兵只走到工作间的门口就用了一个半小时。看样子，要走过院子他们得用去整整一昼夜的时间。

乌尔芬·朱斯没有进行这种试验，他喊来一个上等兵，指着那些慢慢移动着的木头兵，命令道：

“把他们统统塞进炉子里烧掉！”

乌尔芬·朱斯军队中的最后一个排的木头兵就这样完蛋了。

## 胜 利

俘虏们逃跑后，几个星期过去了。派到紫国去侦察的快腿警察带回一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消息。他们夜间悄悄四处活动，藏在石头后边和树丛里偷听人家的谈话，得知很快就会有一支军队来征讨 乌 尔 芬 · 朱 斯 了。那支军队由几百名米公人组成，由稻草人、铁樵夫、长胡子兵丁吉奥尔和神秘的木腿巨人率领着。出征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正在制造一种特殊的武器，米公人也在丁吉奥尔的指导下进行队列训练。

乌尔芬·朱斯被惊惶失措的情绪折磨着，他觉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不可能再往后拖延了。他召来国家总管鲁夫·比兰和朗皮洛特将军。

“我决定带兵出征！”他宣布道。“到时候了，该叫这些暴民知道知道魔法国国王的厉害了！”

国家总管脸色惨白。他第一个询问了侦探们，对于形势的严重性比国王知道得还多。鲁夫·比兰明白，出兵迎敌是非常危险的。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强大的国王，绿……”

“免去尊号！”

“是！敌兵力量很强，咱们是否最好紧闭城门而不出……”

“可怜的胆小鬼！”朗皮洛特恶狠狠地转着眼珠，大吼道。“我的勇敢的军队能粉碎任何敌人！”

“好样的！”乌尔芬赞许地说。“鲁夫·比兰，您要学习将军的勇敢精神！”

“但是，我知道，丁吉奥尔……”

“住口！您这是怎么跟我说话？我的尊号呢？难道我已经不再是国王了吗？”

鲁夫·比兰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不再说什么，出征的事便这样决定了。

木头兵们被匆匆忙忙地用刷子刷去尘土，将军作了简短的军事动员，于是，这支由一百六十三名士兵、十七名军士和一名紫檀木将军组成的军队就开拔，向东方进发了。士兵们的木脚咚咚咚地踏在砖路上，他们挥动着棍棒，龇牙咧嘴地作出凶相。乌尔芬·朱斯骑着忠实的大熊多波顿，走到队伍的旁边。

他们在野地里宿营了。士兵和军士们排着队，在黑暗中瞪着眼睛，彻夜不眠地站了整整一夜。这一夜，乌尔芬·朱斯睡得糟透了，醒来后觉得极端疲乏。他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是，后退已经晚了。



双方在绿宝石国境内一块广阔的田野上遭遇了。那地方的西边是几处农庄。乌尔芬·朱斯还在离得很远时就看见了一条紫色的带子，而且越变越宽。那是米公人的队伍。木腿巨人一瘸一拐地走在最前面，他后边是小女孩、稻草人、铁樵夫、一条小黑兽和一头狮子。狮子狠狠地甩着尾巴尖儿上的那撮毛抽打着它身子的两侧。长胡子兵和门卫也跟米公人并排地走着。

乌尔芬·朱斯觉得心里很不痛快。自从那天夜里飓风把那种不知名的植物种子吹进了他的菜园以后，发生的这一切很象是一场梦。他真希望这是一场恶梦，他希望醒来的时候是在自己那宁静的小屋里，从阳台上可以看到雄伟的雪山……

“将军，下令撤退！”乌尔芬·朱斯喊道。“我们要闭门固守绿宝石城！在那里，我们这支力量能受得住长期的围困。”

“向后转！”朗皮洛特喊出口令，接着，军士们就重复起他的口令来。

木头兵们向后转了，而乌尔芬·朱斯却浑身打起寒战来。从与青草和灌木丛浑然一色的绿色小房子里，从绿色的篱笆后头，走出了一群群揭竿面起的绿宝石国的人民。

城里人和乡下人全都手持铁锹、叉子、镰刀，有的甚至干脆就拿着从篱笆上拔出来的木橛、木竿，以

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至。真是无路可退了！

这时，米公人的第一排散兵线分向两侧，推出一门大炮来。炮筒是列斯塔尔手下那些聪明的兵器匠们用一段粗大的树干凿成的。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木头兵们惊得呆住了。朗皮洛特张开大嘴，可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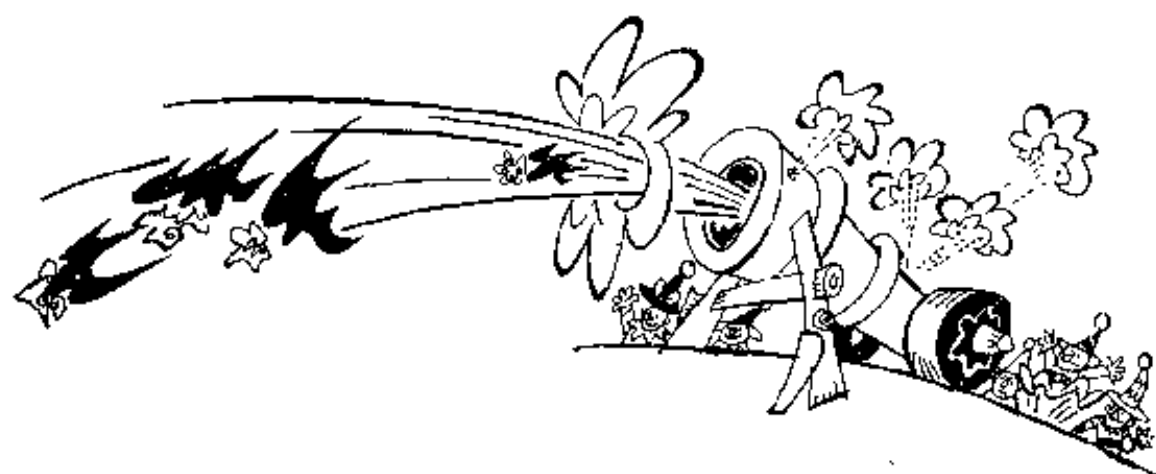
大炮颤抖起来，越抖越厉害，最后射出了炮弹，腾起一根粗大的烟柱。一块块燃烧着的破布、一束束草和垃圾从空中慢慢地降落到木头兵们的头上。

列斯塔尔的兵器匠们发声喊，卧倒在地上了。按照



查里·布莱克的配方制造的火药威力太大，刚放完第一炮，炮身就震裂了。不过，放一炮也就足够了。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们惊恐万状地四散逃亡，而将军本人却比谁跑得都快。他双手捂着自己的光头，路也不看地奔逃，因为现在他知道火的厉害了。

米公人趁着敌营一片混乱之机，冲过去抓那些扔



下了武器的木头兵。他们整整齐齐地捆好每个木头兵的手脚，把那些木头兵码成了一个大大木柴垛。

乌尔芬·朱斯妄图逃命。

“多波顿！快往后跑，回绿宝石城去！”他喊道。然而，正在这时，查里·布莱克甩出了套索，绳套紧紧缠住了这位前国王的身子。

朱斯叽哩咕噜地在地上滚起来。多波顿一下子就失去了战斗的狂热，它用两只后腿站起来，乖乖地等着米公人走过来。

查里向乌尔芬走过去，说道：

“唉，伙计，你用自己的粉末干了多少好事啊！”

乌尔芬恶狠狠地瞪着他，一声不吱。

米公人和绿宝石国的居民们相互拥抱，庆贺胜利，又是跳舞又是唱歌。

城里人和乡下人一看见稻草人，就向他奔过去，一群人抓起他，把他高高地抬了起来。响起了欢呼声：

“我们的国王，英明的稻草人万岁！光荣归于绿宝石城的国王！”

英明的稻草人两手紧握着手杖，自豪地向四周频频鞠躬致意。

他身着新衣，米公人还给他缝制了一顶缀着金铃铛的宽檐帽。这样，这位绿宝石城的国王就完全焕然一新地出现在自己的臣民们面前了。

人们也象欢迎稻草人那样，热烈地欢迎了铁樵夫。大家全都知道，他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就赶来援救朋友，并且勇敢地同朋友一起度过了监牢中的苦难生活，知道他忘我地跟恩金·夫赖德手下的木头兵们战斗，解放了米公国。除此之外，他又是那么光辉耀眼，头戴一顶闪闪发光的漏斗帽子，腰带上挂个闪亮的金油壶，拿着一把光彩夺目的大斧子……人们也试着要把他举起来，可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于是，铁樵夫就微笑着在吵吵嚷嚷的绿宝石国居民中间走过，不断地点头致意。人们都尽力往他身边挤，都想哪怕是用一根手指头触一下他那闪闪发光的身躯。

埃利骑在狮子背上，挤在她身边的人们显得特别兴奋。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小女孩是从高山和大沙漠的那边来的女神。她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他们的国家了。她不是独自一人来这里的，是跟一位水手，她的舅舅查里·布莱克一块儿来的。魔法国的居民们不知道什么是水手，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大海，不过，由于这唯一代表水手的人奋不顾身地同凶恶的乌尔芬·朱斯进行过战斗，所以他们便对所有的水手都产生了最好的印象。

查里·布莱克那高大的身躯，那张晒黑的脸，那一双相距稍远的眼睛，他那慈祥的微笑，甚至那条水腿，总之，他的一切都令人喜欢。那条木腿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好象水手就是有一条木腿的人。

人们向埃利和走在她身边的查里·布莱克投掷鲜花，跟他们握手，妇女们拥抱、亲吻埃利，毫不惧怕那头勇敢的狮子。

勇敢的狮子也受到了欢迎。大家都知道，它应埃利的召唤离开自己的森林王国，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热翁国，路上还曾奇迹般地逃开了可怕的剑齿虎的袭击。它同埃利、查里·布莱克一起从囚塔里救出了稻草人和铁樵夫。一些极矮小的小女孩同勇敢的狮子并排走着。她们把自己发髻上的蝴蝶结系到狮子的鬣上，这样，狮子的鬣毛就变成了千百条小辫子。

人们也欢迎了丁吉奥尔、法拉芒特和列斯塔尔。他们回想起，丁吉奥尔和法拉芒特曾英勇地同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们战斗过，保卫着绿宝石城的城门；还想起，身材矮小的列斯塔尔为了援救埃利和她的朋友们，曾一直冲到凶残的军士艾里维德脚下……

卡吉卡尔受到了几乎是最高赞许。正是它去年给稻草人出了个找寻脑子的主意，否则，绿宝石城也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位奇特的、举世无双的、用草填成的国王了。正是卡吉卡尔冒着极大的危险，越过高山和沙漠，飞到那个谁也不知道的堪萨斯去请的埃利和她舅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打败坏蛋乌尔芬·朱斯。

托托什卡也受到了欢迎，因为它建立……不，它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勋，但它是那样热爱自己的小主人，准备奋不顾身地为她承受任何危险，它当然应当受到爱抚和称赞了。它从一个人的手里被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人们称赞着它，抚摸着它的柔毛，托托什卡那双小眼睛里显露出十分得意的神气。它喃喃地说：

“让那个好吹牛的盖克托尔现在来看看我吧……我敢说，它永远也得不到这样的荣耀！”

人们欢庆着，他们唱啊，跳啊，玩啊，直到黄昏。傍晚，米公人启程回国了。铁樵夫没跟米公人一起回去。他决定，在埃利逗留魔法国期间，他要始终同她在一起。

绿宝石国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在野外过了一夜，第

二天早晨才欢欢喜喜地押解着缴了械的木头兵和警察们，三五成群地走回来。

乌尔芬·朱斯一个人独自走着，没有押解的人跟在他身旁，相反，人们都离开他远远的。在周围人们的阴郁面容前，在一双双仇恨的眼睛注视下，这位过去的暴君觉得还不如把他关进牢房里去更好些。

人们并没有捆上乌尔芬的手，他的双脚也能自由活动，可是，在这个连每一簇树丛，每一块石头都仇视着他的国家里，他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 又戴上了绿眼镜

快走到绿宝石城的时候，查里·布莱克因为个子高，第一个看见了城门边有一小撮人姿势奇特地呆在那里。走近一看，原来他们是在那里跪着呢。过了一会儿，大家认出他们是前国王的管事和谋士。还在前一天，他们就听到了乌尔芬·朱斯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他们决定主动投降，以悔罪的表现减轻罪责。

现在，叛徒们跪在地上，衣服也都撕破了，他们摘掉了帽子，低着头，脑袋上满是尘土。然而，那个最卑鄙的叛徒鲁夫·比兰却不在他们中间，是他第一个背叛了自己祖国的绿宝石城，是他第一个引狼入室的。

经询问得知，早在昨天晚上鲁夫·比兰就失踪了。据当时在城门附近玩耍的孩子们说，他们看见他朝囚塔那边跑下去了。看来，他是在那儿藏起来了。

铁樵夫、水手查里和列斯塔尔在一群好奇的人们陪伴下到那里去了。在塔顶平台上和塔内都没找到前



国王的那位前总管。但据刮在门上方洞边的碎布片来看，那叛徒准是挤过洞口藏到地道里去了。他是在办理稻草人和铁樵夫越狱案时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地道的。

“我一定要追上他。”铁樵夫用斧柄触着地面说。

“我跟你去。”查里·布莱克说。

“我也去。”列斯塔尔也说。

可是，铁樵夫没让他们去。

他沿着熟识的通道向前走着。他们逃出囚塔后走的就是这条地道。

经过长长的地道，铁樵夫走进了“六腿兽洞”。他的一双铁脚走路发出的脚步声在岩石拱顶上发出瓮声瓮气的回响。他在暗处看东西和在光亮处一样，发现前面有一个矮胖的小身影一晃。

一种盲目的、糊里糊涂的恐惧心理在驱使着鲁夫·比兰向前奔跑。

铁樵夫一边追赶一边喊道：

“回来，你这个疯子！你会死在那里的！”

可是，前面跑着的那个人拐了弯儿，跑进迷宫般的、狭窄的岩石通道里，不见了。铁樵夫找了很长时间，但毫无结果。于是，他只得转身往回走了。从此，鲁夫·比兰的命运如何就谁也不知道了。

猫头鹰古阿莫科是跟总管一起逃离王宫的。它并不指望胜利者会优待它。城里的人们都认为，是古阿

莫科帮助乌尔芬·朱斯施展他那恶毒的魔法的，尽管事实上近几个月来乌尔芬并没有向它求教。

古阿莫科蹲在鲁夫·比兰的肩膀上唠唠叨叨地说：

“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能成为一个能干的恶巫师。你要是做不到每天都吃老鼠、蜘蛛和水蛭的话，那么，怎么能变得那样恶毒呢？在这方面，金格玛才算得上是一位标准的女巫，而乌尔芬只不过徒有其表……”

古阿莫科不想跟比兰到地道里去，便从他的肩膀上腾空飞起，吃力地扇动着翅膀，飞到附近的树林里去了。

它在那里一棵老橡树的树洞里找到了安身之处，要求当地的猫头鹰们向它进贡，否则它，金格玛的门徒，就将让它们大难临头。鸟儿们都吓怕了，它们屈服了，准时无误地把捉到的老鼠和小鸟奉献给古阿莫科。它在心绪好的时候，就把一些听众召集到身边，给它们讲它过去靠魔法生活时的丰富见闻。

当铁樵夫等人回到城门口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大块大块的绿宝石闪出的奇光异彩。这闪光，除了查里·布莱克之外，所有的人都十分熟悉，不过，在他们的记忆中的印象已经很淡薄了。珠宝匠们正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或站在垂着的吊篮里，把从王宫仓库里搜

寻出来的宝石镶嵌到城门和城墙上去。绿宝石城终于又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绿宝石城了！

他们在城门的门洞里遇到了身挎绿色背包的门卫。

“请戴上绿眼镜！”法拉芒特严肃地说着，打开了装满绿色眼镜的挎包。“不戴绿眼镜禁止进入绿宝石城！这是伟大而可怕的古德文颁布的法令。古德文在飞去看他的朋友——伟大的太阳魔法师之前，曾警告我们说，绿宝石城的居民任何时候也不得摘掉绿眼镜，违犯了这条法规就要引起祸端。我们破坏了这条规定，才遭到了一场大祸。”

大家都顺从地戴上了眼镜。查里·布莱克也戴上了。于是，他的眼前就神奇地闪烁起各种不同色调的绿光来。

“凭龙牙起誓！”水手喊道，“埃利给我讲过，绿宝石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现在我算是相信了！”

铁樵夫同他的朋友们走过荫凉的街道。街上到处是欢腾的人群。他们来到宫前广场，那儿的喷泉已经在喷着水了。

王宫四周的壕里，象从前一样灌满了水，吊桥已经悬起。还和从前一样，丁吉奥尔站在宫墙上用金梳子梳着他那部极漂亮的长长的胡须。

“丁吉奥尔！”列斯塔尔喊道，“打开宫门！”

没有回音。丁吉奥尔正在孤芳自赏地照着镜子，

珍爱地把一缕缕胡须弄舒展。

“丁吉奥尔！”来的人一齐大喊起来。铁樵夫使尽全力用斧柄在围墙栏杆上敲击着。

丁吉奥尔什么也听不见。卡吉卡尔听到喧闹声，从窗子里飞出来，对着元帅的耳朵大喊道：

“醒醒吧！朋友们在下边呢！”

丁吉奥尔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往下一看，说道：

“哦，原来是你们啊！看来，我有点走神了……”

现在，朱斯的军队被击败了，绿宝石城再也不受威胁了，长胡子兵就又变成从前那个心不在焉的怪人了。

吊桥放下，城门开了。铁樵夫同伙伴们走到王宫的宝殿上。就在这座宝殿上，伟大而可怕的古德文曾以一头多爪多眼的怪兽的外形出现在他的面前。

现在，稻草人端坐在宝座上，他旁边是足蹬银鞋头戴金帽的埃利，那里还趴着佩带着闪闪发光的金项圈的勇敢的狮子和托托什卡，卡吉卡尔蹲在宝座的靠背上。

那些未曾替乌尔芬·朱斯效劳的朝臣们在宝殿各处窃窃私语着，相互挤眉弄眼地取笑着。他们现在极为自豪，流露出对英明的稻草人一片忠心，正在等着为此而受到奖赏。

稻草人离开宝座，迎着来客迈出五步。朝臣们一

向认为，这是他格外恩宠的表示。

过了一会儿，仆人们把一张张摆满珍馐美味和各种美酒佳酿的长桌抬进宝殿里来。接着，欢乐的宴会开始了。这个宴会一直延续到黄昏才结束。

居民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对他们说来，乌尔芬·朱斯的统治时期成了一场恶梦。

过了几天，开始审判乌尔芬·朱斯了。绿宝石国的居民们建议派他去开矿。

“朋友们，”查里·布莱克说道，“让他永远一个人孤独地呆着不是更好吗？”

“对，”埃利说，“这对他是最重的惩罚。就让他在他企图征服的人们中间生活下去吧。让他永远记住他的那些可怕的意图和他干过的那些事情吧。”

“埃利，你讲得太好啦！”稻草人喊道。“我同意你的意见！”

“我同意！”铁樵夫说。

“我也同意！”勇敢的狮子说。

“我也同意！”托托什卡最后说。

卡吉卡尔想提出点儿相反的意见，可是，这时绿宝石国的居民们雷鸣般地欢呼起来：“乌拉！埃利和她的朋友们万岁！”这样一来，它便只好不作声了。

乌尔芬·朱斯呢，看守们放开了他，于是，他就在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一片口哨声和嘲笑声中，盲无目标地走开了。

现在，该决定如何处理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兵和警察们了。

“烧掉！”卡吉卡尔喊了一句。

稻草人用一个指头触着脑门，请求别妨碍他思考。大家全都静了下来。

考虑了很长时间之后，英明的稻草人说：

“我们不能把他们烧掉，那样干不合算。应当把那些木头人变成为大家的利益工作的好劳动力。我们国内要干的事情很多。既然他们是木头人，那么，对于木头他们就懂得最多。那么，就让他们成为园丁和护林员吧。他们照管树林能够比任何人都照管得好。如果能给他们装上脑子就好了，可惜他们的脑袋不是空的。”

稻草人发表了一通长篇演说，并且暗地里很是自鸣得意。

人们十分认真地倾听着他的长篇大论。

“应当给木头兵们换上新的木头心。”

“可是，他们本来就没有心呀！”稻草人说。

“那我可就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好了。”铁樵夫闷闷不乐地说。

稻草人再次要求让他考虑考虑。这一次他思考了一个多小时。他紧张地思考着，脑袋里的针和大头钉都露出来了，样子十分可怕。人们怀着恭敬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这位国王。

忽然，稻草人打了脑门一下。

“我想出来了！”他喊了一声，整个广场上的人都高声欢呼起来。“既然木头兵们没有脑子又没有心，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全部性格都表现在脸上喽。乌尔芬·朱斯不是平白无故地给他们刻上这样一副野兽般的嘴脸的。只要把他们的脸变成欢乐的笑脸，他们的表现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

稻草人的建议是可行的，至少可以试一试看。

他们决定用紫檀木将军朗皮洛特做个试验。他被带到审判桌前。

“听着，将军！”稻草人问道：“您承认您干的一切是犯罪吗？”

“不，不承认！”将军毫不畏惧地大声答道。“那些都是遵照我的国王的命令干的！”

“如果我们放了您，把士兵们还给您，您会怎样做呢？”

将军做了个可怕的鬼脸，站在人群里的孩子们吓哭了，托托什卡震耳欲聋地汪汪大叫起来。

“我会怎样做？”这位统领哑着嗓子，声音低沉地说道，“我要打仗，要抢东西！我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把他带下去！”稻草人命令道。

将军被带到王宫中的一个作坊里去了。绿宝石城一位手艺高超的雕刻匠正等在那里。这项工作做了很长时间，足有两三个小时。可是，没有一个人离开广



场，大家都想知道这项试验的结果。

忽然，一个愉快地微笑的人从吊桥上走下来。人们只是凭着他头上的紫檀木花纹才认出他是朗皮洛特。

朗皮洛特迈着轻盈的舞步，穿过闪向两边的人群，站在法官们的桌子前了。

“你们也许想见见我吧？”他用宏亮动听的嗓音问道。

“是的，”稻草人说。“您是哪一位呀？”

“我是谁？是啊！那么，我到底是谁呢？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朗皮洛特换了一副面貌之后，性格也改变了，把自己的过去忘得一干二净了。

“您叫朗皮洛特。”稻草人说。

“那当然了，我是叫朗皮洛特。这我怎么能忘记



呢？！”

“您是一位舞蹈教师，”埃利说。她很喜欢朗皮洛特优美的新姿态。

“是的，是的，我是一名舞蹈教师！我的学生们在哪儿？啊，我是多么急着要给他们上第一课啊！”

朗皮洛特边唱边舞地离开了广场，一群闹嚷嚷的快乐的小男孩和小女孩跟着他跑去。

当人们的欢腾情绪平息下来之后，他们全体一致决定给稻草人一个新的尊号：

“最英明的绿宝石城的国王稻草人。”

## 尾 声

过了几天，木头兵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快乐勤劳的护林员，动身到热翁国的森林里去了。他们奉命消灭那里的剑齿虎，果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埃利和查里告别绿宝石城的时刻来到了。现在，通往热翁国的道路已经畅行无阻，应该赶快回家去了。

稻草人、铁樵夫和狮子决定在城门那里同埃利告别，是查里·布莱克建议他们这样做的。他说，送得越远就会使告别变得越痛苦。

勇敢的狮子、铁樵夫和稻草人很羡慕会飞的卡吉卡尔。它不仅打算陪同埃利到热翁国去，甚至还想再一次和她一道越过大沙漠呢。

绿宝石城国王的帽子上缀着一大颗绿宝石，那是一些热爱他的臣民奉献给他的。

“埃利，”稻草人说道，“请你把我帽子顶上那颗光闪闪的宝石拿下来。”

埃利有些奇怪，她取下绿宝石递给了稻草人。

“不，”稻草人说，“把它做为我告别时送给朋友的礼物，赠给跨越群山来到这里的这位巨人吧。”

查里·布莱克深受感动，他没有推辞，把宝石珍藏起来了。

埃利眼里含着泪抚摸着稻草人那张画出来的可爱的脸，拥抱了浑身光灿灿的铁樵夫，用手指梳理着勇敢的狮子的长鬃，亲切地跟他们道别。

魔法国的这三位国王最后一次拥抱了埃利和托托什卡，跟查里·布莱克握了手。水手、埃利和托托什卡亲切地向门卫说过再见，把绿眼镜交还给他。法拉芒特把那三副眼镜放在橱柜里一个单独的格架上，说道：

“在你们下次再来之前，我要一直把它们保存在那里。”

“你想我们能再来吗？”埃利问。

“谁知道呢？”法拉芒特答道。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乌尔芬朱斯和他的木头兵

作者 =

页数 = 2 4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V s s 号 = 7 2 2 6 5 9 8 8

书名  
版权  
目录  
目录

孤独的木匠	
第一部	神奇的粉末
不寻常的植物	
野心勃勃的计划	
木头兵的诞生	
木头兵出征	
回顾过去	
新计谋	
乌鸦卡吉卡尔的故事	
围困绿宝石城	
叛变	
铁樵夫被俘	
绿宝石城的新国王	
第二部	援救朋友们
一封奇怪的信	
穿越沙漠	
黑石的俘虏	
得救	
神奇的葡萄谷	
山路	
未能恪守训令	
会见勇敢的狮子	
解放热翁人	
如何赶走了剑齿虎	
新的不安	
洞中历险	
地下掘矿人的国家	
同稻草人和铁樵夫相见	
第三部	胜利
东进	
最后通牒	
一个对十一个	
修复铁樵夫	
乌尔芬·朱斯的最后一批木头兵	
胜利	
又戴上了绿眼镜	
尾声	